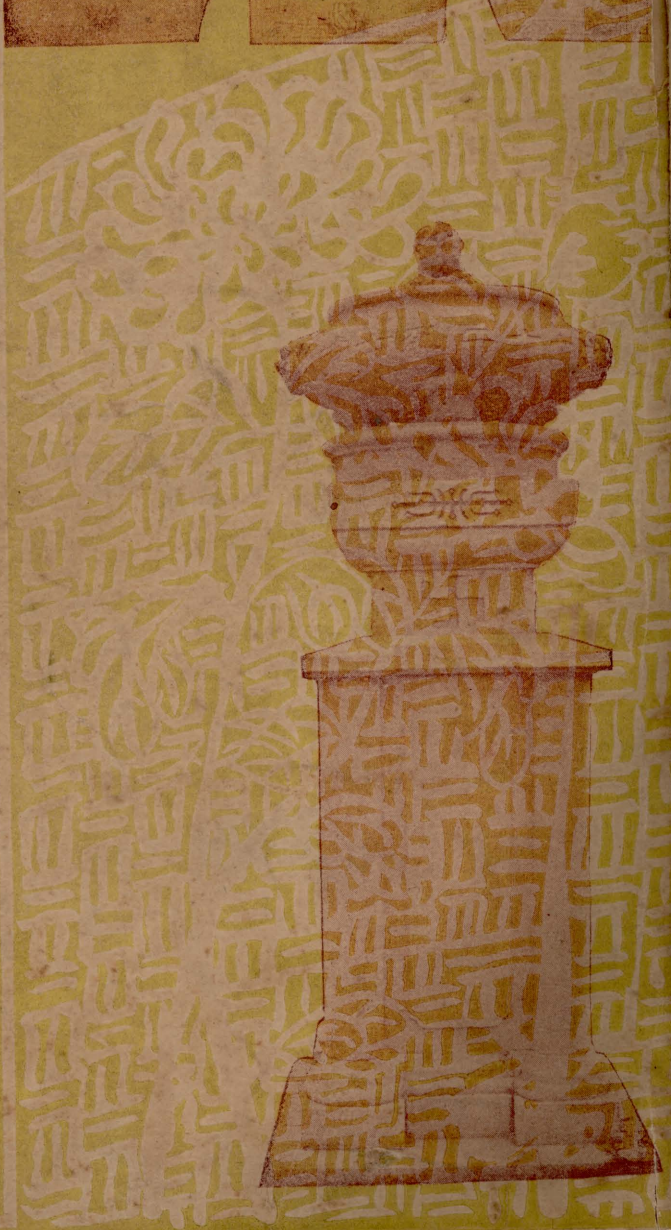


黃夜岡七十二烈士事略



~~041319~~

目錄

序言

凡例

黃花岡烈士被捕就義前之一部攝影

黃花岡烈士遺骸未葬前之一部攝影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攝影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攝影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全景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正面景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正面景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側面景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亭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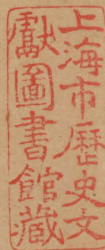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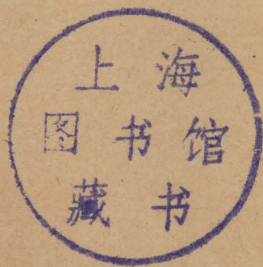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坊景

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9627B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遠景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公園景之一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公園景之二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公園景之三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樂臺及喻倍倫烈士墓表攝影

喻倍倫烈士遺像

林文烈烈士遺像

宋玉琳烈士遺像

林覺民烈士遺像

劉鋒烈烈士遺像

羅仲霍烈士遺像

馮超驤烈士遺像

劉鍾羣烈士遺像

饒輔廷烈士遺像  
陳文褒烈士遺像  
李 晚烈士遺像  
程 良烈士遺像  
李炳輝烈士遺像  
余東雄烈士遺像  
郭繼枚烈士遺像  
陳可鈞烈士遺像  
林尹民烈士遺像  
方聲洞烈士遺像  
石敬五烈士遺像  
陳與燊烈士遺像  
陳更新烈士遺像

林烈士文遺墨之一

林烈士文遺墨之二

李烈士文甫遺墨

方烈士聲洞絕筆書

林烈士覺民遺稿真蹟

陳烈士與燊遺稿真蹟

林烈士尹民遺墨

黃克強先生手書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輓聯

喻倍倫傳

喻倍倫事畧

喻大將軍墓表

林文傳

宋玉琳傳

章炳麟

鐵崖

楊庶堪

天嘯生

方聲洞傳

石經武傳

李文甫傳

林尹民傳

陳文褒傳

李德山

陳與燊傳

羅仲霍

龐雄傳畧

陳可鈞傳

饒輔廷傳

陳更新傳

程良傳

天嘯生

張根仁

陳融

天嘯生

鄒魯

天嘯生

鐵崖

天嘯生

丘哲

天嘯生

張根仁

馮超驤傳

天嘯生

李雁南

劉元棟傳

天嘯生

林脩明

劉鋒烈傳

天嘯生

李炳輝

李文楷

李晚傳

周增

郭繼枚余東雄合傳

羅坤

陳潮

黃鶴鳴

徐倍添事畧

徐進炤事畧

江繼復事畧

黃花岡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

徐進炤另有事畧

徐廣滔

徐培添另有事畧

徐禮明

徐日培

徐容九

徐松根

徐應安

江繼復另月事畧

徐佩旒

徐茂燎

徐熠成

徐臨端

徐滿凌

徐廉輝

徐昭良

徐保生

曾日全

徐維揚



黃花岡福建連江九烈士事畧

黃忠炳

王燦登

單秋元

胡應昇

魏金龍

陳清疇

陳發炎

羅乃琳

林西惠

黃花岡未有事畧之烈士

杜鳳書

廣東南海

韋統鈴

廣西平南

韋樹模

廣西平南

林盛初

廣西平南

周華

廣東南海

秦炳

四川廣安

韋榮初

廣西平南

陳春

廣東南海

韋統淮

廣西平南

馬侶

廣東番禺

勞培

廣東開平

游壽

廣東南海

張學齡

廣東興寧

序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嶺。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躑躅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螫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崗上一抔土。猶湮沒於荒烟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脩。十年始有事畧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記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蹟。甚者且姓名不可攷。如史載田橫事。雖以史遷之善傳游俠。亦不能爲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鄒君海濱。以所輯黃花崗烈士事畧。丐序於予。時予方以討賊督師桂林。環顧國內賊氛方熾。杌隤之象。視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諸先烈所不惜犧牲生命以爭者。其不獲實行也如故。則予此行所負之責任。尤倍重於三十年前。倘國人皆以諸先烈之犧牲精神。爲國奮鬥。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責任。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則此一部開國血

史。可。傳。世。而。不。朽。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余。爲。斯。序。既。痛。逝。者。并。以。爲。國。人。之。讀。茲。編。者。勗。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 日

孫文

序

七十二士之死。所謂能夠其主義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舍生而取義也。蚩蚩之氓。知求生耳。資生之具。懼其不完。則心爲形役。殘賊仁義。莫知所屆。聞所欲有甚於生者。不悟也。或則色取而行違。欺世盜名。亦終敗露於臨事。故惟其平日信義至篤。視爲精神無上之生命。而形體呼吸之生命。後焉者。乃能臨事取舍。如其所素定。七十二士抱持三民主義。欲傾覆異族專制之政府。以拯吾民。此其心至仁。曾不襍以絲毫禍福利害之見。三月廿九之役。殆知其不可而亦爲之。是謂從容就義。所以賢於慷慨赴死之徒也。竊嘗謂賢者之死。其德業之留存於兩間者。未嘗隨形體之生命以俱盡。則其人固不死也。而世仍以不能復見其致力於社會爲可痛。於是重思其人。而求其生平事蹟。詳著之以爲世範。夫後死者之責。寧僅在是。而聞風興起。繼志述事者有人。卽以壽先烈精神之生命於不滅。嗚呼。其又可少耶。七十二士死之歲。共和告成。後八年而執信海濱。始有徵集記事之舉。蓋慎且求備也。執信遽死於粵軍復粵之役。海濱乃始亟刊所得諸人之遺傳。吾於是益不能無痛云。

黃花岡烈士事略序

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胡漢民識於桂林

## 序

民國紀元前三年、歲在己酉、冬末、我和喻雲紀、黎仲實、黃復生、陳璧君幾個人先後入了北京。不久、便聽見熊成基在遼東死事。明年庚戌、春初、又聽見廣州新軍起事不成。那時候、我們專心致志、要在北京起個悶雷、別的事情、都不去打聽、也沒打聽的機會、死了幾個好同志、固然心傷、橫豎相見不遠、也就罷了。兩個月後、我和復生被敵人捉住、偏偏不殺、帶着鎖鏈、關在牢裏、悶沉沉的、直到有一日極冷的傍晚、獄卒拿飯進來、舉眼一看、是許久不見的羊肉烙餅、問起來、方纔知道今晚是庚戌的除夕、眼見得庚戌這一年、是白色的過去了、我且吃了羊肉烙餅再說。

約莫的又過了兩三個月了、有一日有一個獄卒姓劉的、來看守我、這獄卒平日頗肯看報紙、輪著他來看守我的時候、他總是問長問短的、這一日、他悄悄的和我说道、「喂、你們的人、又在廣州起事了、殺了不少的頭呢。」我聽了、當然航憂、再三的託他借進一兩張北京新聞紙來、給我看看、這可是獄中所不許的、難爲他竟悄悄的給我借來、方纔知道喻雲紀已死于此役、還有林時爽、李又甫一班好朋友、也都死了、我的傷心、可不必

說我所知的廣州三月廿九日的始末，就不過這一兩張新聞紙，掛一漏萬，更不必說。及至辛亥九月十六日以後，我出了獄，見了一班朋友，說起廣州三月廿九日的事，我因為他們是躬與其事的，將來紀載此事，自然要煩他們用不着我來參與。

今年海濱將他所編的黃花岡烈士事畧交給我，並且叫我作一篇序。我看了幾遍，非常傷感，非常慚愧。傷感的是十年師友，一一如在眼前，我本來立意先他們而死的，我入獄之時，他們為我灑過不少的淚，如今他們卻反先死了。慚愧的是我所知的廣州三月廿九日的事，如此疏畧，拿什麼來做這事畧的序呢。

海濱編這事畧至為審慎，況且海濱是當時躬與其事的一個人，故此經他所採取的都可以作為信史，這是我所深信的。這事畧發行之後，或者尚能引起許多知道當時人物和事實的人，續續的有所著述，這也不止是海濱一人的厚望。

我沒有什麼話來做這篇序，只記得一句話，「革命黨的元氣，就是隨時可將生命來做主義的犧牲。」這便是這事畧的一點歷久不磨的精采。

民國十年十一月

汪兆銘精衛

# 序

辛亥三月二十九。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身殉國之日。亦卽以身殉三民主義之日。甲午中日戰後。海內士大夫。知非改革不足以救亡。主張由滿清政府行君主立憲者。保皇黨是也。主張以三民主義根本革命者。同盟會是也。七十二烈士盡屬同盟會之優秀分子。以迫於愛國救民之故。不惜以最有價值之頭顱。而行其轟轟烈烈。肉薄督署之舉。儒家所謂殺身成仁。佛家所謂舍身救世。實足驚風雨。泣鬼神。豈僅使頑廉懦立已哉。自是海內外聞風興起。不數月而武昌起義。全國響應。共和告成。飲水思源。非歸功七十二烈士。將誰屬歟。雖然。七十二烈士死矣。而其生平之事蹟。與夫當日舉義之顛末。不可聽其湮沒。必須編纂實錄。以傳於世。斯固後死者之責也。三月二十九之役。雨平身與其事。惜以所部槍彈。輾轉錯誤。稍後爲恥。然亦幾及於難。民國成立。追念先烈。輒爲流涕。二年胡君漢民。陳君炯明。倡議改鑿編史。旋以亂作中止。七年林君森。募貲崇烈士墓。建亭立碑。已告厥成。八年朱君執信。鄒君魯。復謀編輯七十二烈士史。未就。而朱君既於九年十月死於虎門之役矣。今年雨平居粵。鄒君以各烈士之已有記傳者。先編爲黃花岡烈士事



畧。刻。之。以。徵。集。事。實。之。表。附。於。後。俾。搜。羅。事。實。以。爲。編。輯。全。史。之。預。備。雨平已感鄒君之  
始。終。其。事。於。不。懈。又。喜。諸。烈。士。之。梗。概。得。借。是。以。傳。也。爰。綴。數。語。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

姚雨平

# 序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攻兩廣督署敗。死事者遺骸。葬於黃花岡者七十二。因名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忽忽十有一年矣。當就義之年九月。武漢起義。不百日而中華民國成立。元二年間。胡君漢民。陳君炯明。先後任廣東都督。兩君皆是役任要職之人。一時執政。復多同患難者。乃謀開局編史。并改葬遺骸。崇大墳墓。建黃花岡書館。以留建國流血一大紀念。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元。同人中猶有以爲僅可作始基之金額者。并由都督府特請專員辦理其事。二年亂作。民黨不能容於國內。事乃中止。七年秋。滇軍師長方君聲濤。始築其墓。隨參議院議長林君森。獨自募捐。建墓亭紀功坊。立烈士碑。舉所能知之姓名載於上。經二年而成。八年朱先生執信。與魯徵集是役事實。逐事發問。列成一表。廣發當時同人。俾得就其所知。按事答復。以便彙而編之。成爲信史。乃自發徵集表以後。自春至冬。所得事實。未及十之五六。其犖犖大者。則四川惠州二部同志之事實。悉缺焉。而攻入督署各情節。則仍仗朱先生編輯時自記之。是年冬末。朱先生與魯復不能安於廣東。編輯之事。因以是輟。九年冬返粵。朱先生已死事于虎門。回顧十年來主持是役之

趙先生聲。黃先生興。皆先後死。全局事實。已昧其半。而當時同人。屈指死亡者。復日有加。卽生存者。亦多半離散。莫能相與。共成其事。甚至仗爲主要。編集之。朱先生。今亦未竟其事。而遽遭難。事實之不能多所搜集。仍如故也。今之視昔。旣覺其困難。則後之視今。益當無從完善。長此不求。促其編成。是將此建國之偉大流血歷史。一任其埋沒。付之社會訛傳。又豈後死者所能免責哉。魯不得已。重理其舊稿。全史旣以缺於事實。未得着手編輯。先將各烈士之有傳記者。五十餘人。彙行付印。以公諸世。篇末仍附徵集表。俾當時同人。見茲篇者。得按表答復。庶事實稍得增加。以便執筆。終其事焉。是魯茲篇。付印區區之意。實對當時同人。徵集事實之念爲多。深願當時同人。力爲將伯。無使辛亥三月廿九日。廣州黃花岡歷史。終于無有。是豈特魯一人之厚望已哉。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 日

海濱鄒魯序于廣州

## 凡例

(一) 本書事畧姓名。以中華民國八年及十年十一年各次黃花岡烈士審查會。審查確定列于碑者爲準。

(二)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八年審查確定列碑者五十六人。十年十一年續審查確定列碑者十六人。雖適符七十二人之數。然當時死事者。實不止此數。而七十二烈士之事畧。又不能全。故不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畧。而曰黃花岡烈士事畧。

(三) 本書各烈士之記載標題稱謂。悉照各著者原稿。不加改竄。其原稿署著者姓名者。仍之。無者缺之。

(四) 本書各事實。仍歸原著者負責。將來各方事實彙齊。編歷史時。當以彙齊各方之事實爲準。不以此書著者所述之事實爲準。

(五) 本書附徵集三月二十九日事實表。深愿當時同人。知表中事實者。按表賜答。以爲編輯黃花岡歷史之材料。是爲厚幸。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

編者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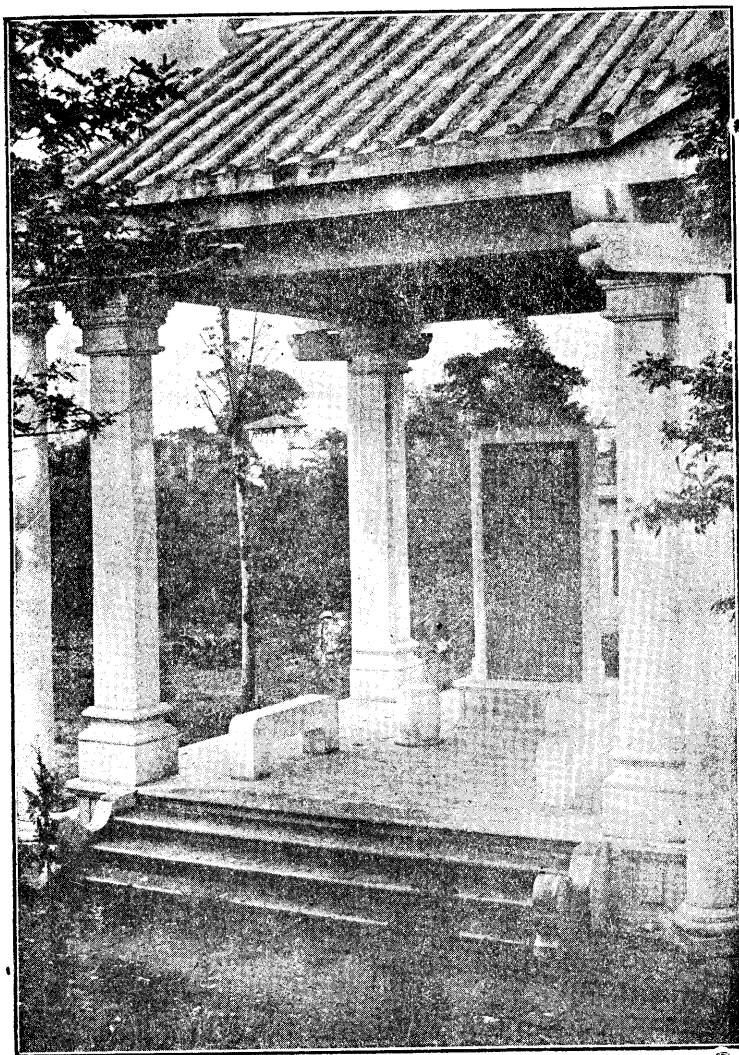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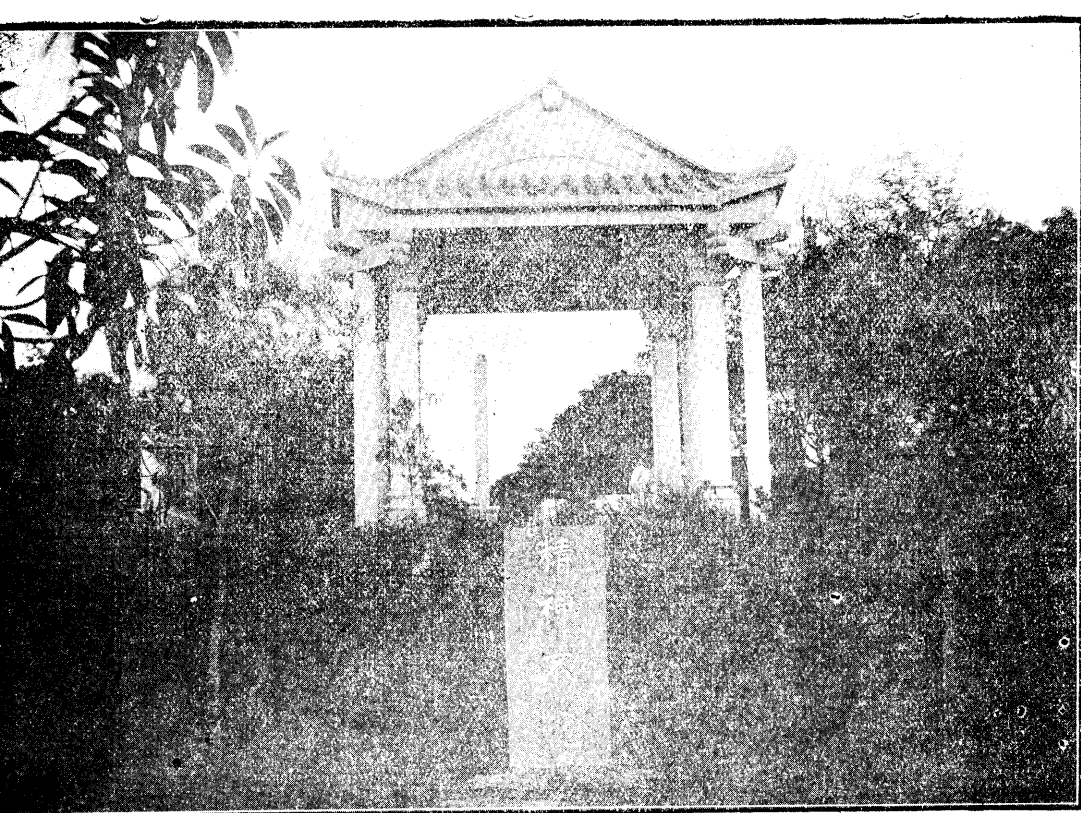
影撮部一之前義就捕被士烈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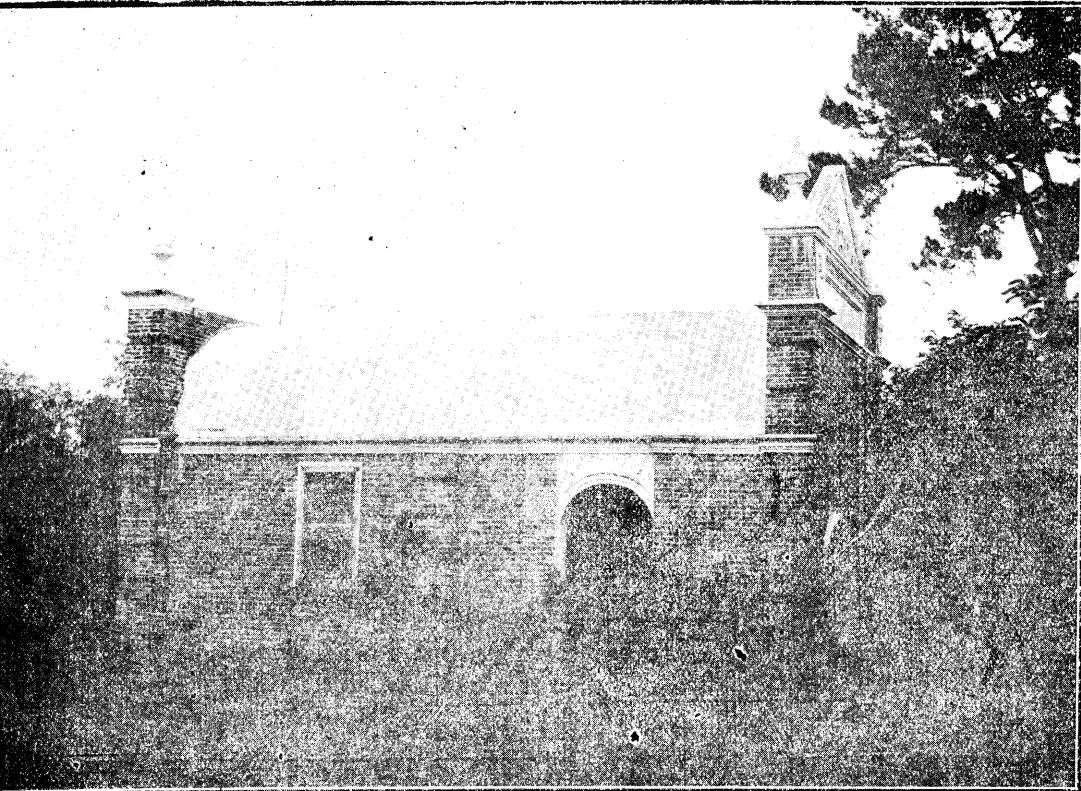
影撮部一之前葬未骸遺士烈岡花黃

影撮碑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碑亭側面風景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守墓廬



黃岡七十二烈士之碑

方肇洞福建閩侯	林益初廣西平南	徐佩毓廣東花縣	羣樹樵廣西平南	徐禮胡廣東花縣	徐日培廣東花縣
李炳輝廣東肇慶	李晚廣於安	郭維放廣東花縣	孫廣治廣東花縣	游壽廣東南海	徐臨臨廣東花縣
李文楷廣東清遠	周華廣東南海	歐春廣東南海	徐茂煒廣東花縣	徐松根廣東花縣	徐滿凌廣東花縣
龐雄廣東吳川	馮超瓊福建南平	韋榮初廣西平南	江繼復廣東花縣	徐昭良廣東花縣	徐培添廣東花縣
陳更新福建閩侯	秦炳四川廣安	徐應安廣東花縣	勞培廣東開平	曾日全廣東花縣	徐燭成廣東花縣
杜鳳書廣東南海	陳興泰福建閩侯	余東雄廣東南海	徐保生廣東花縣	徐廉津廣東花縣	陳文震廣東大埔
韋統鈴廣西平南	李文甫廣東東莞	韋統淮廣西平南	徐谷九廣東花縣	徐進始廣東花縣	程良安徽懷遠
林覺民福建閩侯	宋玉琳安徽懷遠	馬侶廣東番禺	陳潮廣東海豐	陳清時福建連江	羅乃琳福建連江
李德山廣西羅城	喻信倫四川內江	羅仲奎廣東惠州	吳欽元福建連江	胡應昇福建連江	羅坤廣東南海
饒國樑四川大足	於尹砥福建閩侯	黃鶴鳴廣東南海	黃恩灼福建連江	王燦登福建連江	林西惠福建連江
饒錦廷廣東梅縣	李雁南廣東開平	陳守鈞福建閩侯	石德寬安徽壽縣	陳發交福建連江	周增廣東梅縣
林文福建閩侯	劉六村福建連江	劉元棟福建閩侯	林修明廣東寶嶺	魏金龍福建連江	張學齡廣東興寧

#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碑

方聲洞	福建閩侯	林盛初	廣西平南	徐佩旒	廣東花縣	章樹模	廣西平南	徐禮明	廣東花縣	徐日培	廣東花縣
李炳輝	廣東肇慶	李晚廣	廣東東安	郭繼枚	廣東增城	徐廣沿	廣東花縣	游壽	廣東南海	徐臨端	廣東花縣
李文楷	廣東清遠	周華	廣東南海	陳春	廣東南海	徐茂燦	廣東花縣	徐松根	廣東花縣	徐滿凌	廣東花縣
龐雄	廣東吳川	馮超驥	福建南平	章榮初	廣西平南	江繼復	廣東花縣	徐昭良	廣東花縣	徐培添	廣東花縣
陳更新	福建閩侯	秦炳	四川廣安	徐應安	廣東花縣	勞培	廣東開平	曾日全	廣東花縣	徐熠成	廣東花縣
杜鳳書	廣東南海	陳與燦	福建閩侯	余東雄	廣東南海	徐保生	廣東花縣	徐廉輝	廣東花縣	陳文褒	廣東大埔
韋統鈴	廣西平南	李文甫	廣東東莞	章統淮	廣西平南	徐容九	廣東花縣	徐進始	廣東花縣	程良	安徽懷遠
林覺民	福建閩侯	宋玉琳	安徽懷遠	馬侶	廣東番禺	陳潮	廣東海豐	陳清疇	福建連江	羅乃琳	福建連江
李德山	廣西羅城	喻培倫	四川內江	羅仲霍	廣東惠州	卓秋元	福建連江	胡應昇	福建連江	羅坤	廣東南海
饒國樑	四川大足	林尹民	福建閩侯	黃鶴鳴	廣東南海	黃忠炳	福建連江	王燦登	福建連江	林西惠	福建連江
饒輔廷	廣東梅縣	李雁南	廣東開平	陳可鈞	福建閩侯	石德寬	安徽壽縣	陳發炎	福建連江	周增	廣東梅縣
林文福	福建閩侯	劉六符	福建連江	劉元棟	福建閩侯	林修明	廣東蕉嶺	魏金龍	福建連江	張學齡	廣東興寧

## 碑文書後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同事未死之在廣州者組織審查會審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姓名籍貫審查結果得五十六人民國八年冬泐之于石鄒君魯作碑記詳其所以至十一年春審查會續得十六人補

泐之

林森監修

汪兆銘書石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

大埔鄒魯樞

番禺胡毅書

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粵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徵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于黃花岡。由是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稱。潘君亦黨人，自以木名捕巧於危，疑震撼之際，欲出收死友之骨，可謂難矣。其明年為中華民國元年，胡君漢民、陳君炯明相繼任廣東都督，議就當年合葬處修葺而整飾之。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圓。二年亂作，遂不果。七年秋，滇軍師長方君聲濤始募修故墓，規模粗具。參議院議長林君森復募建碑亭及紀功坊，俾不致湮沒。于後世，然欲舉當日死事者姓名籍貫，一一泐之於碑，事乃至難。蓋舉事之際，務慎密，凡姓名籍貫同事者非素識不能知，且亦不願知之。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其所能舉亦惟素識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可悲痛歟！魯與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與徵集事實，臚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貫。林君森更約當曰：未死同事之在粵者，胡君毅、何君克、吳君永珊、徐君維揚等，以確為之證，計得五十五人。六人其中有姓名而無籍貫者，尚有三人。先行泐之于碑，而留空白以俟。續有所知，得以補苴焉。顏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碑，蓋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雖有所闕，固望他日能補而足之也。夫馬革裹屍，黨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遺論留名，今之為此徒以為後人流連憑弔之資於死事者固無與也。嗚呼！此後所喪夫者，不特吾黨之精銳而已。蓋合國中之俊良，以為一炬燬物質之犧牲，不可為不。大然精神所發，發憤天下皆子然於黨人之志。即操符與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踰年而中華民國遂以告成。則其關係寧不重歟！然念國難之無窮，賢才之易盡，執筆作記，又不勝後死之感也。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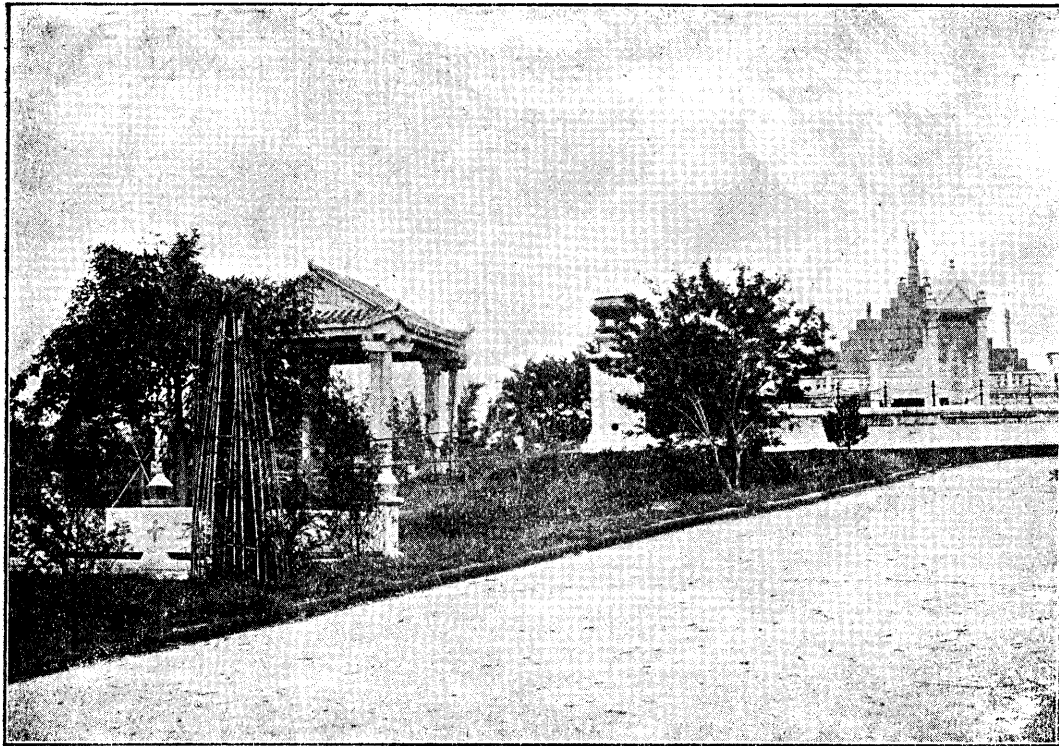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文攝影

#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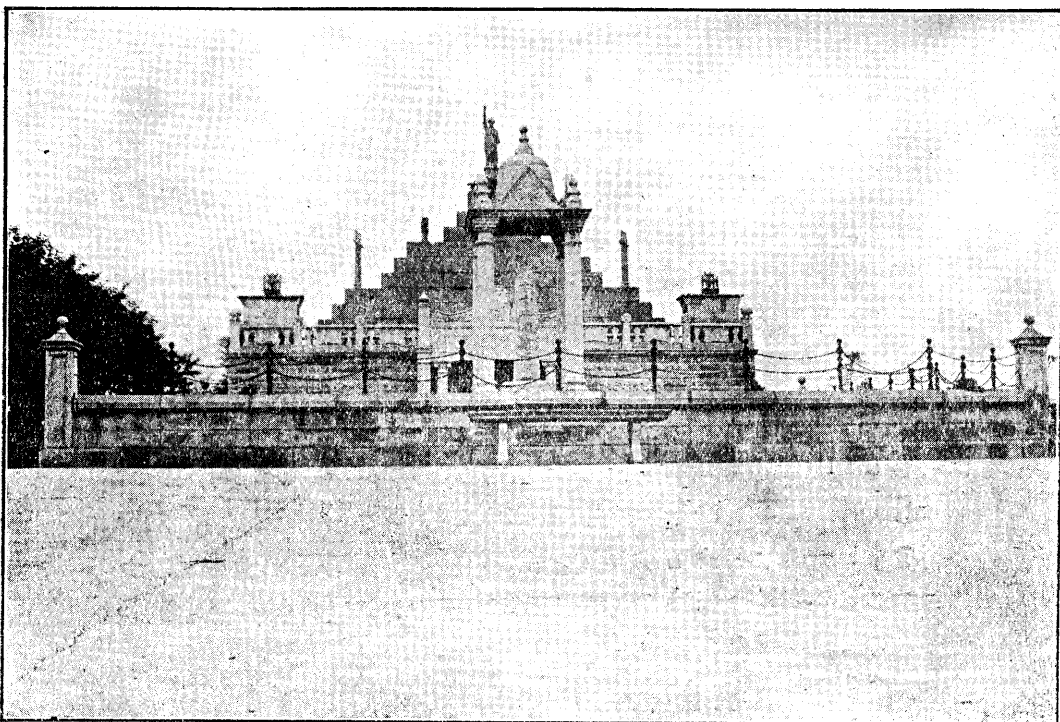
大埔鄒 魯撰  
番禺胡 毅書

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徵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於黃花岡由是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稱潘君亦黨人自以未名捕乃於危疑震憾之際毅然出收死友之骨可謂難矣其明年爲中華民國元年胡君漢民陳君炯明相繼任廣東都督議就當年合葬處修葺而整飾之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圓二年亂作遂不果七年秋滇軍師長方君聲濤始募修故墓規模粗具參議院議長林君森復募建碑亭及紀功坊俾不致湮沒於後世然欲舉當日死事者姓名籍貫一一泐之於碑事乃至難蓋舉事之際務慎密凡姓名籍貫同事者非素識不能知且亦不願知之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其所能舉亦惟素識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即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可痛歎魯與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與徵集事實臚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貫林君森更約當日未死同事之在粵者胡君毅何君克夫吳君永珊徐君維揚等以確爲之證計得五十有六人其中有姓名而無籍貫者尙有三人先行泐之於碑而留空白以俟續有所知得以補泐焉顏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碑蓋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雖有所闕固望他日能補而足之也夫馬革裹屍黨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論留名今之爲此徒以爲後人流連憑弔之資於死事者固無與也烏呼此役所喪失者不特吾黨之精銳而已蓋合國中之俊良以爲一炬其物質之犧牲不可爲不操行與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踰年而中華民國遂以告成則其關係寧不重歟然念國難之無窮賢才之易盡執筆作記又不勝後死之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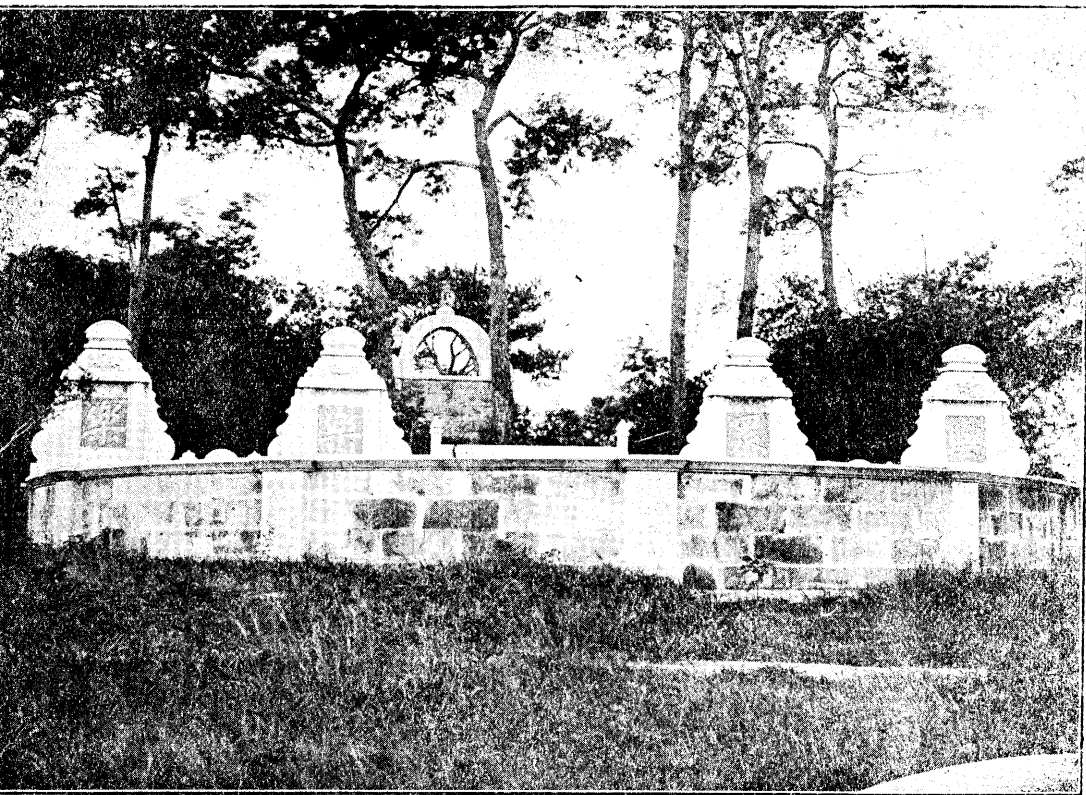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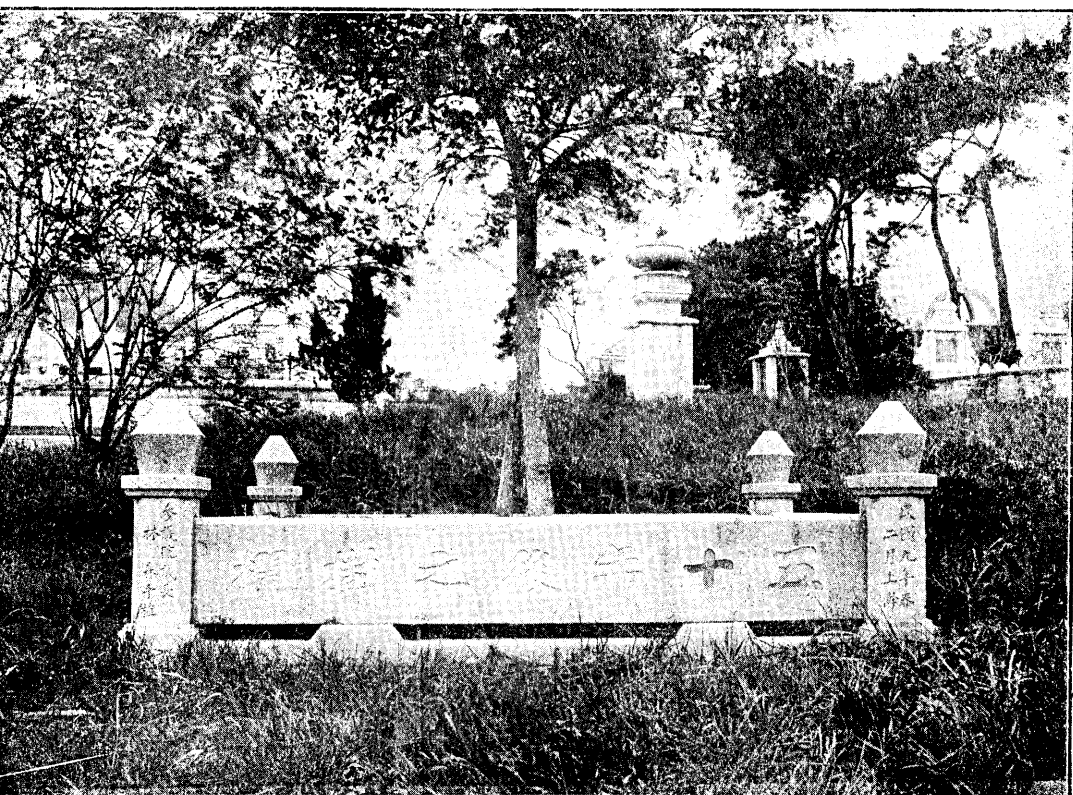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墳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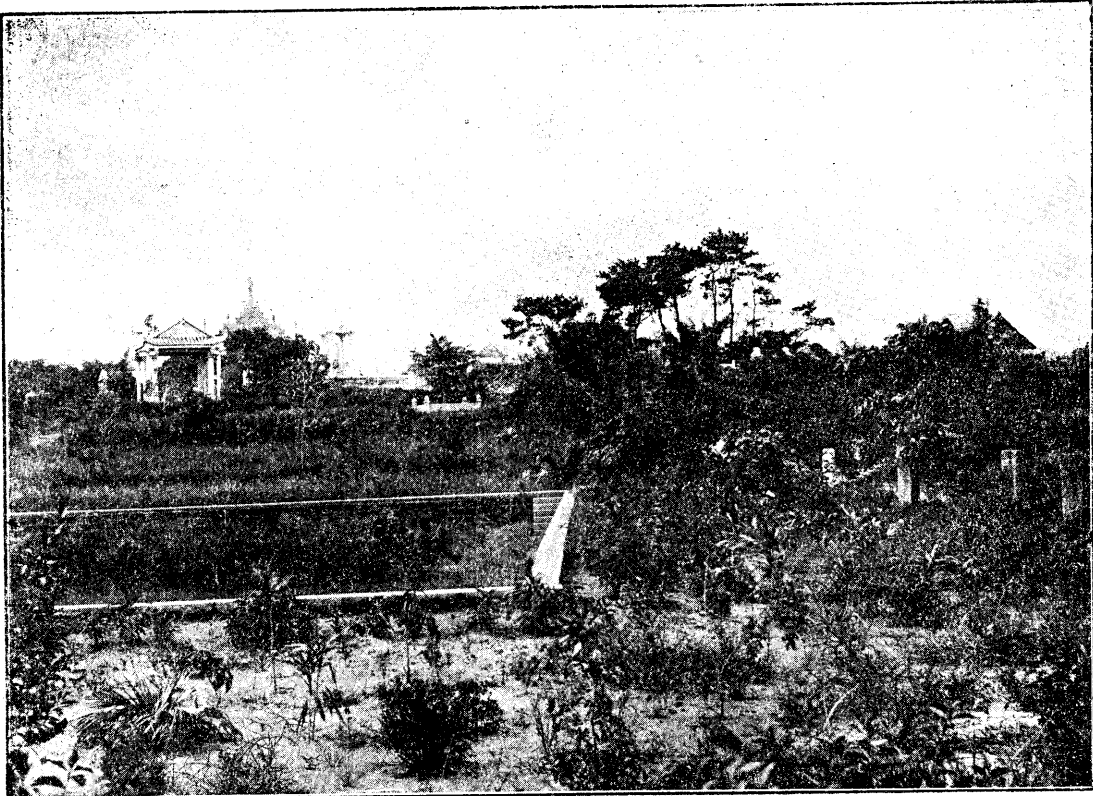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墳正面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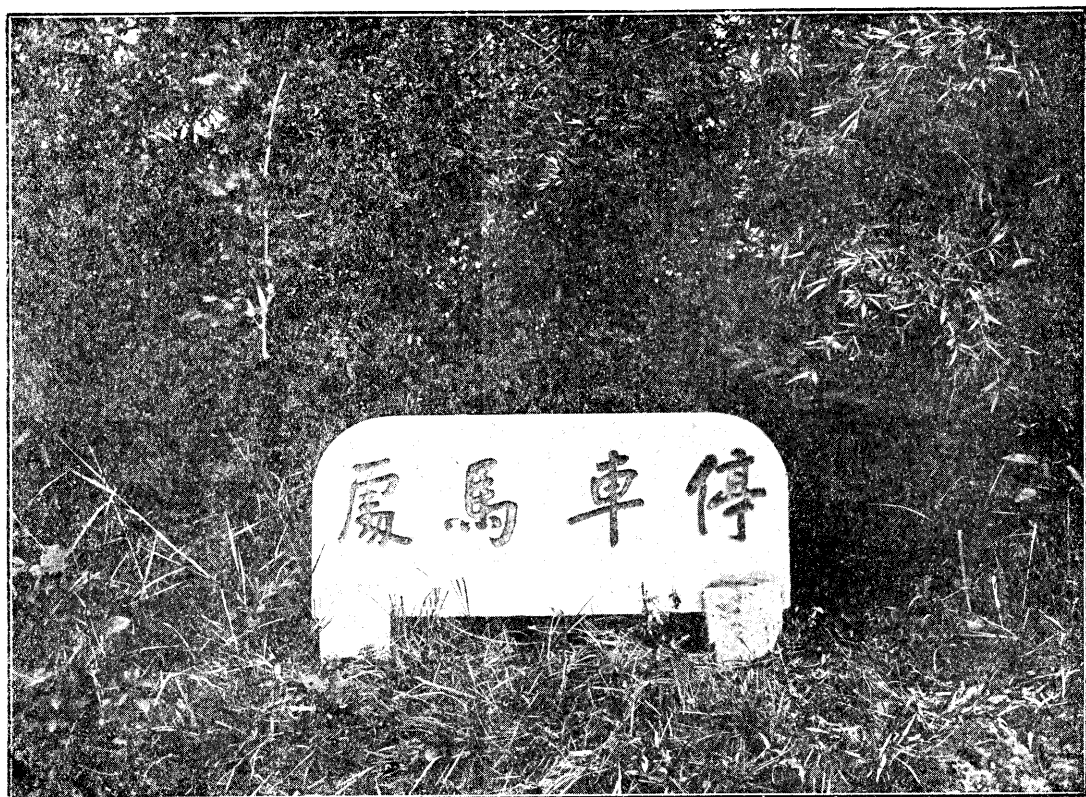
臺樂奏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欄樹植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塘魚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場馬車停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塔水噴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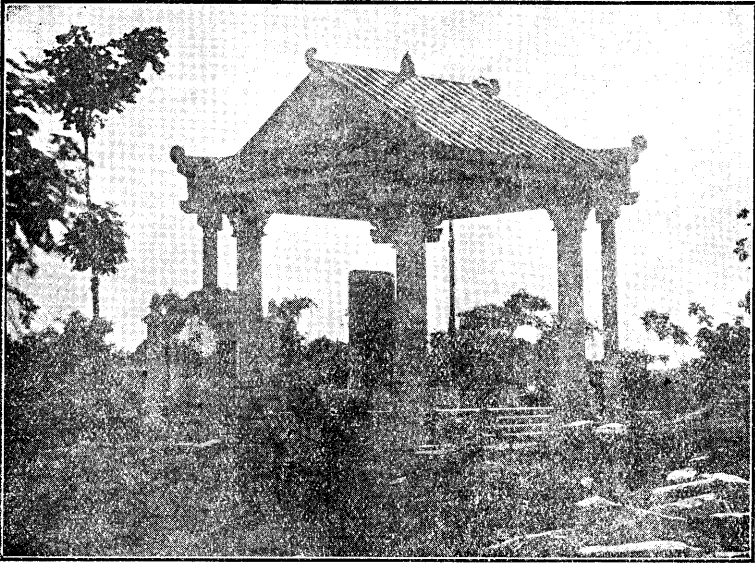


池水蓄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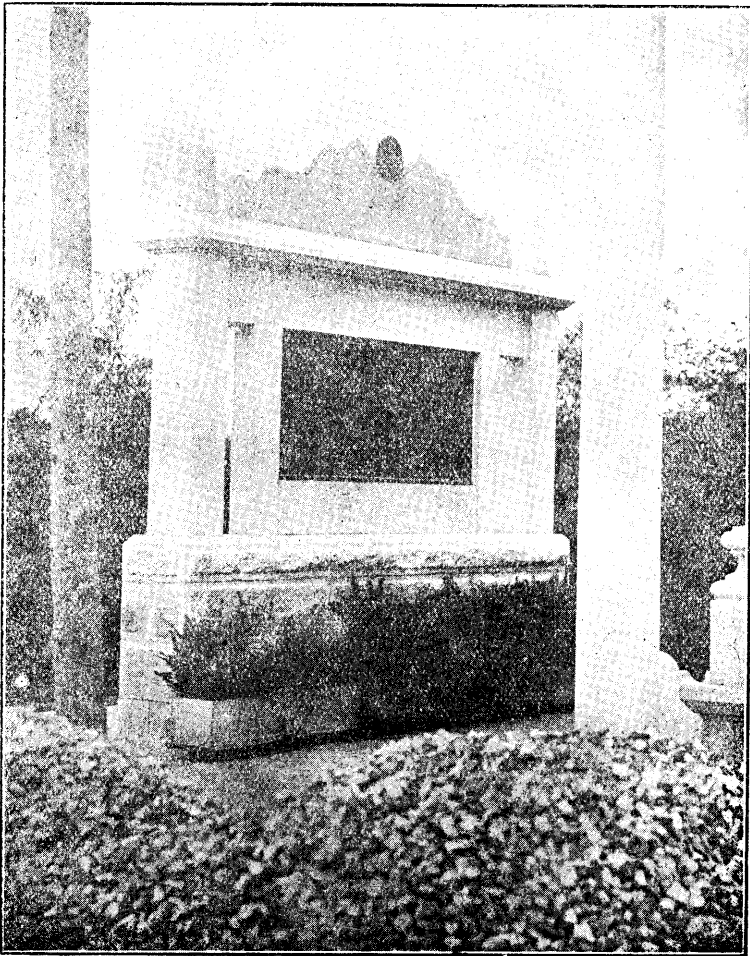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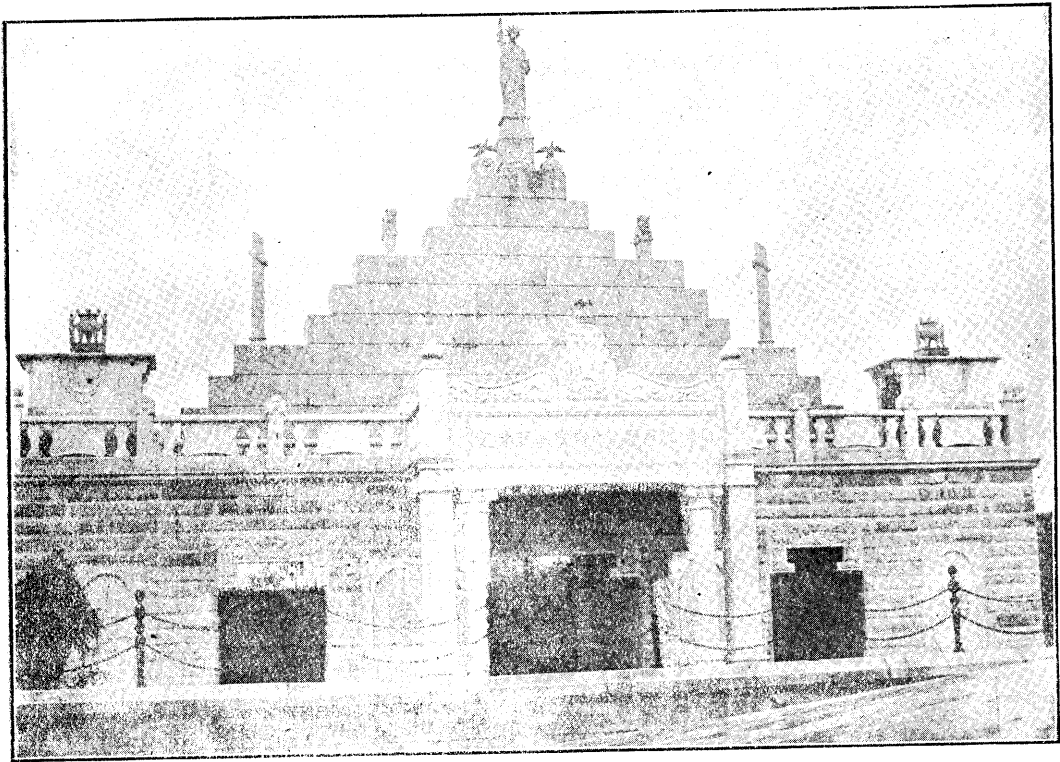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墓道鐵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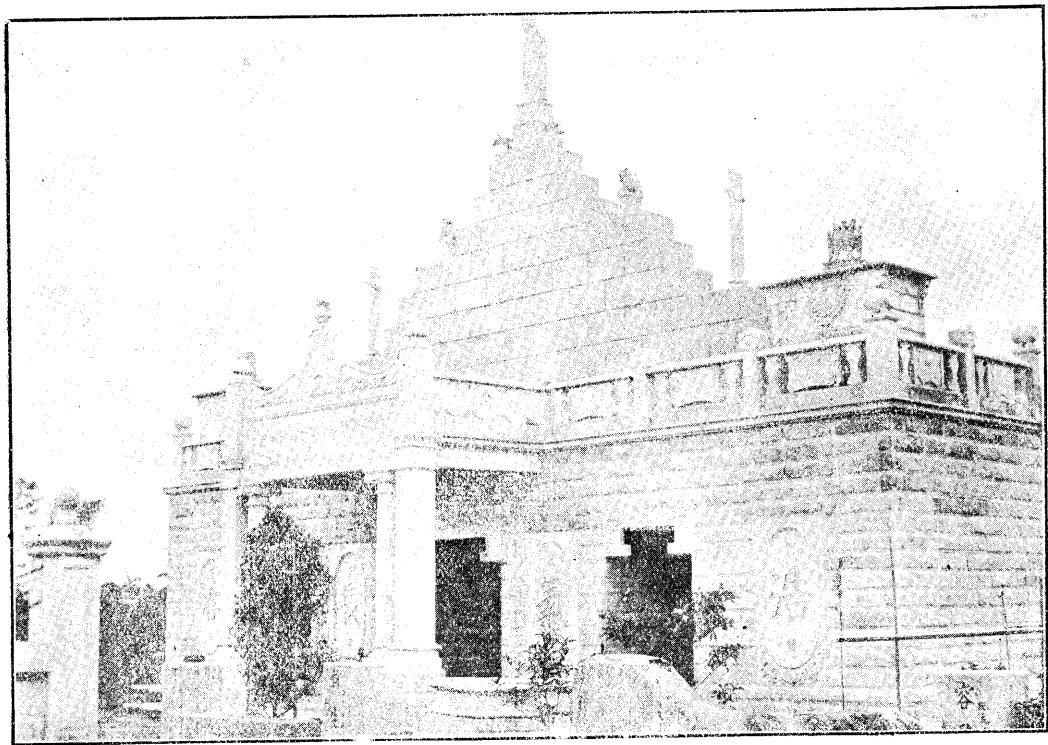
亭碑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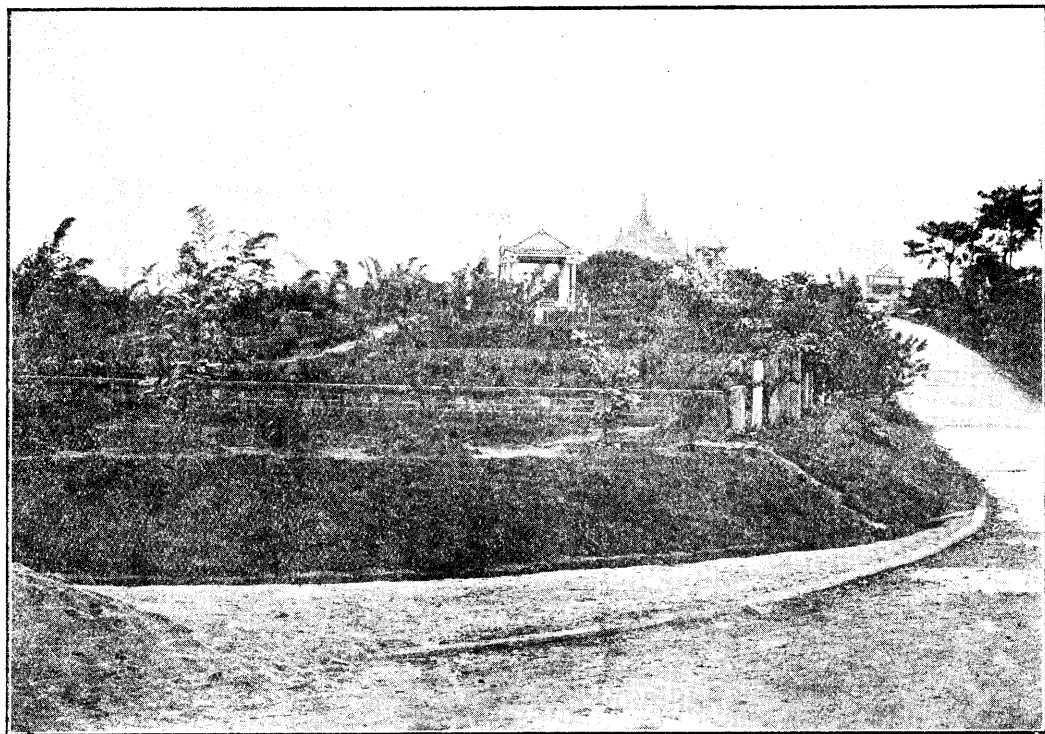
坊記碑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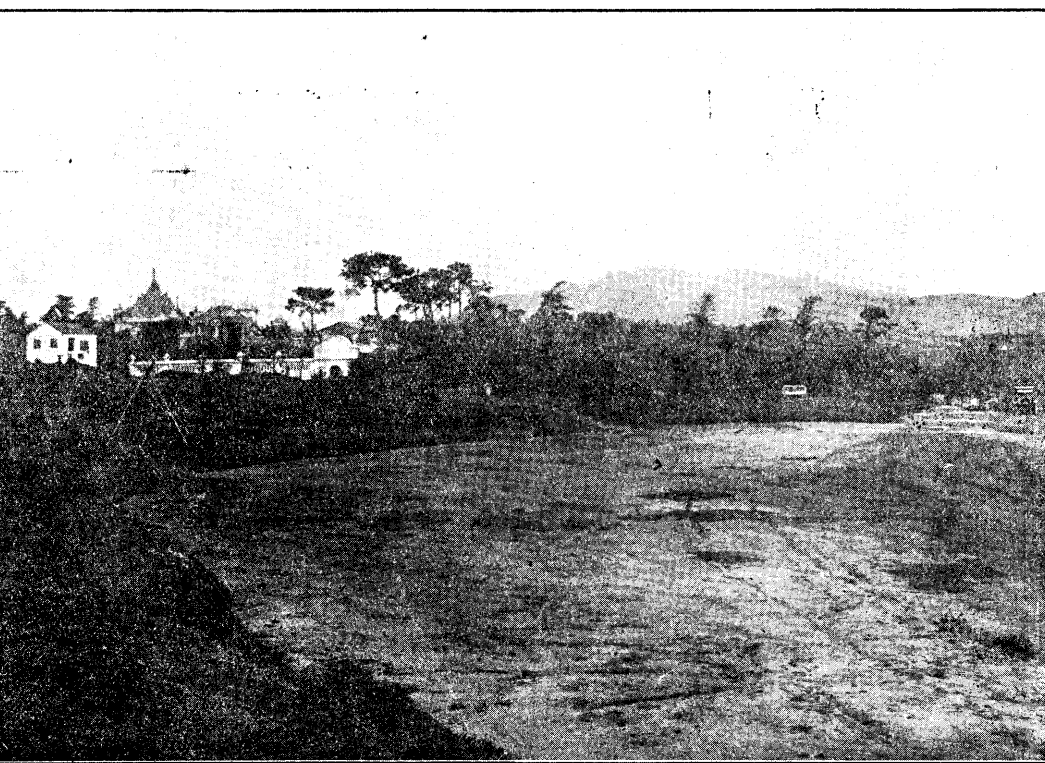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紀念坊正面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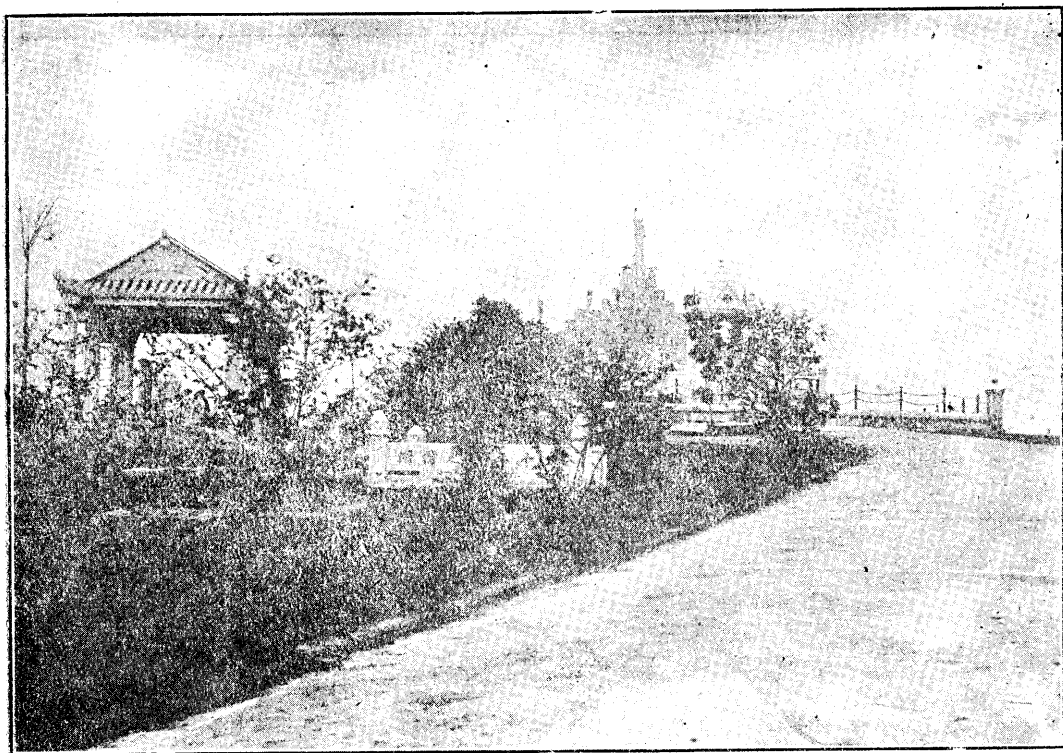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紀念坊側面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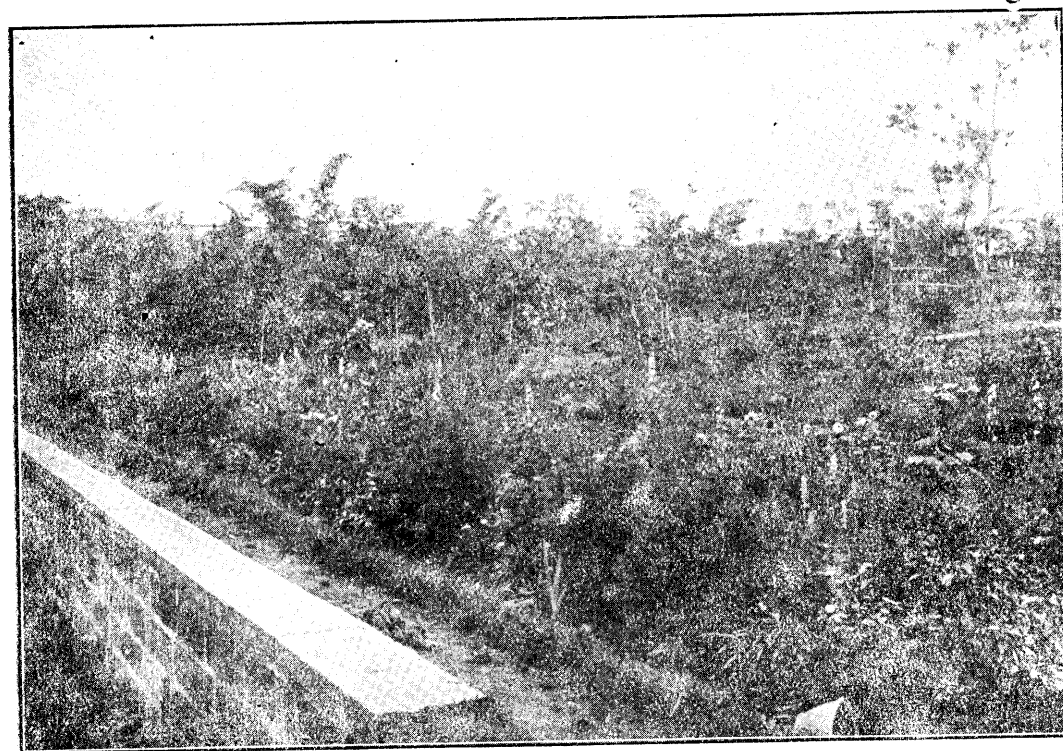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墳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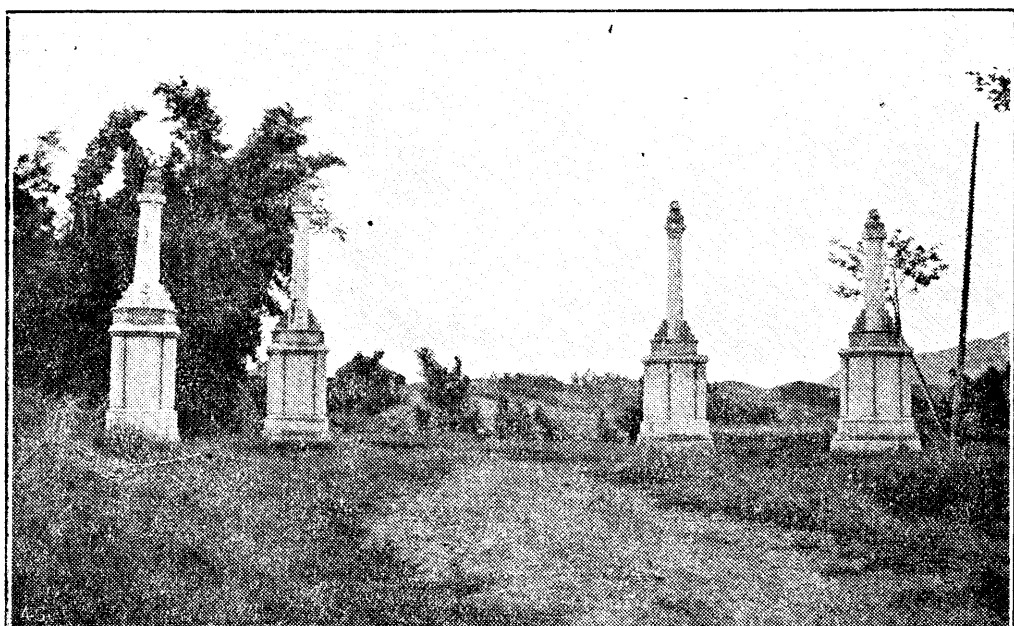
黃花岡二十七烈士公墓園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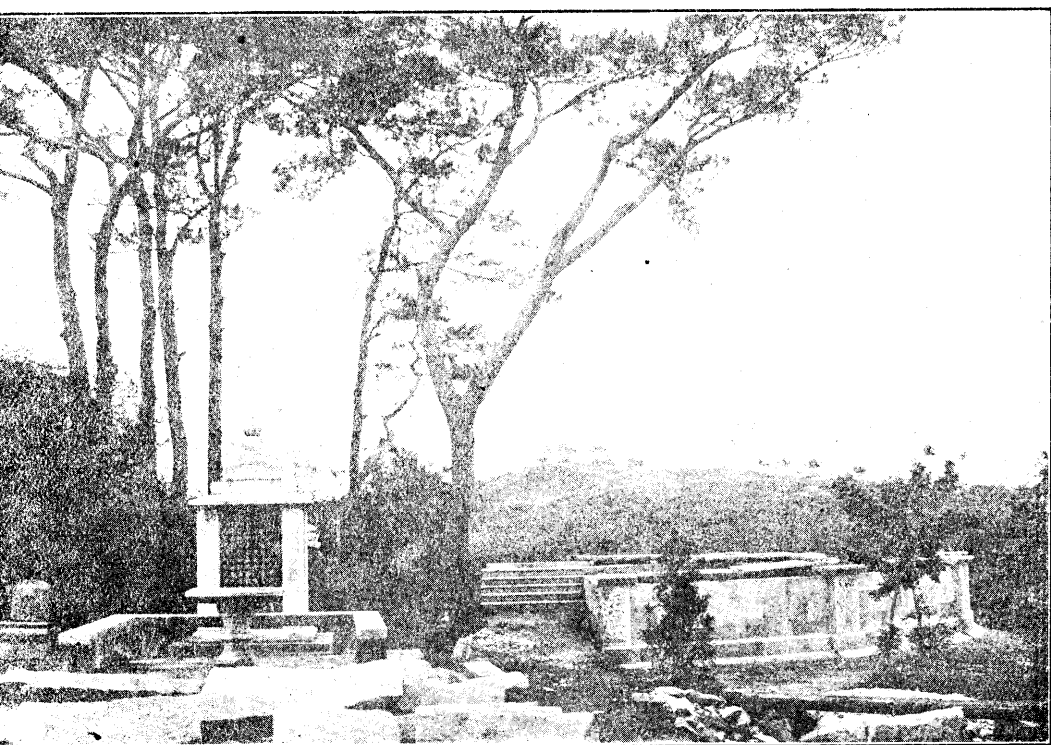
二景園公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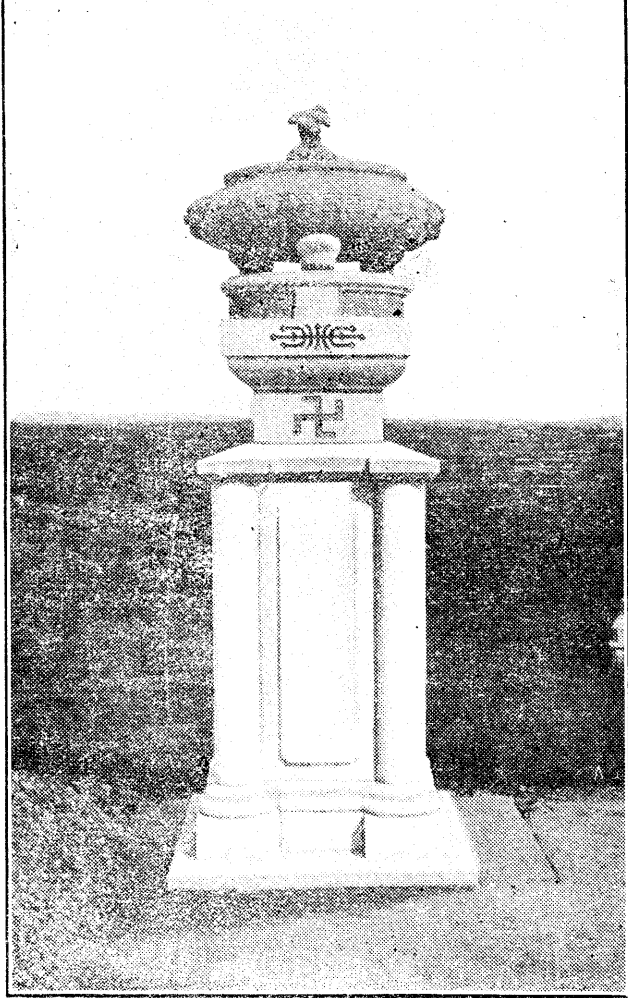
三景園公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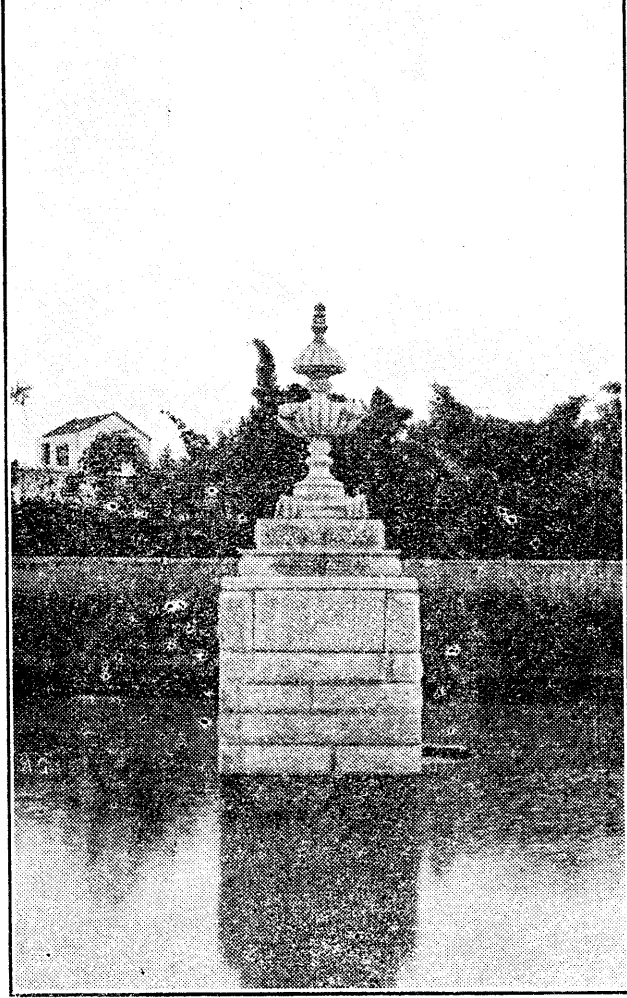
道墓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影撮表墓倫倍士烈喻及臺樂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爐香石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塔水噴士烈二十七岡花黃

七十二義士英鑒

七十二健兒  
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園子  
愁看秋雨濕黃花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廿九日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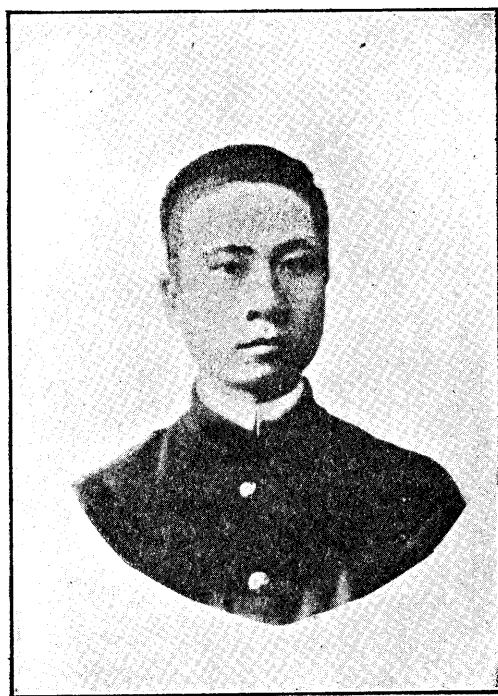
像遺倫倍士烈喻



像遺鳴鶴士烈黃



像遺塵廣甫士烈烈文林



宋烈士玉琳遺像



林覺民烈士甫洞遺像



劉鋒烈士甫肩宇遺像



羅烈士仲霍遺像



馮超驤烈士甫雨蒼遺像



劉鍾羣烈士甫元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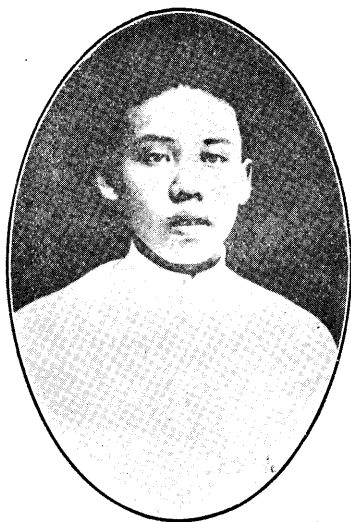
饒烈士輔廷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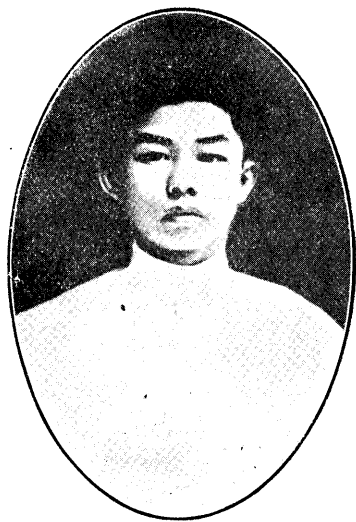
陳可鈞烈士甫希吾遺像



余烈東士雄遺像



郭烈士繼枚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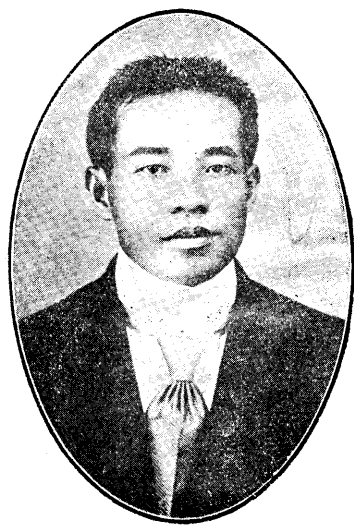
林尹民烈士甫靖菴遺像



方聲洞烈士甫子明遺像



李烈士晚遺像



李烈士炳輝遺像



程烈士良遺像





陳烈士文褒遺像



石烈士敬五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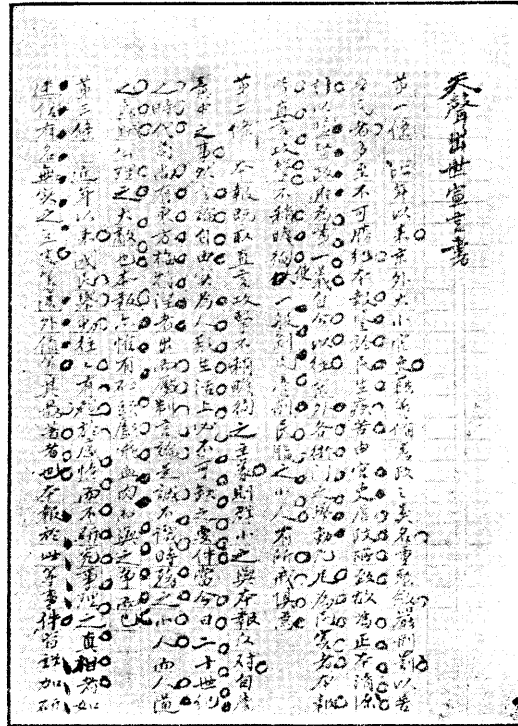
陳更新烈士甫鑄三遺像

陳與蔡烈士甫癒心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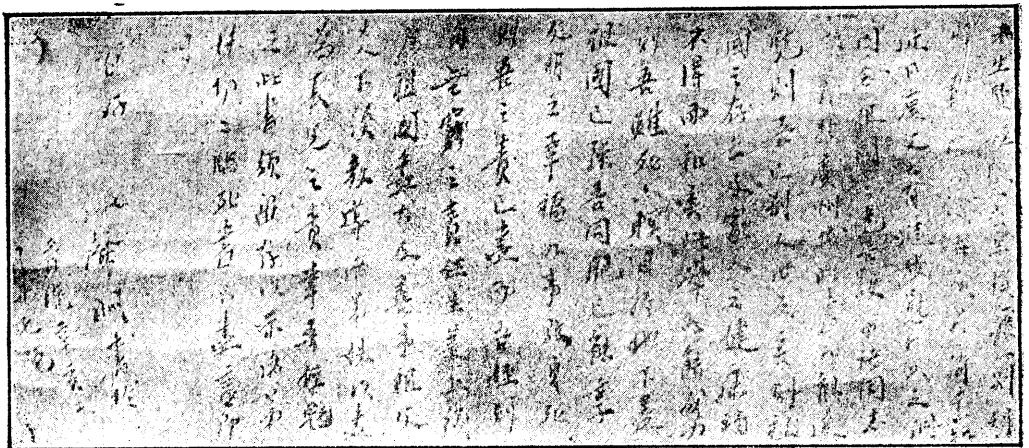


林文遺墨之一

陳與蔡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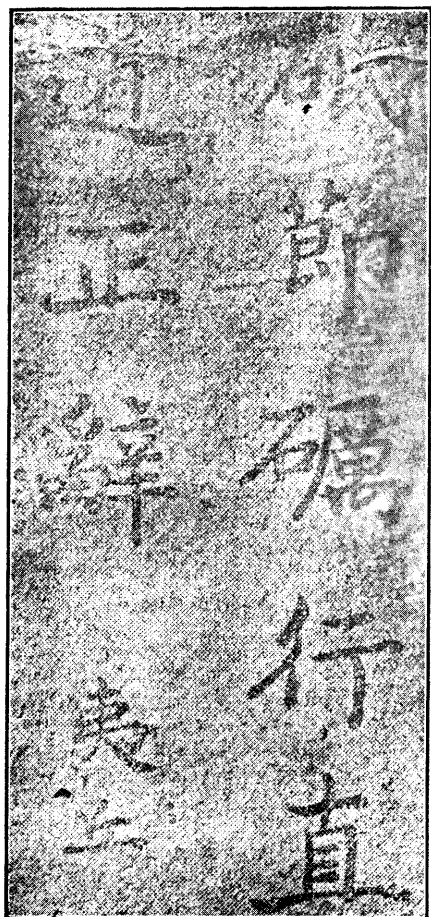


方聲洞餘筆書



李好文遺墨

林文遺墨之二





## 喻培倫傳

章炳麟

民國之先。以氣矜懾清吏。獨行奇材相繼也。浙江則徐錫麟。於廣東則溫生財。在四川則喻培倫。彭家珍。培倫兩發難。始入宛平。欲擊清攝政王載灃。不得。後與百餘人入廣州。擊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與七十二人俱死。功雖不成。然自武昌兵起。清吏所在奉頭駢駝者。其氣奪也。培倫者。字雲紀。內江人也。先世爲江西人。明時有官四川者。遂家內江。培倫性精敏。好技術。少時見時辰表。卽仿爲之。又嘗刻石。自署世界惡少年。聞塾師說史事。及國家興廢。種族代起狀。必動容質其所從來。師訶之乃已。其光復之志始萌矣。清光緒末。與弟培棣游日本。入同盟會。初學警監。後入經緯學校。旋習工。培棣好尙與兄異。然皆銳身任國事。自黃興攻河口。培倫兄弟從奔走雲南交趾間。後轉入南洋羣島。散貲財無算。培倫素多病。欲致命遂志。而責培棣承家事故。所爲皆獨力徑行事也。初培倫在日本。嘗習化學。又入千葉醫學。習藥科。由是能造爆藥。技甚精。時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者。培倫以試銀藥傷臂。求所以安全者。乃窮搜海外爆藥諸書。講於日本人藤澤氏。質衣物以供藥。藥成著書道其利病。爲同志法。故中土言爆藥者。本之培倫。清宣統初。與汪兆銘謀擊清

直隸總督端方不果。遂入宛平。與兆銘黃復生等謀擊載灃。造爆彈重二十餘斤。夜匿橋下。俟明載灃車過。以電發之。未及期。橋多犬吠。驚居人起視。覺有物。培倫跳得去。而兆銘復生以故入獄。外人視其爆彈曰。幸不發。發則二十里中無噍類矣。培倫已脫。卽東行。更造藥。聞宛平不可入。遂以已藝食於香港。歲餘。黃興起廣州。以手槍數百挺潛渡。令培倫與吳永珊主轉運。方到。培倫已挾彈至。謂培棣曰。吾分死。爾當嗣吾宗。麾之去。會溫生財擊殺廣州將軍孚琦。省會戒嚴。不可動。培倫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或曰。公一臂廢。何苦自送。培倫奮曰。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衆大感動。遂與興熊克武但懋辛等。將百餘人攻督部。擲大彈洞其壁。登陴散丸如雨下。當皆碎糜。身創甚。賊羣至。被執。自承黃光明死。與七十二人叢葬黃花岡。後五月武昌兵起。應者十三省。無銳突師騎皆走矣。民國元年南京政府論元功。贈大將軍。而克武懋辛培棣亦以蜀軍立於四川。贊曰。漢族光復。藉狙擊之威。餘烈訖於數歲。袁世凱已定江南。猶曰。吾不畏南兵反攻。畏其藥取人命於顧盼間。由此觀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非虛言也。然非輕死生外功名者。亦弗能爲。十年之間。南北更仆迭起。皆以戎卒相角。抑有由哉。

## 喻培倫事畧

鐵崖

烈士諱培倫。字雲紀。四川內江世家子也。髫齡聰穎。十餘歲。通羣經大畧。學爲聲律對偶之文。輒有驚人句。老師宿儒。嘖嘖稱道。謂將繼相如子雲之絕業。而烈士厭科舉。輒欲棄帖括。格于俗不遂。年十七。激盪于新潮流。乃謀諸父兄。留學日本。入中學普通科。越三年。畢業優等。試入千葉專門醫藥學校。補官費。先是烈士赴東時。革命學說。淫浸學界。民報已建。大義磅礴。勢若橫巨海。而漂崑崙。一時欽奇磊落之士。雲集霧合。以計進行方畧。烈士已廁暗殺部。故肆醫學。以研製炸彈。而黃理君已先受學。梁慕光。慕光者。惠州義旗健將。敗走橫濱。其炸藥術。傳自德意志人。于是烈士就黃理君學。顧稍疏。藥暴發。烈士負傷。昏絕數日。臥醫院兼旬。始瘳。竟廢一手。旋以東京市塵輻輳。日巡復窺伺。綦密。不克練習。偕黃理君渡香港。試荒山中。攝影示余。雖纖薄片楮。而閃爍飛騰。電星噴射之象。令人目眩神愕。蓋至是。乃知術成可用焉。己酉春。余居滬校。夜十句。剝啄至急。余方訝。而烈士猝入。倉皇殊甚。余驚詢。則聞端方北上。遄歸謀之。偕陳女士璧君。携手鎗炸藥數大箱。德人關吏。必欲啓驗。拒之不得。偵探警吏數十輩。眈眈注視。狀至險急。故烈士避而尋余。余聞



大驚曰。女士初到滬。語有隔闕。道途迷幻。奈何令其隻身對關吏。于是急覓理君暨英譯往援。而女士固嫻英語。已飾詞棄箱走旅舍。慮其追踪。翌晨。烈士理君等。遂趨漢口。伺端方。端狡黠。舍陸舟遁。志卒不達。而漢口暑疫大作。烈士病甚。旅資復罄。曲履艱虞。乃得返滬。養病。以占勿藥。而余先之虎林。不復過從矣。未幾。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窟。烈士從之。庚戌春。數人者相與謀於什刹海橋下。置地雷。將伺虜攝政王車騎過。發而殲之。工事已竣。敗於偵騎。數人者僅以身免。憤謀再舉。烈士遂偕陳女士變服出北京。走日本。購藥料。而留精衛理君居守北京。烈士等甫抵天津。精衛理君已罹于羅網。風鶴緊傳。關訊嚴緝。同黨烈士二人。方登日輪。而追者至。船長以學生對。乃免。至東京。東京各新聞競傳汪黃同黨逸東。公使疑而大索諸校。烈士廢課久。偵之有跡。遂除名。乞日警緝烈士。乃走香港。其年秋。余南渡。相晤逾旬。時與何克夫李文甫諸君子聚飲。酒酣耳熱。烈士慷慨悲歌。聲淚俱下。蓋抑塞牢騷。早置人間世于鐵血中。而恨不得遂也。別余後七閱月。義師起羊城。當機謀已洩。時巽懦者咸欲退。烈士曰。非唯不可退。且進攻不可稍延寸晷。蓋虜吏已知閉城大索。祇須臾間事。(烈士有友人爲虜吏同志也。知虜督頒大索令來告烈士故也。)

壯士殺虜死耳。安能束手待縛乎。黃興是之。遂攻督署。烈士以七十人攻督練公所。遇防勇撓路。烈士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披靡。鳥獸散。烈士逐之。倏擲一彈過近。遂碎身而死。春秋二十有六。

### 喻大將軍墓表

楊庶堪

將軍四川內江人也。諱培倫。字紀雲。姓喻氏。廣州就義時。自承爲王光明。王光明者。蜀人。恆語子虛烏有之屬也。夫自古烈士之殉名尙矣。自聶政后。數千百年而有培倫。旣糜厥身。不欲以名累其親。蓋非獨死烈也。卽其意亦泣神鬼也。余觀當世志士仁人。未嘗不繇爲孝子悌弟。而培倫其尤著者也。培倫有弟曰培棣。世所稱大小喻者也。培倫文柔而培棣強武。兩人者蓋皆已嘗從事革命。而共戮於日本東京河口之役。培棣戰敗走雲南廣西及南洋諸島間。至于爭赴廣州。培倫止之曰。我去。汝必留。俱死無爲。徒絕老親。於是相哀流涕而去。培倫故擅爆烈藥術。冠于國人。至粵乃佯爲醫者。以諸苛劇品自隨。窮兩日夜。製彈百許。起義時。則偕饒秦熊但分往。身登陣擲之。殲僞兵無算。戰方酣。敵銃洞培倫頭。力竭被執。不屈。臨刑大諱曰。頭可斷。學說不可絕。遂遇害。時辛亥三月廿九日也。年

卅六。無子。培倫爲人奇慧。研精藥學。輒覃思廢食寢。嘗密鍛爲銀藥。小不謹。一爆幾絕。蘇時血浴其軀。然慮謀者奄至。遂亡去。久之更闡明安平藥彈秘著書傳黨中。天下多遵喻氏法。而尤自矜憲躬試。汪黃陳但黎曹謀刺端方。培倫挾彈從。不成。乃轉圖僞攝政。匿鉅彈所經橋下。事泄發藏。歐美人莫能盡識。栢驚爲絕藝。卒以是亡虜。民國旣建。褒元功。追贈大將軍。越一年。培棣自蜀如粵立石。而楊庶堪爲文饒之。以詔天下後世。

## 林文傳

天嘯生

林文。字廣塵。號南散。初名時埭。閩之侯官人。祖鴻年。字勿邨。以進士第一人及第。累官至雲南巡撫。以廉明稱。會太平天國初興。各省響應。勢將甚。虜懼。命其出征。不肯行。曰。以干戈與吾民相見。吾弗忍也。虜怒奪其官。歸田之日。衣櫛蕭然。父毘。字希村。名孝廉也。詩文風節冠一時。君生而岐嶷。及長。穎悟絕倫。性恬淡。有大志。嘗以武侯靖節自况。鐫其印文云。進爲諸葛退淵明。居平豪邁爽俠。揮金如土。然金盡。敝衣惡食。不改其樂。遇友極厚。有無通共。貫其財者不責償。豐頤廣顙。目若明星。負殊力。多大異。人呼之曰林大將軍。名播黨中。言林大將軍。無不知者。能詩。音節悲壯。逼肖少陵。書法出入顏柳間。後益超脫入神。

人咸稱爲家學淵源。不可企及。以其有雄目。且字蹟遒勁。故爲之語曰。林將軍。獅子眼。扁擔字。因自戲號獅眼兒。幼失恃。有賢姊撫之良善。君留日時。姊萬里外寄書。惟諄諄以勵志。勉學爲囑。不涉瑣屑。君每執書泣曰。吾若不幸。未竟其志以歿。負吾良姊矣。妹學於滬。庚戌春。君以國事赴粵。道出滬上。妹聞之痛甚。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慟哭不已。久之。君乃忍淚。趣之速歸云。君年旣冠。伉儷猶虛。或問其胡久不娶。君正色曰。瓜分慘禍。近在眉睫。尊嚴祖國。行且邱墟。親愛同胞。將卽奴隸。此豈志士安居授室時耶。年十五。隨父宦浙。入學堂。與靖菴相友善。父旋卒。千九百零五年。以姊命渡東留學。時年方十九。初入成城學校。習普通學。旋進日本大學法科。悉心專攻國法。學甚精。私法僅畧一涉獵而已。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如山。人莫不服其有養焉。到東後。見國事日非。憤滿虜之無狀。欲捨身以拯危亡。遂與同志組織同盟會。極見重於孫中山先生。與黃興張繼汪東汪精衛胡漢民倪映典李文甫趙聲諸人最契。其在鄉人同志間。德望尤著。推之爲長。共兄事之。有事。君一呼無不立應。民報旣建。君駐社爲經理。增刊之天討。卽君署書也。居恒不喜爲文。然偶一作。必大可觀。嘗草一稿。載某報。文豪章太炎亟贊其精。

謂浩壯有司馬子長之風。比年以來。馳驅國事。曲歷艱虞。前此數役。所建義旗。多與其事。往返香港南洋者數矣。庚戌春。新軍事敗。君等在港。資斧已絕。嘗偕黃興趙聲諸人傭耕自給。不以爲苦。歎至。始偕趙聲諸人返東。日本警吏知君爲重要人物。伺察綦嚴。而君了不當意。辛亥春。臥病經月。忽得黃趙書。言事大有可爲。刻卽命駕來同殺賊。且囑多招同志之信確者前往。云兄眼高。必能得人也。君喜甚。以籌備既久。軍需既充。可成事。乃召集鄉人同志數十人。作破釜沉舟之舉。已則於二月五日。偕意洞仲謀先行。離東時。病甫愈。銷瘦殊甚。顧氣壯力強。不異平時。所親諸友。既陸續抵港。君語之曰。前此舉義。死者多鄉氓。人僉謂吾輩怯。吾實恥之。今日願與諸君挾彈爲前驅。使若輩爲後勁。縱事無成。我弟兄同時共葬一邱。亦可無憾。若幸成。廣州既得。分軍爲二。以克強伯先爲總司令。吾當偕君等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席捲天下。犁穴掃庭。梟溥儀之首。磔載灃之身。遠爲祖宗復仇。近爲萬民雪憤。待民國既建。神州既復。彼時不患無英雄學者爲國宣力。我等當棄官偕遁。結茅西湖之畔。領畧風光詩酒。談笑於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風之夜。顧不快哉。但我輩行軍。志在弔民伐罪。慎勿戳及無辜。自殘同胞。卽彼滿人。舍僞皇族外。亦僅當

殲其抗我者。雖彼入關之時。殘殺慘酷。暗無人道。言之髮指。吾輩身受文明教育。決不可效之也。君語畢。歡聲雷震。無不感奮。遂以三月二十五晚入粵垣。顧溫生材行刺後。謠言紛起。官場既有戒心。漢奸復伏內部。凡一舉動。彼逆賊張鳴岐李準輩必悉知之。迨至三月二十九日形勢既惡。或有主退者。或有主改期者。君代表福建全部。與四川喻培倫雲紀如黃興所。力主戰。言不但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制人。蓋巡警局搜索戶口之事。旦夕且發也。黃素重二君。於是意遂決。其晚五時許。君左執號筒。右挾小鎗。身懷炸彈。腰佩短劍。偕黃興當先。號令義旅。麾同志數十人前進。由小東營發。槍殺巡警於道。至督署。直前猛撲衛隊。更新槍殺其管帶全振邦。人人奮勇夾擊之。虜衆大潰。遂破之。有衛隊數人棄槍降。藉爲前導。於是直抵內進。君與黃興親行搜索。無一要人。似預知而遁者。君憤甚。烈焰中燒。奮擊而出。其時喊聲大震。鎗如雨集。君屹立如神。意氣彌厲。衝鋒突陣。無能當其勇者。至東轅門。遇李準之先鋒隊。先是趙聲常言李準部下有同志者。於是君遽奮身向前招撫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宜自相殘殺。聲未畢。而鎗已中腦。血肉紛飛。腦漿狂湧而仆。春秋二十五。計一時死義者數十人。閩人被

禁未殺者。僅一吳適。字任之。而陣亡及遇害者。多至二十有五人。就中十人才學最優。大率閩中名門英俊也。餘十五人。任之所部居其九。元棟所部居其六。亦一時之傑也。

## 宋玉琳傳

宋玉琳一名豫琳。字建侯。安徽懷遠之世家子也。天姿俊爽。二目炯炯射人。年十二。讀書私塾。一目十行。其爲文章。操紙筆立就。一時有神童之譽。十五歲。迫於父命。應童子試。府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非所願也。嘗語人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安能隨諸磕頭蟲。後學趨踰耶。可以知其志矣。年十九。娶邑林氏女爲室。伉儷之情極篤。未九十日而妻死。未期年而父死。玉琳固世家。然極寒素。性復廉介。雖飢寒。未嘗稱貸於人。或有救卹之者。非有深交。不受也。戊申安慶之變。不知者祇以爲熊承基。實則玉琳暨其死友范傳甲也。玉琳時充某標書記。范一砲營正目耳。范傳甲。壽州人。或云合肥人。爲人堅苦沉鷲。居院十年。謀大舉。如一日。人無知之者。傳甲貌藹然。人忤之。未嘗稍露不豫之色。皖軍一混成協。無慮數千人。無有不識傳甲者。傳甲與徐錫麟。交情極深。自徐敗後。傳甲痛飲沉醉。登龍山之巔。北向長號。誓成其志。以報死友。及見玉琳。曰。亡友徐錫麟。後一人也。深自結納。戊申

之舉。多出自二人之謀。傳甲以熊承基能得衆。推之爲長。事敗。傳甲謀刺余某。未成被逮。監獄卒某者。重傳甲爲人。釋其縛。曰。子去。脫有責言者。吾自任之。傳甲慨然曰。今不幸事敗。吾黨死者纍纍。傳甲義不容獨活。吾子既相愛。請與子約。以兩句鐘爲限。吾摒擋家事。訖。當來就死。監卒竟釋之。傳甲亦爲約歸。嗚呼。難矣。傳甲臨刑時。顏色揚揚如平時。玉琳時未被株連。雜人叢中。噉然失聲哭。傳甲怒之。以目曰。吾死不得已。子何爲者。幸鄭重。玉琳逡巡遁去。不知者以爲兄弟也。庚戌秋。玉琳復來安慶。謀有所舉。不遂。恐見疑於偵者。時方試優拔。玉琳亦報名入場。高等巡警分校者。素以流品雜學科陋聞於一時。玉琳亦潛身其中。人咸怪玉琳行止。不知玉琳實藉此以自污也。玉琳居安慶旅舍中。房屋湫隘。因自榜其樓楹曰。危樓無下士。矮屋住高人。辛亥春。廣州同志召玉琳。臨行。爲書訣別其弟。語意懇摯。概家人婦孺事。不及其他。可以見其堅默沉毅矣。至廣州事起。玉琳偕石經武。身先陷陣。遂被逮。訊供時。述黃興主張卽時進攻。有三大理由。一。前次革黨屢失敗。今旣以全力來。自應冒險進行。若心存畏葸。實無面目久羈廣州。二。此次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則難再運。且此次用費至十餘萬元。皆由同志募集。若無端解散。人將疑



其誑騙。是絕後來籌款之路也。三軍人性質。有進無退。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若不戰而退。爲軍令何。爲鄰國訕笑何。玉琳言詞慷慨。當時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方玉琳之在廣州城中也。實與饒輔庭同治餉糈。可不與戰事。事急。或勸之去。玉琳曰。安慶之役。吾應死而不死。將有以報吾死友范君也。今日者可以死矣。遂及於難。時年三十二歲。

### 方聲洞

天嘯生

方聲洞。字子明。閩之侯官人。幼警敏。事親孝。比長。姿貌魁秀。膽畧過人。尙氣節。重然許。見義必爲。應機立斷。有智辯。能傾靡一座。性抗直。朋友有過。每嚴詞面責。不少恕。人以其誠。故雖被責而無恨。且致敬焉。立身簡素。鄙遠浮華。常徒步而餐粗糲。同輩多非笑之。君曰。諸君以我爲守錢虜耶。聲洞雖愚。詎鄙吝至是。特念勞則習苦。儉則不匱。吾輩志吞朔胡。來日艱難。正未有艾。今而不自勗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飢勞涉險阻乎。言已。泣數行下。衆始歎服。有志陸軍。十七歲。東渡入日京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之普通學。養成所。君既入學。益自負。蓋以他年易於自見也。值強俄爲暴。邊境騷然。東京學生憤懣已極。於是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決死者。至五百餘人。君與焉。

後經解散。悲憤欲絕。逢人便痛論國事。謂非一刀兩斷。顛覆異族專制。以建共和。漢人烏有奠枕之日。識者韙之。旋丁母憂。乃馳歸閩。度革命非軍界發難不爲功。思入武備肄業。以竟乃願。又以孤立無援。消息隔闕。有大舉或致見遺。因復中阻。以是殊鬱鬱。既而思開通風氣。乃出家藏新舊各種書籍。創立書報閱覽所。縱人觀覽。期文明輸入。革命思想。普及於國民。俾達民國之目的。越二年。再渡東。入成城學校。於時虜廷方慮革命。禁自費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之性質。君大失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亦能貢獻於國家。由是遂投考入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甚有聲於時。年二十三。暑中旋國。娶王氏女。相得甚。假期既滿。遂挈以東渡。同居於千葉。並習醫。翌年舉一子。在懷抱中。已桓桓有武概。君奇愛之。雖有室家。而未嘗須臾忘國事。語及時局。則熱血如沸。涕洟交集。初孫中山先生在日。組織同盟會。君與兄聲濤。暨一姊兩嫂。皆相繼與盟。至是。又自介夫人入黨。舉族赴義。聞者莫不嘆羨焉。辛亥春。同志得港信。知粵東且大舉。議以廣塵諸人赴港主粵事。意洞諸人旋閩。謀響應。留君在東。繼廣塵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雖不才。習醫數載。頗自信有得。義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

微長。且吾願爲國捐軀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吾去。况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益。衆曰。君誤矣。同投凶暴之一燼。不有人以繼其後。於事何補。倘此行不利。全軍悉殲。他日捲土重來。義旗再舉。各省豪傑雲集。獨我福建闕若無聞。君死能無懟乎。今日留君。正以君堪重任。而未容輕於一擲耳。遂揮淚而別。時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罔不奔走呼籲。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善演說。登壇疾呼。聲淚交迸。聞者莫不感奮。是以有國民會之成立。閩人尤爲激昂。君力居多。然君自入黨以來。對於外界。持論和平。一若別無趣旨也者。人以其有器幹。咸推崇之。於學校。別被選爲總代。於同鄉會。本爲議事部長。又被選爲歸國代表。而於黨內。又爲福建支部長。以一人而兼四職。其能而勞。可想也。卒業期在六月間。港事日佳。遂犧牲功課。日夕馳驅。數致書諸友。畧謂警電紛至。中國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黨此舉耳。不幸而敗。精銳隨盡。元氣大傷。吾黨必久不能振。中國因之而亡。然則此舉。非特關吾黨盛衰。是直繫中國存亡也。吾安忍重爲洋奴哉。因預草家書累函。囑夫人仍照常按期寄父。以安其心。復託故向使署學校告假。國民會同鄉會辭職。以三月二日離東。瀕行。笑顧余曰。昔密開會追悼吳徐諸烈士時。君曾爲文以祭。中有

句云。嗚呼。壯志未酬。公等脚哀於既往。深仇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爲現在矣。寧不快哉。既抵港。於三月廿九早。偕諸友入粵垣。事既洩。午後。乃同赴撲攻督署。君暗嗚咄嗟。奮彈直前。所向皆摧。擣入署內。遍索不見張賊。獨偕黃興攘臂大呼。敵衆潰亂。遂衝而出。馳攻督練公所。至雙門底。與黃復相散失。身被創。忍不顧。怒眦欲裂。戰益力。而敵來益多。四面環攻。君孤身被圍。畧無懼色。猶揮彈突擊。計殺哨弁兵勇等二十餘人。背負刃。身中鎗。血流遍體。而氣不衰。彈盡力戰而死。春秋二十六。少頃。黃復經其地。遍覓其屍不得。痛哭而去。是役也。激於義憤。人人奮勇。靡不以一當百。而君與靖菴鑄三三人。尤爲絕倫。靖菴力可撼山。氣概蓋世。惜早中鎗死。猶未盡其能。獨君與鑄三所殺最多。鑄三美風儀。兼資文武。手斃敵管帶金振邦。及哨弁兵勇等數十人。敵軍望之。輒股慄四竄。云。學校自君歸國後。杳無耗問。詢之君同學某某。恐駭聽聞。漫應曰。中途業爲盜所殺矣。校長大惋悼。向使署詰其實。使署不能答。事見東京朝日新聞。於君一則曰。成績優良之俊才。再則曰。非常之慷慨家。三則曰。太息支那之現狀。時放激烈之言。嗚呼。人莫不有死。君之死也。能使外人稱道至此。雖謂之生焉可也。

## 饒國樑

饒國樑。號少峯。年二十三歲。四川大足縣人。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宣統元年。到雲南。欲謀軍隊。差不遇到。奉天陳統制處尋差事。又不遂。意轉回上海。在中國公學當舍監。復回雲南。路經香港。認識黃興。號克強。談及政治革命之事。謂中國積弱已久。不能振興。雖然今日宣布立憲。仍不得實行。外人現要瓜分中國。我四萬萬同胞。不能不共結團體。出而担任義務。如能遂意。立可將政治改良。洗去從前舊習。恢復漢族。我見他說的情理。正是與我的思想又同。故即入革黨。隨到雲南。住了數月。本年正月底。接黃興來信。叫我同陳汝環等來香港。二月辭差。與同鄉六人同至香港。會晤黃興及胡漢民。胡毅生之面言及現在時局危急。我們所抱之政治革命宗旨。如今不能不速爲實行。現在首領孫文。在外洋已將鎗碼炸彈運回香港。我們又已糾邀著名綠林豪客多人。臂助同志諸人。陸續同去省城。此次用銀約數十萬。外洋及香港尙存基本金多萬。源源而來。自能接濟的話。其財政軍火。皆由黃興管理發給。香港之分頭目三人。黃興算是總司令。趙聲係前廣東新軍標統。胡漢民係廣東人。勢力亦與之相等。指揮廣東廣西湖南江蘇浙江安徽江

西河南四川雲南福建十一部分。人數多寡。不能詳知。黃興隨給經費軍火與我六人。分藏帶省。於三月初間。先到省城。黃興隨後方至。趙聲胡漢民仍住香港接應。主持各事。初到省城時。住城外名利棧。後租定蓮塘街吳公館。隨同數人遷入居住。前幾日又來廣東人數名。黃興亦到。他住在小東營朝議第。各黨人分住數處。不能盡知。亦多有不認識的。聞說先後共來有六七百人。趙聲原議有三月三十日及四月初一二日起事之說。尙未定期。後聞有人洩漏其事。官府於各處查拏嚴緊。二十八日商議。意欲退回香港。黃興不肯。以辦事不成。恐爲國人取笑。逼得於二十九早間定議。卽於下午起事。每人纏帶白毛巾一條。以作暗記。用喇叭以作軍令。黃興帶七八十人。焚攻督署。我等二十餘人。担任在蓮塘街口堵截官兵。由黃興等在督署事畢同時。同往龍王廟攻打官兵。佔據營盤。到五點鐘時。黃興等一股已去。督署焚攻。聞得砲聲。我等二十餘人在蓮塘口與官兵對打。用炸彈轟擊官兵。使其不能往救督署。隨後攻打督署之人復回來。合力攻去。相持許久。看見官兵愈多。各黨人始行敗散。我退至大北門。欲出城去。又遇官兵。因不知路徑。誤跑入營盤內。見有官兵叫開鎗相拒。我亦開鎗轟擊。我手打傷。始被拏獲。

編者曰。右爲饒烈士國樑事。敗被捕訊問時之口供。雖在清史淫威之下。供辭復例被改竄。然其慷慨激昂。從容就義之態度。猶躍躍紙上。其述克強先生談革命一段。謂我的思想正同。愛護國家之真誠。改良政治之懇切。聞者當爲興起。及述攻禦清軍情形。沉毅勇往。不可一世。甚至隻身誤入敵營。仍是振臂殺敵。迨至手傷力盡。始行被捕。百世下猶凜凜見其生氣。因探烈士生平事實未得。得茲供詞。卽以當傳記。雖有太史公之筆。當無以增其價值也。

## 林覺民傳

天嘯生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又號天外生。閩之閩縣人。幼嗣季父可山先生孝穎。名士也。詩詞稱於時。君嬰年善病。幾殤。八齡失母無依。寢食與父共。從受國文。未賞就外傳。性慧甚。讀書一覽輒不忘。意緒瀟灑。目灼爍如流星。雖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儼然。年十四入高等學堂。時新學說西來。學子心醉平等自由之說。君私自號抖飛。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爲魁。以君不畏疆圉也。居平襟度曠達。雖屢空。未賞有戚容。喜與童稚游。迎機利導。終日不倦。善詠諧。涉口成趣。一座爲之傾倒。每同輩縱論時。無君不歡。校長獨愛其侷

儻嘗謂君父是兒不凡。曷少寬假。以養其剛大浩然之氣。父笑諾。間與同志私立小學於城北。又於城南創設閱報所。他如社會公益。朋友急難。罔不効死力。課餘談及時事。輒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慷慨激昂。聲望大著。殉國之志。長而彌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未匝月。一日。君父突接郵函。拆視則君手書。謂兒有急事赴南洋。猝不及叩辭。歸期未可卜。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父爲慘然。翌晨。搭輪赴廈。圖阻其行。大索三日不得。復買棹歸。至家。則君笑而立於門。詰之。則以他語枝梧。堅守秘密。踰年。夫人舉一子。既卒業。力請自費東游。父許之。留東一年。專習日語。費竭。趣其歸。適有官費生丁某踏海死。補其缺。遂入慶應大學文科。專肆力於哲學。兼嫻英德兩國言文。孜孜力學。夙夜不懈。生有至性。不二色。嘗語人曰。吾妻性癖。好尙與余絕同。天真爛熳。女子也。曾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真理。讀者擊節。有友致書曰。讀大著原愛。理義公正。才情高絕。乃知文學家自有真也。其推重於人如此。當國事日亟。噩電紛馳。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疾起言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既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呼。凡有血氣。寧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之。咸肅然起敬。君於國文



愛莊騷。逼肖其筆意。辭藻超逸。援筆成篇。美詞氣。談笑風生。每登壇演說。左顧右盼。久而彌壯。因與瘡心齊名。人稱陳林。與南散及族弟無我。同儷一廬。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之也。父聞其在東所與遊者。率皆赤心人。恒寓書規之。君答書云。大人所不安者。恐兒學非所用。將有殺身之禍。今習文科。文科主心理倫理諸學。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父無以折。噫。豈知其廣州起義。卽本心理組織。以解決根本問題耶。辛亥春。廣塵得黃趙來書。謂事大有可爲。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旋閩。謀響應。於是二君最先行。同舟赴港。蓋欲與在港當事之人接洽。後回閩。庶便於舉措。不至牴牾。嗣後消息愈佳。於是瘡心子明希吾諸人。皆相繼離東。時余以病不果行。而靖菴尙在閩度歲。未到也。衆乃留柬招之。君既抵港。黃興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因罷福州響應謀。專注於粵事。而君以廣塵命。旋閩召集同志。父見君闖然歸。駭問其故。則云東學櫻假。東友拉歸導遊吾國。吳越諸勝耳。滯十日。事竣卽返港。於是郁莊元棟肩宇任之諸人。始相繼而至。故是役閩人赴義。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三月廿五晚。君偕廣塵希吾鑄三郁莊諸人先入粵。廿六晚。聞靖菴及余已由東蒞

港。特偕鑄三復來港爲前導。是夜。瘡心靖菴仲謀及余。同宿於濱江之樓。子明元棟明鑑諸人。則別宿他處。至夜半。君與鑄三始到。談竟。鑄三及余等疲倦甚。遂就寢。君獨挑燈草。絕命書寄家。至破曉。始輟筆。翌晨。携囑某友云。我死。幸爲轉達。遂偕靖菴仲謀及余入粵。舟中。靖菴仲謀居一室。君與余居一室。低聲謂余曰。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今試以余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爲我墜泪。况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况。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尙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寧有憾哉。既抵粵。以廿八日當尙有同志自閩中來。須導之入省。故君復于廿七晚馳港。至廿九早。遂偕子明瘡心鑄三郁莊元棟肩宇任之等。率全部閩人入。與廣塵輩會於城內。午後五時許。同馳轟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賊。怒不可遏。橫目奮擊。所向風靡。巷戰既久。飛彈洞腰。身忽踣地。縱聲一呼。忍痛躍起。力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

遍體淋漓。力盡始見獲。報載獲一斷髮。西裝之美少年。蓋卽君也。訊於水提署內。君素嫻國語。毫無閩腔。然以委員多粵人。恐難曉喻。因操英語問其解否。蓋以粵人多嫻此也。移時。李準諸民賊出訊。君則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羣賊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君初坐地。至是。賊爲開去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君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大有文不加點之勢。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復忍書者。書罷一紙。李準携與張鳴岐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污地未遽吐。李賊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煙。猶起鞠躬爲禮。慷慨捐軀。從容就義。合而有之。書罷供詞。又在堂上演說。說至時局悲觀。捶胸頓足。甚勸羣賊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如。引頸就戮。春秋二十五。事後。由友轉寄一大函至家。則君三月廿六夜絕筆書也。一寄父。斬截數言云。兒告大罪。兒今死矣。然兒所負大人者。不過垂老吃虧。至所益同胞者甚大。一致夫人陳氏。婉轉千餘言。曲當情節。而彌注意者。末數語云。吾死。汝尤當善撫遺孤。他日使成吾志。若汝腹中亦是男。則一意洞死。尙有兩意洞存。不患不達吾目的。夫人聞

耗。濱死者數。後遺腹果得男云。君在東所譯有六國比較憲法論。已付刊。其遺著僅存三篇。一原愛。一駁康有爲物質救國論。一告父老文。

### 石經武列傳并贊

張根仁

石得寬。安徽壽縣人也。字景吾。又敬五。終易名曰經武。年十七。通小學。能文章。慷慨有大志。不甘家食。從學皖垣陸軍學校。二年不成。游學東瀛。肄業於警監學校。次年入同盟會。愈奮發。身長七尺。英俊沈毅。咸器重之。會清后帝同時死。南北軍合操太湖。經武以機可乘。急於發難。歸皖游說新軍。與熊承基范壽山合謀。以馬炮二營爲根據。部署同志。起江干。鏖戰集賢關口。事敗。范殉難。逾二年。熊亦于吉林被逮。死之。經武聞之大痛。辛春二月。宋豫琳代表江皖。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遵海而南。經武參與其際。代表常藩。隨宋赴粵。任招待職。旋受黃興委任。專事組織。暗殺炸彈隊。奔馳港粵。夙夜不遑。當時黃興與宋豫琳約。黃攻督署。宋攻提督署。黃部自小東門內。迤邐舊倉榨粉二街。各旅館。宋部散處華甯里馬鞍天平街一帶。潛集晝伏。星散夜聚。此所謂民國之兵也。三月二十八日。事機已洩。僉謂提前一日。而綠林俠客。半去佛山。次日午後二時。清游隊四處緝捕。宋

之機關手鎗先發。各處響應。兵阻督署。巷戰半時。黃興始縱火焚督署馬廐。光焰薰天。人聲鼎沸。清提督李準自護槍械。謹防內變。滿督張鳴岐棄火不救。兵警周匝衛邊。司後街之前後。戰至日暮。豫琳死。戰屋壁。兵盡被逮。黃興從西關越城走。胡陳鄒莫諸同志相繼而去。多自蓮塘街退北山後。獨經武視死如歸。身受劇創。猶能以一當百。以結此局。死事最慘。年二十六。無子。有弟一名鳴球云。

張根仁曰。吾愛經武。柔情俠骨。文士知兵。接物推誠。喜紓友難。可謂賢矣。繼自東京盟。潛歸圖皖。皖事不成。亡之滬濱。奔馳港粵。再接再厲。可謂勞矣。及攻督署失敗。賢者死者。逃。彼猶以七尺血肉軀。抗滿清。煇赫兵力。身無完膚。猶呼殺賊。非傳所謂臨難不苟。耶。忠烈義氣。宜與堅如孟俠先後等倫矣。

李文甫傳

陳融

李文甫。東莞石龍人。髻亂之歲。嶷然聰異。長讀書。涉百家氏。能究其畧。研金石學。工書法。下逮片長小技。不問纖鉅。悉如宿諳。然天懷磊落。淬厲大業。文藝毫末。餘事隸之。平居恂恂若柔怯。及決疑定計。必行之志。毅不可奪。家中資。以紓難故。毀焉。時滿廷日恣專橫。公

慨然謂人曰。吾輩讀書明道。當致力實行。功業之成。不求自我。功業之創造。我何讓爲。士患不勇。奚患不能。粉骨碎身。而魂魄奚愧也。戊申。遂謁汪精衛。胡漢民於香港。與論世變。相對歔歔。乃共組同盟會南方支部。奔走內地。往來僕僕。無憚煩意。雖偵騎四出。機陷叢布。而銜膽自若。了無怖色。旋總理中國報事。及主時事。畫報筆政。鼓吹革命之力。尤以公爲最焉。己酉春。新軍舉義於廣州。公與其役。事不果克。辛亥三月廿九日。吾義師攻廣州總督署。公手持二槍。挾炸彈。與林公時爽。率衆爲前驅。擲彈猛擊。死敵兵無算。傷足。猶手斃數敵。敗後爲清督臣張鳴岐所害。是役死者七十餘人。同葬於黃花之原。嗚乎。民國底成。皆公與諸烈士之熱血所締造。公雖死而創造功業之志。可以不朽。公死無子。林直勉與公患難交而有子二。以其次子漢陽以義嗣公。以慰公於泉下。而弗以異姓嫌。公之墓旣彰。余恐其事之佚而弗傳也。爲傳以叙其畧。

贊曰。英雄屈臂在閭巷。一市皆以怯懦笑。及夫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志往。強於三軍。矧李公從容國難。剛必柔守者乎。故李公殉義日。曾聞人曰。平生不識李文甫。今不復相天下士矣。嗚呼。碌碌者何足以鑒深沉智勇之士哉。

林尹民傳

天嘯生

林尹民。字靖菴。號無我。閩之閩縣人。意洞族弟也。父眉叔先生。名孝揚。號樂天。仁厚稱於時。娶梁氏。生二子。君其次也。長曰肇民。字璞初。少學陸軍於日本士官學校。與子明兄聲濤諸人。首先倡革命。鼓舞一時。既卒業歸國。而志不少變。武漢發難。四方響應。時肇民在閩爲標統。謀聯絡軍人舉義。毅然以其家充秘密會議場所。于山之役。督戰有殊功。殲醜虜無數。顧未嘗自矜。知者莫不多之。君生呱呱卽喪母。比長。事父奉兄。以孝悌聞。倜儻有大志。喜揮霍。見吝嗇者。輒言槍氣逼人。俗不可耐。屏不與交。素嗜飲。數斗不亂。顧每逢伏臘。飲後輒搥胸哭母。極其哀痛。己酉冬。罹暴疾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不復飲。英姿颯爽。風骨偉岸。有神力。能舉石三百斤。延師學少陵之技者五稔。盡其術。沉鷲寡言。膽勇絕倫。酷好畋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而氣益壯。習以爲樂。性剛烈。怒而嘯。聲震林樾。萬衆皆靡。號爲飛將。少時讀三國志。獨慕張桓侯。遇不平事。挺身大唱曰。吾翼德也。奮拳毆擊。當者立踣。嘗黑夜袖刃。戲伏柵上。三漏將殘。擊柝者適過其前。君瞥疾下拔刃擬之。擊柝者見刀光如雪。戰慄投拜。疑爲綠林之傑。亟呼大王乞命。君笑釋之。於時年方十

六七。其不羈如此。然其神威亦可想見矣。伯父宦浙。招君以往。令入學堂。與廣塵同校。最友善。廣塵甯靜和謹。而君殊赴赴。人見其情性異。而交義彌篤。咸大奇之。顧君天稟絕慧。雖終日嬉戲。而課爲全班最。屢試皆第一。伯父深器重之。迨廣塵渡東。君遽失侶。恒悒悒不歡。伯父撫之曰。趣爲文言志。文佳。吾得請而父。亦命汝往也。君大喜。援筆立成。甚可觀。大爲伯父所嗟賞。遂以千九百零六年東渡。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其儔。顧是時。年旣冠。深自歛抑。不似少時狂態。以是人皆畏愛之。二十三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補官費。然非其素志也。嘗太息曰。大丈夫生於此時。當以鐵騎五千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長驅逐北。收復河山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課餘。因習中外兵書。每有所得。輒拊几呼快。遂淹通戎畧。庚戌春。新軍事敗。倪映典死焉。廣塵極悼慟。夏六月。由港返東。血淚猶在眼也。君嘗言中國病入膏肓。舍革命正本清源而外。無可醫者。旣見廣塵。因固求入黨。鄉人同志。咸知其賢。鼓掌相慶。君字蹟高古秀勁。諸友爭謂爲岳武穆戚南塘儔也。君笑曰。是寥寥者。寧足道。功業能克肖二公者。方無愧耳。由是定交。情若兄弟。同儻一廬。名曰田野。按同居者二林。而外尙有瘡心仲謀及余。中宵月明。君輒起舞。運劍如飛。人面月



影劍光。交相輝映。其得意可知也。修養既久。亦有雍容敦雅之風。嘗製一印。曰劍膽琴心。每介人入黨。人多願戀家族。輒泣告之曰。余豈不知家族可戀。願中國將亡。何有于家族。毋寧立定主義。於必不可犧牲。必不忍犧牲者。而犧牲之。同胞能無恫乎。假而奮袂繼起。克復神州。快何如耶。凡事祇問當爲不當爲。成敗利鈍。不必計也。今日志士。中道變節者甚多。甚且爲虜所用。逮捕同志。狗彘之不若。至不足齒數。惟賢者亦多因磨折而生厭世之想。吾甚惜之。鄭所南曰。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吾人不可無此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精神也。第一次不成。由第二次而進至十百千萬次。最終必有放大光明之日。吾身亦何憾不親見哉。少定婚。父屢欲爲之完娶。百計婉却之。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援命時耶。縱有花香國色。猶當忍勿顧。况尙未婚。乃自覓苦惱乎。脫有不幸。將焉置此也。庚戌冬。以父命旋梓度歲。君性最愛馬。春風淡蕩。獨偕二三親友。跨馬出郊。角逐爲戲。而閩罕良馬。君擇其最馴。駿號爲龍者騎之。如騎羸狗。揚鞭疾馳。體重力強。馬不能勝。汗下如雨。卸者瞠目咋舌。驚爲天神云。辛亥春。三月初七日。始到東。是時閩人同志。已紛紛赴粵。惟余以病獨留未行。君知旦夕且大舉。喜溢眉宇。但患不及。咎余等胡不以電見招。曰祇作

速來二字。舍間必不見疑。今萬一弗及。不特我無以明非怯。且負生平所學。况事敗良友悉殲。我何以生爲哉。至十七日。余病稍瘳。遂負疾偕君挈軍械六箱以行。舟中讀岳鄂王集。笑顧余曰。武穆在天有靈。鑒吾輩此舉。實式憑之。卽不幸而敗。敗而死。死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殺虜賊。設天奪其魄。胡人盡殲。中國前途。烏可量耶。二十六抵港。二十七早。偕余等入粵。衆見君來。喜不自勝。握手忘言。相視而笑。二十九晚。事發。君偕諸同志馳攻督署。曠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十餘人。及見同志有中鎗死者。益不堪其憤。暗啞跳盪。目眚盡裂。精光如炬。馳彈發鎗。直前摧陷。虜衆如拉朽。身被數十鎗。鮮血流漓。徧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吼聲如雷。敵皆驚潰。卒以飛彈中腦。血湧如注。遂仆。春秋二十五。

### 陳文褒傳

鄒魯

烈士字文褒。以字行。粵之大埔人也。目炯炯有棱。好狂笑。聲震屋瓦。曠呵人。咸辟易之。家貧。初商于惠州。繼商於南洋。得貲。則沽酒結客。旋散去。嘗歸里。買舟溯韓江而上。每食自任烹調。飽酒肉。則乘醉陸行。遇神像輒毀投之。在高陂途中。投其鄉最迷信之神。鄉人得報。數十人操戈逐之。至則旣立中流舟上。狂笑。邑中婦女。髻似船似蓬。笨且陋。相沿久。無

能易者。烈士未三十卽蓄鬚。復高翹之。邑俗純謹。幾無五十以下蓄鬚者。妻厭。勸去之。曰。我厭汝鬚。猶汝厭我鬚。汝能易鬚。我卽去鬚。妻無奈從之。已而妻以衆咻復舊鬚。烈士亦復鬚。卒易其妻之鬚而始去鬚。邑中婦女。自後始有易鬚者。其不羈大抵類此。有所信仰。必求其達。自南洋感受三民主義。投身同盟會後。日夕思酬其志。平居雖放縱不羈。而於國事則異常誠篤。清末。美洲南洋華僑。革命思潮至磅礴。清廷乃派其大臣楊士琦假名撫慰。並重其事。以軍艦送之。實則欲偵黨人而謀防範。且欲攫華僑金錢以供內府。如剛毅之南下者。甫至馬來半島。閩籍富商胡某。廣集所知。開歡迎大會。座甫定。烈士昂然由門直趨前。怒目斥楊曰。滿奴來何爲。豈吸四萬萬內地國民之脂膏猶不足。而必及此別鄉井離骨肉艱難困苦之華僑耶。若云撫慰內地國民。日加殘虐。何有華僑。華僑回國。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滿奴來何爲。速返。勿污乃公刃。全座失色股慄。環向烈士乞哀。烈士大笑曰。犬羊不足食。君輩何懼爲。各人如鳥獸散。楊卽乘軍艦當夜回國。清室盈廷之謀。敗於烈士一斥。人皆壯之。烈士蔑如也。庚戌正月。廣州新軍之役。烈士後期不能與。憾甚。既聞各省同志仍在廣州籌大舉。恐又後。則急歸。事前籌二三事助

大舉費不達。日切齒曰。事成將不與守財虜同中國。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大舉之期。烈士任城外發難之股。是股因子彈未至。不能與攻督署者同時並舉。烈士聞城內鎗聲。急趨入。忘其鎗尙無彈。適遇以篋送彈者至城門。遇遮截。無所投。烈士乃挾其篋。置靖海門外某富者家。揮之曰。可急促同人持鎗至此取彈。毋誤。已乃滿囊彈。衝入城。攻督署。敗。及於難。其遺骸與是役同難諸人共葬黃花崗。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時年三十有奇。兄一。妻一。妾一。子一。其妾日人。蓋烈士數奔走革命。回南洋貧無立錫時。依其當爐賣咖啡以度日者。烈士死。妻在南洋。尙爲措資送之返籍。

鄒魯曰。余與烈士同里。里人多厭其狂。余獨喜其真而與之善。烈士對余亦敬謹有加。及入同盟會。遇同志皆親愛。而於余尤切。凡事皆得可而行。日必過余。每聞戶外步履挾風沙而奔者。必烈士無疑。性無所忌。惟求其信。旣信而行。不知毀譽榮辱艱險。卒本此天真。視死如歸。以徇主義。孔子曰。狂者進取。烈士有焉。無惑乎世人咸以狂目之也。

### 李德山傳

李德山。字澤三。廣西柳州羅城人。孝友嫻睦。得家庭鄉黨之歡。惟家鮮恆產。不能給求學

之資。年十六。乃棄書習技擊之術。恆爲人雪不平。然非徒逞意氣者。每見人有冤抑事。若已有之。義憤勃發。雖舍身弗顧。鄉人咸畏服之。年已長。閱歷多。術乃日精。顧從學者衆。乃設館授徒。君夙憤滿清專制。政治腐敗。早熱心於革命。特以時機未至。故因授徒以延攬同志。爲待時而動計也。嘗謂技擊一道。吾國向有南北二派。各有專長。拳術之外。復有劍術。循序漸精。直通神秘。日本人竊吾緒餘。少變其形式。自謂駕吾國而上之。然終弗吾及。近年二國力士。嘗擇尤比較。彼輒敗衄。衆所共知。特彼國人多尙武精神。習其術者。乃較吾國爲普及。曩者日人戰勝俄國。每短兵相接。咸奏大捷。由是日本柔術。震於世界。乃至吾國學者。亦多舍己從人。而不能考其原委。辨其優劣。良可浩歎。蓋吾國自甲午後。對外着着失敗。國人心理。震於外國物質之文明。於是凡有學藝。亦遂因崇拜而類盲從。視吾國固有之文明。轉鄙棄而不屑道。僕武人也。不敢侈談學術。今但舉關於拳術者言之。吾國技擊家。有點穴之術。以每日十二時推知血脉之行度。某時擊某穴。其人必死。或傷而不死。或目前無恙。數年而後死。而皆於下手時定之。無或爽者。顧傷勢雖劇。欲解救之。亦反手間事。惟必由施術之人。或共師傳者能之。蓋宗派非一。其手術亦非一也。凡此非極

精於生理者不辦。而其源則由於醫學。蓋上古醫術。專用鍼法。按穴而施。其應如響。惟穴位宜極精審。稍有錯誤。關係非小。是以改用湯藥。而此術轉爲技擊家之秘傳。今人多崇尚西醫。以其習於解剖。生理上觀察較精。轉訾中醫爲理想之空談。而沒先哲之絕詣。寧非慎乎。夫西醫固有專長。然泥於形質。而疏於感應傳變之理。卽現在科學多所發明。醫術資以益進。然論其造詣。尙不及中醫所造之精。如日生翳障等證。西醫必用手術。或斷爲不治者。中醫則能以藥愈之。且西醫惟就眼施治。不能治病原。故每有翳障去而復生者。中醫則無慮是。此實經切實比較而得之。非浪舉一二事以爲斷案者。故可爲西醫疏於感應傳變之理之確證。吾意習中醫者。當先研精科學。採其所長。補吾所短。必能爲中國醫學大放光明。今中國醫生。誠多不學無術之輩。然遂因是而薄中醫之學術。而專尙西醫。是猶厭家雞而愛野鶩也。醫學如是。他學可知。羨他人之長。而乃自棄其固有之長。吾殊爲青年惜。技擊雖云小道。然能依法練習。循序漸進。亦足壯民氣而揚國光。倘能由外功而內功。貞之以恆。豈但化弱爲強。且可涵養氣質。則神乎技而進於道矣。又常與學徒演說滿清虐待漢人故事。播種革命思想。由是黨徒漸衆。然力量薄弱。未可有爲也。壬

寅癸卯年間。柳州股匪蔓延。澤三欲聯絡之。冀可乘機而動。時岑春萱督兩廣。乃說東省善堂紳士左麟書。以招撫請。岑卽命左協同澤三赴柳辦理。諸匪首陸阿發等。俱願聽澤三指揮。已就撫。將各股匪改編成軍。澤三方竊自負。候機而動。不意爲官吏所疑。聞有勒令繳械解散消息。澤三乃潛逃歸里。各首領亦復其綠林之態度矣。甲辰春。龍岸紳商議辦民團。公推澤三管帶。土匪相戒不敢侵犯。地方賴以安靖。是年冬。忠字營統領黃忠浩。患土匪猖獗。命澤三設法招撫。澤三應命往。陰說以大義。令入革命黨。而表面陽爲官軍。免爲民害。於是匪首謝源安。歐正光。歐華周等。皆願就撫。黃統領卽委澤三爲先鋒。幫帶未幾。黃統領又聞其隱謀。卽收澤三於獄。數月始出。戊申秋。與同志張鐵臣。陳曉峯等。在柳州創辦樟腦公司。并開華熙客棧。實欲借此爲革命機關。接納志士。賞與同志登鯉里峯。測繪柳州城地圖。以備舉事之用。後又爲官吏所疑。相率遁去。澤三知黨人多在廣州。乃東行。與諸同志聚謀。庚戌春初。粵新軍起事。澤三實與其謀。時藏身廣府學宮。羣治學校。將與同志爲新軍內應。不意新軍一戰而敗。計無所施。清吏搜捕餘黨甚急。澤三乃易服離粵東。抵平南。託迹堪輿。以寄其生涯。兼教拳術。以聯其壯士。彼雖屢遭挫敗。而其氣曾不

少衰。終當一擊以求濟也。未幾。又由平還羅。四月有所運動。又爲吏逮捕下獄。鞠訊時。以酷刑逼供黨羽。終不吐一詞。而獄吏苛求。更暗無天日。後得善堂聯電請保。並本地紳商聯名稟請。始得保釋。而薄產則蕩然盡矣。嗣後鬱鬱家居。同志每相過問。一言及國事。輒慷慨奮發。嘗大言曰。滿奴未滅。何以家爲。一息尙存。志寧少懈。聞者爲之氣壯。辛亥春二月。聞黨人大舉起事。南洋華僑及東洋留學生歸國者。多一時豪俊。已在香港預備一切。喜極。卽欲起程。適劉古香亦以函來。請赴東省協力發難。澤三遂挾貲斧而行。並不以告家人。至粵垣。古香卽引至機關處。與黃興及諸首領相見。皆大悅如舊相識。克強甚倚重之。已約定四月初旬發難。旋以事機洩漏。克強決於三月廿九日舉事。各首領恐倉猝無成。欲中止。克強難之。澤三慨然曰。事已至此。寧有退理。吾此行原不顧成敗。但得死所。便可以對同胞。不幸而敗。吾國四萬萬人。豈能無繼事者。何多慮爲。克強曰。君言正合吾意。卽命領數十人。任攻督署正面。澤三奮身突進。不少畏避。攻入內署。搜張鳴岐不獲。復行殺出。部下有請澤三謀脫身者。澤三曰。今日賊臣不獲。誓不生還。率部下力戰。至高陽里某米店。積米爲壘。因而拒敵。敵軍環攻。戰至次日。敵無如何而死傷甚多。張鳴岐下令縱



火。澤三乃率衆衝出。以槍刀連殺數敵。俄彈中腮部。猶負傷力戰。而敵乃益多。所偕同志。韋絃鈴。章明禮。章煥禮。章義廷。林盛禮等。相繼中彈亡。澤三力盡。遂爲敵所獲。臨刑。監斬吏有惜其輕生之語。則厲聲罵曰。大丈夫爲國捐軀。分內事也。我豈不能致富貴者。特不能如爾輩認賊爲父。不知羞恥耳。慷慨就義。了無怖色。遺骸葬黃花崗。光復後。乃賜恤焉。子三。長先春。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護法軍興。任第三軍司令部混成旅副官。次先英。先岐。尙幼。

## 陳與燊傳

天嘯生

陳與燊。字瘡心。閩之閩縣人。早失恃。父碩儒。循循善誘。君少負氣節。而質樸。敝衣絮服。宴如也。視金錢如濁物。嫻辭令。有逸才。善屬文。過目成誦。動筆如飛。富著述。目空一世。而內外方圓。與物無忤。痛宗邦之淪亡。毅然以國事自任。慕汪精衛之爲人。識者亦以爲其文章學識。不讓精衛也。貌絕奇。色微黑。大口隆準。目光炯炯如電。英氣勃發。人望而敬畏之。年十三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堂。常以規則自繩。並以繩同學。友有過輒面陳。不少恕。善誘誨。其言也觸類旁通。人如飲醇醪。不覺其自醉。每謂所親曰。丈夫處世。當立功業。垂不朽。

不然同草木腐耳。今者外患日迫。國勢危如累卵。肉食烏有遠謀。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吾其興乎。議論明晰。亘數時不倦。同學爲切磋計。立自治會。當選舉時。衆咸仰君才。拈筆臨紙。莫不曰瘡心瘡心云。其見重於人也如此。遇國事必竭力爲之。奔走呼籲。從未嘗以疾病勞苦辭。有時瀏覽書報。見國事亟。便放卷呆坐。問之。則號咷大哭曰。吾生十餘年矣。尙未有一事報國。無怪中國之亡二百餘年於茲也。日俄之役。君憤虜廷柔闇。誤國欲北走燕。有所爲。因事不果。未冠閩人曾以割閩易遼事。開各界全體大會。研商辦法。蒞者多巨紳碩彥。極一時之盛。君觀其所議不盡當。乃於稠人之中挺身而出。聲稱特來貢策。是時君方卒業於小學。人竊以爲黃口談新。不值一唾。嗤之以鼻。君不爲沮。振袂登壇。條陳政畧。無不中肯。因而痛論時局。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冥頑老朽。莫不激揚名因之大噪。尋投入報界。著論立說。鼓盪一時。而報館竟以是封禁。君益憤。有劣紳某私以閩鑛售於法。閩人大譁。開會議拒之。君蒞會。卽首躍壇上。剖辯灑灑。至數千言。繼以痛哭。會衆皆背裂髮指。氣勢倍壯。約亦因而遂廢。閩路紕於欸。不能辦。雖募之南洋。猶不足。君又於會大聲疾呼。洞陳利害。能使閩人視路如切膚。投資者則信任益堅。購股

者則踴躍恐後。君之功也。父既卒。遂以千九百零八年東渡。時年二十一也。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勤苦力學。成績卓著。初君之留東學費。仰於其舅薩鎮冰。其人性怪。特視子弟如遺。畧不顧瞻。獨雅重君。而不知其有飛揚之志也。故月資給之以二十五金。實不足用。君安之。不請益。惟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得償自助焉。以少蓄革命思想。故到東立入黨。然志在必成。初欲姑忍一時之憤。以待學成大舉。是以日惟閉戶讀書。滴酒不能飲。始終未嘗一近女色。或訝其胡乃絕情爾爾。則笑之曰。吾非絕情。特恐情之爲累耳。成事日寧。患無中國之蘇菲亞其人爲吾偶哉。以故研究法理。獨得精奧。至欣然忘食。夢囈猶作誦聲。舉止言笑。率含有法律氣味。或戲呼爲法學者。副其實也。迨至汪黃暗殺案起。君聞精衛被逮。大爲感動。悲不自勝。始思以一擲爲快。庚戌夏。盛宣懷倡假外資。以圖自利。君憤甚。欲往刺之。致書囑暗殺部員方女士云。有機可乘。卽見示。後以事不果行。磨盾草檄。夜闌不休。鄉人同志中所有組織規模。及一切法令。皆倉卒立定。並君之所建也。既能雄辯。有會必與演說。界中推爲巨擘。見有語涉荒謬者。必疾起以厲色折之。然後從容批駁。不遺餘力。雖親舊不稍假。論鋒之銳。無能當者。每當衆論紛紜。會場洶若鼎沸之時。君輒蹶

然起。以最簡明數語解決之。則秩序整然。庚戌夏嘗與諸友擬創一月刊雜誌。鼓吹公義。名曰天聲。君與意洞擔任論說。所作稱最。大有民報精衛漢民之風。未付刊。以事中阻。今春卒業將屆。聞粵東將大舉。與諸友皆謀去。志在決死。欲絕返顧之心。因各悉舉前此積稿焚之。棄售器物。以充路費之不足者。皆先後馳港。君以廣塵命。於二月初十日偕彥功赴台灣林氏處。募得軍需三千元。遂挈以至港。衆以君體素弱。不宜赴行陣。皆力阻其入粵。廣塵鑄三二人阻之。尤力。君不聽。曰。事苟不成。諸君盡死。我義難獨生。倘幸而成。廣州一得。基礎既立。雲捲電掣。天下不足平也。如此盛舉。奈何使我觀壁上耶。卒以三月廿九早偕諸友入粵。事迫時。君與諸友皆力主戰。曰。戰亦死。不戰亦死。天下寧有束手待縛之壯士哉。遂至午後五時許。同擊督署。君奮身爭先。揮彈前撲。當者皆靡。直入署內。大索已徧。寂無張鳴岐蹤影。不堪其憤。疾衝而出。飛彈中左目。血溢如注。身又被創。踣而復起。忍痛死戰。力盡見獲。直供不諱。越數日就義。臨刑不跪。延頸受戮。容色恬然。時年二十四。然已足千古矣。

### 羅仲霍事畧

鐵 厓

烈士諱仲霍。號則君。廣東惠州人。爲人聰秀英毅。幼而岐嶷。弱冠爲郡諸生。然鄙帖括業。習而弗求工。惠濱海隅。歐風東漸。顛蒙日啓。種族畛域。日益宣昭。烈士頓悟公仇。欲張撻伐。適孫逸仙樹義於惠。烈士有所奔走。然終至敗衄。虜吏固不知。烈士亦不懈。然虜權所及。主義難敷。乃南渡英荷諸屬島。聚華僑子弟而提撕焉。積久。學校爭延。烈士本誠懇之心。以發揮民族主義。青年學子。靡不感動。顧烈士以時艱孔亟。而義師屢躓。欲以暗殺攄憤懣。因習炸彈於星海。術旣成。謀北旋。學校生徒。各埠商家。咸來諫阻。竟弗聽。抵香港。適同志入廣州起義。烈士偕往。事敗。爲虜吏所執。將就刑。猶在南海縣署演說革命宗旨。激昂慷慨。視死如歸。虜吏亦爲之動容。烈士年方三十。吾粵人就義於茲役者。當以君爲翹楚矣。

鐵厓曰。烈士北旋時。曾來相訪。聆其言論。心焉敬之。顧猶以爲言行逮者鮮。旣而偕杜鵑遊海濱別墅。飲餼之餘。自言此行實省老母。顧能再南遊否。不可知。余聞之。嘉烈士之孝。而知烈士必能實行其志矣。嗟乎。世有忘親事敵之人。而能舍生取義者哉。

龐雄。廣東吳川人。年未冠。留學東瀛。聞孫中山先生演說革命。極爲感動。遂入同盟會。且以實行革命自任。或規之曰。子來海外留學。爲功名耳。奈何冒險輕生。甘以革命死乎。烈士曰。吾來此求學。固爲國家備用。今中國政府。皆滿州豎子。不顧喪權辱國。內壓漢族。外媚列強。亡無日矣。吾學成有何用處。子以革命爲取死之道。子固不爲革命者。豈獨能免於死乎。人而怕死。則畏首畏尾。無事業可爲。能爲國家死。其死卽爲事業。價值乃重如泰山。勝老死牖下者多矣。且彼滿人能以少數制吾多數者。以操生殺之權耳。吾漢族果人不畏死。區區建虜。又何能爲。然積威之下。受壓已成慣性。非有倡之者。其機未由動。吾輩以敢死倡。卽吾輩之救國矣。成敗奚足論者。庚戌冬。海外民黨。決計返粵舉事。烈士卽踴躍偕歸。事敗被執。清吏鞠之。烈士直認身充革命黨書記。清吏又詰同黨多少人。何人約汝舉事。烈士曰。國中盡人皆是。我之革命。由於心之所信而已。心信則爲之。如徐錫麟。溫生財是也。無所謂約與不約。何謂盡人皆是。卽如張鳴岐。李準及爾等。不過爲利祿所迷。甘作滿清奴隸。設使境遇如我。能保不爲革黨乎。對答如流。言笑自若。清吏訊詞已窮。以其年貌英偉。爲之嘆惜。烈士哈哈大笑曰。我自行吾天職。以救同胞。若夫成敗則天也。

誰無一死。何惜之有。從容就義。若赴樂園。時年二十有一云。

陳可鈞傳

天嘯生

陳可鈞。字希吾。一字少若。閩之侯官人。幼失怙恃。依於賢姊。家世艱難。備嘗艱苦。以故社會情僞。靡不知之。歷歷及長。白晳而矐。目光如水。氣度閒雅。望之若神仙中人。不嗜飲。生平未嘗近女色。長於經濟學。故善理財。處事明敏。思慮精密。性慈愛。聞貧民疾苦呻吟之聲。輒惻然動容。同志多恨僞官吏者。切齒相謂。他日必殺若輩。淨盡。君曰。噫。若輩雖極惡。百死不足蔽辜。顧亦吾同胞也。特家庭失教於前。利祿迷之於後。遂至披猖。不可收拾耳。宜擇其尤者。誅之。餘當令其自新。復其本性。久之。庶趨於善。衆然之。以其仁厚。比之爲佛。顧君外柔內剛。志意甚壯。嘗拊髀嘆息曰。大丈夫當爲國橫屍戰場耳。忠於一姓者。不足效也。故非知交。從不與談國事。或衆論激昂。獨唯唯不置。可否。人以其訥。未之奇也。君退語所親曰。若輩陽作憤懣。欺人也。設握政權。阻撓吾黨行事者。卽此輩矣。與之附和。必誤大局。其持重如此。少肄業。侯官高等小學。人器之。尤與瘡心鑄三善。嘗聯盟驅胡。後隨伯父官秦。入陝西大學肄業。以千九百零五年渡東。入弘文學院普通科。不一月。而有留學

生取締規則事。君憤外人辱我甚。治裝歸。翌年事平。乃復東渡。時年十九也。再入原校。逾二年卒業。赴試第一高等學校。已獲選矣。以驗體格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高等科。研究泰西文學。夜入獨逸語學校。兼習德語。嗣後每年皆赴試第一高等。凡四次。及第者三。均以體弱被黜。蓋君矢志欲進帝國大學工科。然不能躡等。第一高等。必經之階級也。而第一高等最注重體格。故竟徒然也。或勸其赴試他校。可必得。君曰。志嚮已定。未可輕易。朝志此而夕志彼。如歧路之可東可西。染絲之可青可黑。無堅忍性者。吾恥之。庚戌歲。嘗謀赴德求學。不果。愛君者以君體弱。不宜過於戚戚。君長嘆曰。體不健。百不成。吾豈不知。但吾父母早世。孤苦伶仃。千辛萬苦。方得至今日。近絕學費者年餘矣。日夜奔走。債纍纍如山積。雖貧非吾輩所恤。然羈身異域。落魄至此。寧得不憂。聞者罔不悲其遇之阨也。君於瘡心爲族叔。少又同學。故交誼特厚。瘡心於國事有憂喜。必如君所告之。喜則踴躍。憂則對泣。友情之密。管鮑藺廉。不足喻也。比年覩祖國糜爛在卽。悲憤不勝。將繼汪兆銘未竟之志。入燕刺殺載灃。人以其溫藹可親。但目爲長者。而不知其室內盈篋皆炸彈小鎗也。辛亥春得港信。知粵東將大舉。乃於三月初五日離東。越九日抵港。衆以此舉福建傾



黨而來。助費華僑。閩人又居多。皆謂不圖福建有如許好男兒。君曰。吾閩人素以怯懦稱。自有革命新潮以來。吾閩無一死義者。吾輩深滋愧惡。今發憤而起。誓以數十人之血染徧神州。以謝各省同胞。而雪前恥。又勉鄉人曰。事起。我等倘不當先爭死。匪特無以對我明季抗虜之諸先烈。抑亦無以見吾閩助資之華僑也。衆皆願死戰。二十五晚。君偕廣塵意洞鑄三兩蒼諸人先入省。同志多謂虜吏醉生夢死。霹靂一聲。當失魂魄。得廣州指顧間耳。君獨有憂色。曰。彼張李諸姦。雖才能不足。而凶險有餘。語云。螫蠱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既多。良莠非一。誠恐風聲洩漏。彼已防備。亦正堪虞。特吾輩至此。義無反顧。終當冒險行耳。二十九晚。同赴攻督署。君揮彈馳戰。敵應手輒斃。聲撼山嶽。敵管帶金振邦。既爲鑄三所殪。敵兵奪氣。倏忽竄散。殆盡。君偕黃興鑄三踴躍登樓。諸軍鼓噪隨之。搜覓張督。竟無蹤影。乃復殺而出。而李準之兵。已圍數重於署外。君揮彈衝其中堅。敵陣大亂。君亦被多創。血殷衣。猶死戰。力竭被獲。虜吏譏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君勃然大怒。厲聲叱之曰。爾謂此舉爲壯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喚醒同胞。繼志而起。爾等利祿薰心。血液已冷。寧足知此。虜吏見其倔强。遂不敢復問。越日赴市。畧無怯容。言笑自若。

引項就刃而死。時年二十四。四月初一日也。識君者聞之。皆驚嘆曰。希吾端重瘦弱如處子。亦復爲之。士之淺深。未易窺也。君父字心若。生時有盛名。君不忘父。故別字曰少若。至死猶以此供名。可謂能孝矣。君未婚無子。家有兄可敏。及弟可潛。可敏性情意態。皆與君逼肖。可潛嘗以煙臺海軍卒業生留學英國。愛國情殷。竟不計己身利害。竊取秘密軍書。事覺。被驅回國。聞者稱爲難兄難弟云。

### 饒輔廷事畧

丘哲

烈士諱可權。字競夫。一字輔廷。廣東梅縣人。秉性誠篤。任事果毅。少失怙恃。賴兄教養成。立讀書能自悟新理。每以帖括爲恥。雅好專門學。及後爲歐美風潮激盪。知祖國革新事業。不容一日緩。嘗言曰。學問以人格而立。教育竄敗。人格委靡之國。決難插足。競爭旋渦中。丙午歲乞兄資助。肄業上海中國公學。庚戌畢業。旋里。充高等小學教師。循循善誘。然國家種族思想。時溢言表。是歲十二月與溫慧玉女士結婚。明年二月革命黨結秘密社於羊城。伺機舉義。是秋清吏偵知。防範綦嚴。城內房屋搜查益密。以故無眷屬者不能僦屋而居。烈士聞知之。卽挈女士往。與哲同住於謝恩里。調度部長姚雨平。陳競公。多在彼

處商議要事。秘密機關。多所掩護焉。同志又以其誠懇可信。俾轄糧臺任。影響較大。遂被清吏察覺。三月廿九日。攻督署之際。被捕。研訊數次。施以慘刑。烈士堅不吐實。且責以大義。清吏赧然。遂於四月初八日就義。年三十一。女士猝遇變故。誓殉夫。友人勸之歸。憂鬱多病。數月嘔血而死。嗣子蘭芳。現留學日本。

陳更新傳

天嘯生

陳更新。字鑄三。一字耿星。年二十二。福建福州侯官人。早失恃怙。終鮮兄弟。孑然一身。勞無所依。艱辛歷盡。生而岐嶷。少有志操。讀書穎慧如素習。過目不忘。美丰姿。齒白如玉。眉翠入畫。目有精光。身輕如葉。履險蹈危。趨捷如風。負殊力。尤善擊劍。精馬術。兼能鎗。發無不中。驍勇絕人。善言笑。多智畧。意氣縱橫。好談論軍國大事。性好清潔。神彩奕奕。風度翩翩。玉樹臨風。不啻也。爲人抗邁。英武。嘗自比吳桓王。或戲之曰。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跡伯符。敗亦不失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君大笑。年十一。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與瘡心希吾共筆硯。雅相契重。久之。遂成刎頸交。瘡心諸人。皆閩中一時傑出者也。其穎敏絕人。見者莫不嗟異。而陳乃能駕而上之。學冠羣英。試必第一。論齒則陳最穉也。人目爲神童。

焉。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及揚州江陰諸記。則涕淚交流。憤不欲生。於是民族思想。深印入腦。無一日忘。後又讀盧梭民約論等各種新學說。遂恍然悟平等自由之義。專制病民之非。由是立志改革。然以儀節自持。未嘗放縱。但密與瘡心。希吾歆血。指心泣而相誓曰。我輩所志。君若不爲。我當殺君。我若不爲。君當殺我。宗旨既定。盟誓既立。海枯石爛無改也。年十六。以全班第一卒業。尋卽渡東。入九段體育會。晝則學馬術。習步操。夜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言文。終日營營。畧無倦色。不數月。操日語嫻熟自由。如久居者。是雖其聰明天資之由。抑亦堅苦奮勵之所致也。卒業後。以學資不繼。弗克再入他種學校。君深憾焉。不得已。乃旋閩。在城南某小學堂授數學及體操。以此二者。陳所最擅長也。執教鞭者僅一年。而陳年十八矣。深知非計。乃棄之而趨長門。入礮術學校。課復冠絕當時。父老器之。君少定婚。女既及笄。岳家敦促殊亟。十九歲。乃請假旋里迎娶焉。成禮之後。琴瑟甚篤。踰年舉一子。秀穎有父風。陳甚愛憐之。二十一歲。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復旋閩。所如不偶。聞者咸爲太息。某體育會知陳才藝。聘爲教授。居數月。陳以不能展其平生懷抱。恒鬱鬱不樂。遂於辛亥春訪友於廣西桂林。將謀一相當位置。迨至三月。迄

未就也。是時瘡心既到香港。見事大有可爲。乃電速陳來。陳大喜。因偕某友買舟赴焉。舟中顧謂友曰。余結褵三年。婦甚賢淑。能與余同艱苦。蓬茅甘心。藜藿不怨。家雖蕭條。沽酒對酌。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不幸。若膝下無兒者。婦必以死殉。我今兒在襁褓中。求死不可得也。而家赤貧無立錫地。雖有戚好人情澆薄。自古已然。况當此末俗哉。嗟呼。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托之誰乎。語畢。容顏慘然。淚落如豆。襟袖盡濕。友亦爲之心酸。相對飲泣。良久。既而陳躍起曰。大丈夫臨事。視死如歸。寧作尋常兒女態耶。但求使天下同胞。知吾輩今日一片心耳。前仆後繼。絡繹不絕。則黯黯神州。庶有光明之一日也。因而破涕爲笑。抵港後。見生平摯友。殆已畢至。肝膽相照。喜可知也。日惟磨羣擦掌。以待戰期。三月二十九早。偕瘡心諸友入省。午後四時許。同赴轟攻督署。陳奮勇爭先。槍子彈丸。發無不中。斃哨弁一。兵勇十餘人。官軍望而辟易。所向披靡。廣慶靖庵。郁莊元棟。既陣亡。陳與意洞。瘡心子明。希吾諸人。直入署內。搜索既徧。不見張督。乃復殺而出。呼聲動天。陳目明手捷。雖力殺多人。血濺遍體。而身不被大創。既而諸人或被衝散。或被擒獲。傷亡略盡。而陳猶孤身獨戰。官軍不敢近。至四月初三日。既三晝夜。不眠無食。目紅如血。徒以憤

填胸臆。怒火如焚。猶欲作荊蟲。官軍望陳服裝殊異。斷髮輕鞵。知爲首領。環之數匝。陳彈盡矢窮。奮身疾戰。神疲力盡。始見獲。官吏見爲美少年。謂之曰。子齒尙穉。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陳厲聲曰。吾起義。所以破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爾輩鼠耳。寧知大義。身旣見獲。其速死我。於是乃赴市死。神色自若。仰天大笑。傍若無人。遂延頸飲刃而死。觀者咸爲垂涕。

程良烈士列傳并贊

張根仁

程良者。安徽懷遠縣人也。其父萬彭。性任俠。好爲鄉里排難解紛。不避權貴。里中舊習。競恃閥閱。搢紳之家。遇有侵陵孤弱。萬彭時與之忤。動駭羣衆。初。清提督李君紹武。左宗棠。郭寶昌之部將也。以善戰名。老而無子。素與萬彭有葭莖誼。值其年少。愛育之。兼祧以爲己子。後爲李族所擠。程乃自立門戶。良兄早殤。良居次。其弟曰傑。良少時。通達文史。膂力過人。年十九。肄業皖垣陸軍小學。又三年。由倪映典。鄭贊臣。介紹入同盟會。始悟國家種族大義。當此之時。趙聲統三十三標。駐金陵。良爲部屬。正目。趙時率操明陵。演繹革命真諦。良素誠樸。爲之感泣。次年。清總督端方囚孫毓筠於狴犴。趙聲因之南走粵。柏文蔚北

走胡。良卽往粵覓趙。充下級軍官。明年返皖。與熊承基圖謀。兵敗安慶。范壽山薛明甫死之。次年。良復返寧。與宋豫琳相誓。同死粵垣。隨之而去。吳陽谷向余言曰。程良必死。余曰。其爲人也忠勇。吳曰。不止此。眞義士也。辛亥二月。宋教仁胡漢民黃興趙聲鄒魯諸公。潛集省港。豫琳先至粵垣馬鞍街立機關部。入虎狼穴。良爲之從。往返港粵。傳遞機宜。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宋部署各部。卽同莫雲飛繼鵬等。憑陵華寧里北約屋壁。鎗擊清兵。戰至日暮。宋見尸骸狼籍。民軍大挫。急呼程良。下墻壁死戰。良托鎗入重圍。撞刺衛兵。扑之地。再斃數人。退歸報命。警兵追呼。又斃之。如入無人之境。血殷襟袖。宋知大勢已去。驚謂良曰。吾不可爲不義屈。又何生爲。汝可去也。良曰。與君同來。不能忍去。須臾彈盡。均被逮。清提督李準。嚴刑訊鞫。良大罵曰。吾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良不答。問其姓氏里居。亦不答。當日所謂啞黨人之就義者。卽此人也。死之時。年二十八。無子。其弟傑。民國七年。從余南下。汕頭之役。傑死戰北軍。俠骨同根。有乃兄氣節。時向余請表。亡兄遺蹟曰。非先生不能旌闡潛德。事隔四年。疊承鄒君魯敦促。始脫此稿。一日摩挲十二回。幾不知涕泗之橫流也。

張根仁曰。程良少年時。由其婢榮蘭抱立余舍。天真爛熳。里中所謂呆公子也。冠年從軍。志在家國。許健侯死。生與共。允踐前言。比之。事前炎炎。事敗反目。背義事仇。傾害同志。甚至小臨利害。轉眼不相識。落陷阱不引救。而下石者。皆是也。聞程良之風。可以愧矣。

### 馮超驥傳

天嘯生

馮超驥。字雨蒼。一作郁莊。初名敬。其先閩之延平南平人。後徙侯官。世以武功顯。君狀貌魁偉。目瞬如電。善騎好獵。力能禦奔馬。蓋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幼不羈。好與羣兒戲於曠野。編成軍隊。已則揮刀指揮。如大將狀。音聲宏亮。氣象凜如。進退可觀。福州駐防旗丁二百餘年。橫恣如一日。經其地者。輒遭侮辱。人雖恨之刺骨。而畏不敢較。君每聞其事。則憤火填胸。誓爲報復。一日。伺其悍酋數人出。君部勒羣兒。一鼓擒之。曳至大澤之中。毆之幾斃。由是俠名聞遐邇。爲衆所景仰焉。讀書絕慧。善屬文。長篇鉅製。倚馬可待。書法奇崛。如其人。十餘歲入邑庠。父老歎羨曰。是兒早慧。舉止不凡。他日必成重器。會庚子之亂。國勢岌岌。而國人尙冥頑如故。酣嬉自若。君獨投筆嘆曰。昂藏七尺軀。生此國破家亡之日。當赴戰場。執銳殺敵。其幸立馬崑崙。揚國威武。不幸玉碎。亦固男兒事也。何能啣晤作辱書。



生酸腐態。坐待爲奴乎。自是絕意仕進。不講舉業。惟欲學武。弱冠負笈游金陵。入南洋水師學堂。習海軍。於時風氣初開。一知半解之徒。輒以識時務自命。南京水陸師學生。多如鸚鵡學言。高談革命。實則於學理時勢。茫然十不知一。惟爲新潮流所激刺。似不談革命不得謂文明也。君大憤痛。對衆責數曰。革命乃誅殘伐罪。救民水火之謂。湯武是也。今日中國。誠非此莫救。諸君果有志者。但當蓄之於心。待時而動。奈何視同兒戲。以此爲口頭禪乎。是時趙聲亦肄業於陸師。聞君名。亟訪之。一見語合。結友而去。君在校未卒業。以病旋閩。爲人方雅正直。和霽可觀。人咸樂與交遊。因益知名。馳驅國事。不憚艱苦。經理繁務。輒井井有條。家貧事親孝。早娶。夫人明大義。能與君共艱難。衣食敝陋。不以爲戚。甚至日不舉火。而意泊如也。友人見君生涯日落。咸代爲憂。而君殊坦然。言笑如恒。體貌且益壯。顧其涵養之深如此。嘗語人曰。貧何足爲吾輩病。彼宋武帝明太祖諸人。豈非尺土不階。而絕無聊賴者哉。嗣偕鑄三趨閩口長門。入要塞砲術學校。試輒裒然高列。與鑄三互相切磋。砥行勵學。夙夜精勤。聲譽益華。卒業後。並轡入燕。經部試。鑄三列第一。君列第四。皆得協軍校。復旋閩。或言舉人軍校。等是僞號。君何獨棄舉人。而取軍校乎。君曰。是自有故。

舉人而仕。祇作文官。弄刀筆耳。軍校雖小。可望爲將。一旦軍權在握。要使逆胡匹馬不還也。僞號之受。非不滋愧。顧納履之恥。胯下之辱。古賢尙復爲之。吾何人斯。敢不隱忍而謀遠大乎。旋就職於閩口砲臺。才大位卑。不克有爲。深引爲恨。辛亥春。聞粵東將舉事。同志諸友聯袂而去者。踵相接也。意洞回閩。拐募同志。趣君同往。時君母卒已久。父病甚。頗躊躇不能決。意洞以其情關父子。不敢強。既而君奮然起曰。吾意決矣。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愛父之心。何嘗不百倍於常人。顧此時當捨私從公。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而終爲亡國奴也。入與父別。父曰。兒第去爲國努力。勿以吾爲念。君泣不能仰視。又與妻別。妻曰。君趣去。萬一不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妾當投繯相從於地下。君曰。此決不可。家中有老病之父。下有穉弟。我死罪已不可追。卿若復爾。則仰事俯育。託之誰乎。遂涕泣而別。君行後。父疾頓革。中途聞父凶耗。一慟幾絕。嘔血盈盂。擊几言曰。父死我定不生。此去卽幸而捷。事成之後。吾必自刎以謝吾父也。由是動止如恒。不復哭矣。抵港則諸同志多舊友。相見甚歡。三月廿五晚。君偕廣塵。意洞。希吾鑄。三諸人先入省。廿八早復以事旋港。廿九早又偕子明。瘡心鑄。三諸人入省。會於省城吳公館。其晚同赴轟攻。

督署。君奮身搏戰。舉彈拋擲。聲震如雷。短兵裁接。敵皆散走。直入署內。徧索無張。鳴岐蹤影。復殺而出。署外水師兵圍之數重。君縱彈橫掃。敵陣崩亂。君創血傾溢。猶左彈右槍力戰。剎那間身被十餘創。尙挺立握槍而顫。面又被一創。驀然遂仆。蓋君固蓄死志。故搏戰尤烈也。時年三十有二云。

## 李雁南傳

李雁南。名羣。粵之開平人。幼失恃。伶仃孤苦。鞠於寡母。長尤窶。爲人沈毅寡言。而實蘊斲。地不羈氣概。既窘於養母資。迺遂蹈馬武王常之覆轍。觸文網者數。常得自脫。而名益噪。逮益亟。因逸香港。吏弗得。則火其室。母妻胥流離失所。逾年卒遇。先是興中會舉事廣州。雖敗。然民族潮流。澎湃香港。李棲遲其間。頓悟漢滿畛域。欲振種族沉淪。顧喧囂者多。而機關部莫克悉。李終以孤行其意之非計也。跡三合會而虱身焉。三合會者。明遺民所創。以光復爲旨。顧浸久。稍有龐雜者。悖港憲。李遂挈母妻南渡。寓檳榔嶼。介薛南君。就正孫逸仙。既聞進行方略。志益堅銳。顧經濟梗塞。迺偕張某之緬。有所拊擋。卒弗得。於是嘆曰。毛羽未豐。奚自高飛。僕僕風塵。希得有魯肅者。指困舉大事。猶夸父追日。咸池耳。則讀

貨殖。斬自植。越數載。厖足給。對於持籌握算餘。偕故人作燕市悲歌。見者怪之。李自若也。庚戌冬。其同志醫聚香港。李聞之。則大喜。携妻女北旋。蓋李居緬母既亡矣。辛亥三月。卅九。偕入廣。攻督署。中彈被獲。問官詢其顛末。李慷慨直陳平生宗旨。因嘆曰。恨吾身被二創。不復能戰。雖然。自今以往。不數年中國必亡國。百年必亡種。雖生何益。問官反駁。李曰。此爾輩甘爲奴隸之言。詎足撓吾輩心。言畢。卽求速死。清吏命警兵以槍斃之。李蹶然起。自赴營內空地。告警兵曰。請用槍從口擊下。言畢。卽大張口飲彈而死。嗚呼烈矣。

### 劉元棟傳

天嘯生

劉鍾羣。字元棟。閩之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風儀修偉。志意廓然。目四射有光。多膂力。有胆畧。善技擊。勇猛冠一時。顧白皙灑脫。靄然可親。天性任俠。急人之急。重金不靳。見不平事。則怒皆欲裂。拍案而起。必使屈者得直乃已。革命之志。蓄已十年。事無難易。輒以身先。讀書通大畧。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每讀史至班超蘇烈傳。輒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與人論史。識解超然。嘗言魏武帝擊烏桓。斬蹋頓。降虜二十餘萬。功高一世。吾愛之。敬之。而不願效之也。今者國事方殷。生民塗炭。吾人當以聖賢之心。行英雄之事。不爾必啓

爭端。一蹈洪楊故轍。大事去矣。聞者莫不肅然起敬。廣交游。能折節下士。嘗單身入荒僻地。運動會黨。不避艱險。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家以日貧。殊不介意。因是爲豪客所歸。稱之曰慷慨劉先生。名大噪。雖販夫傭兒皆知之。日俄戰後。割閩易遼之說起。君泣數日不食。潛入山。號召所部。痛哭聲嘶。曉以大義。謀獨立。殺虜吏。仰天矢曰。但爲之。苟不成。刀鉅斧鉞。歸予一人。衆未集。事已洩。禍將發。人皆惶惶失措。君獨凝然不動聲色。乃偕逸。倉卒莫名一文。沿途絕食。脫衣付典。市餅餌。以餉諸人。身自饑寒。弗恤也。事寢。旋省。深以不學爲憾。乃入普通學堂肄業。未幾以事罷學歸。遂獻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烟救火。雖焦頭爛額。拮手拘足。苟有小補於同胞。無不爲之。南臺者閩之商賈輻輳地。多火災。大吏以其在城外。危不及己也。漠視之。每有警。輒藉詞防亂。立命閉城。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南臺故多豪商。因是大憤。羣起謀自救之術。集資立消防會。以備急。以君義。推爲會長。君毅然任之。因蒞會經理一切。有急則立督多人馳援。身自縱橫烟火之裏。神至堅定。焰燒身勿顧也。卒賴其力。倏忽以熄。人咸德之。誦不絕口。生平視友如手足。友有難。則蹙額竭力爲之營救。意洞瘡心。諸人皆與君爲莫逆交。得暇則手不釋書。凡政學軍畧。無所

不覺。意性朗悟。一過輒了其大旨。顧苟有疑。必以質人。競競然若惟患時日之或逝者。衆歎不及。又研究暗殺術。善鎗銃。庚戌秋。嘗欲殺一公仇。嗣以仇家遠遁。遂不果。深引爲憾。既好養士。飲食起居。皆與共。劇傑剽客。咸出其門。君恩威並用。涕泣戒之。不可爲不義。犯之者立以法從事。婉轉譬喻。以時局大勢。教之以義。勵之以武。衆化其德。隨君周旋。願同生死。辛亥春。意洞旋梓。招募同志。君喜不自勝。謂意洞曰。吾黨亦有今日耶。予所部皆能明大義。必可用。當率以往。因謂其曹曰。時至矣。予將以死報國。願從者從。不願者聽之。衆皆泣曰。先生死。某等何敢生。誓相隨作雄鬼。蹈湯赴火。唯先生命。君喜曰。今日乃見諸子之心。元棟雖死。亦無憾矣。顧衆多。恐駭人耳目。乃分爲二。自率一部。偕意洞郁莊先去。所餘則囑肩宇任之。挈往。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人之猛士。皆君與任之所部也。三月廿八日。始皆到集。君諭之曰。此地去家千里。退不可歸。中國興亡。在此一戰。諸子勉之。衆皆踴躍。氣衝牛斗。惟欲速發。戰時衝堅陷陣。罔不以一當百。卒與君並傳不朽。不亦休乎。二十九早。君偕諸友入粵垣。午後事起。君與靖菴爲軍鋒。列最先。靖菴林尹民字。貌偉麗。負文武材畧。與君皆號萬人敵。意洞瘡心希吾。皆溫文。廣塵子明鑄。三郁莊肩宇。雖皆以雄烈著。

稱然猶未及二君之絕倫逸羣也。既戰。君吼怒猛撲。所向摧破。敵呼爲軍神。望而却走。鏖戰方酣。額忽被鎗。遽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之。立其旁者。適係其摯友。見狀大痛。乃昇置之路側。君猶示以悔。指揮之去。若以爲死。吾志也。不足悲。趣去圖大事。勿念吾也。移時而絕。春秋卅七。凶問到閩。哭聲滿野。君無子。寡妻外。尙有寡孀。寡嫂。皆恃君以生者。慘哉。然而君不朽矣。

## 林脩明傳

林烈士脩明。字德昭。粵之蕉嶺縣人也。體格魁梧。性情誠篤。不苟言笑。君之父雲軒。爲南洋僑商。積資鉅萬。君生長富豪家。而絕無紈袴習氣。時南洋華僑團體散漫。恒受侮於外人。君每有感觸。輒義憤填膺。莫能安處。慨然回國。受業於同鄉林岳東先生之門。先生爲蕉嶺耆宿。道德學問。邑人所共欽仰。設館講學。從者甚衆。君已得所宗依。學乃日進。平日處朋友間。樸實和易。虛懷若谷。朋友亦咸愛重之。時值清季。政治窳敗。國勢日非。君因在南洋受外侮刺激。亟望吾國能振國威。一雪恥辱。見政府如此。更爲傷心。知非實行改革。萬難振興。惟自顧學識尙淺。不足舉大事。聞日本文化發達。乃負笈東游。欲吸收進化的

學術。以備將來建設之作用。在校注重體育。研精科學。歷數年。畢業旋里。卽從事於革命運動。嗣應蕉嶺中學及松口公學之聘。擔任教席。居恆輒以革新事業勸勉同事。學生被其感動。能盡力於革命者尤多。蓋君已決心犧牲一切。專以革命爲志事矣。會國中政府親貴用事。貪婪無厭。徒欲假立憲以欺國民。因之革命風潮。躍躍欲動。辛亥春。聞黃克強趙聲等諸鉅子。在粵密謀起事。君惟恐坐失機會。乃急辭教職。遄赴省垣。與同志多所擘畫。三月廿九日之役。君隨克強入攻督署。力戰而死。知其身世者。莫不爲之惋惜。謂不意其激烈之至於斯也。妻黃氏。性淑慧。能守志撫孤。子一名捷忠。現肄業邑中五全高等小學。天資英邁。意態不凡。識者多以大器期之云。

### 劉六符傳

天嘯生

劉六符。一名鋒。字肩宇。閩之連江人。父孝廉。邃醫學。有聲。生六子。君其季也。故字之曰六符。諸兄俱邑諸生。行循謹。鄉黨稱善士。獨君少而任氣。好武。以倜儻不羈名。英姿軒爽。目光如炬。精拳勇。善劍術。學於其友周某。周固以勇俠名震八閩者也。君已盡傳其術。悲歌慷慨。有燕趙風。性耽酒。好奇節。天懷坦直。不近女色。酒酣輒起舞。低昂中節。而人莫之知。



也。方就傅時。聞人說漢高明祖故事。憤然曰。劉季險詐。元璋殘忍。雖有誅秦驅元之功。皆不足學。當學聖賢而英雄者耳。讀書警悟絕人。曉暢戎畧。好談兵。意氣豪邁。不可一世。初入閩縣小學堂肄業。漸知時局。仰天嘆曰。吾族不武。內外交侵。非鐵血無以自振。顧無學術。鐵血胡爲者。於是投考福州武備學堂。及保定陸軍學堂。皆不得入。父母諸兄。又相繼卒。兄子亦殞亡。僅存寡嫂侄女。家窘甚。嫂薄有奩貲。君不忍苦其嫂也。盡其家之所有。以與嫂。而自食其力。或累日不食。單衣走風雪中。絕不作凍餒可憐色。知交有周之者。非所喜。輒拒弗受也。偶得錢。卽沽飲。囊罄乃已。或誠曰。今日飫矣。若明日何。君瞋目叱曰。六符啜水亦可活。寧患飢哉。醉輒痛斥時政。或環走斗室中。呼曰。中國欲自強。必先清其源。非是終亡耳。聞者輒以妄人目之。相戒不敢近。坐是交益寡。踽踽獨行。而志不少挫。愈以杯中物爲知己矣。偶步西湖。見山川之明秀。景物之幽淒。酌酒自勞。愴然有感。乃爲文以歌之。名曰熱嘯。熱嘯者熱血蘊於中。不得洩。而以嘯出之也。其旨約。其詞直。其志壯。時人方之屈子之離騷。久之益貧困無聊。授徒自給。嗣考入官立法政學堂。會講武堂第三期招生。君欲習武。則棄法政而入講武。未幾講武以經費支絀停辦。不得已乃復就法政。既卒。

業志終在武將謀入陸軍部不果。因念但得從戎。卽身儕卒伍。亦可應機。遂所欲爲。庚戌秋。乃北入燕。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又以外省人見擯。君大悲憤。返過鄂。止於其友薇蓀家。友設席款之。以其善飲。命侍者以巨觥進。君起謝曰。僕久以酒狂名。卮酒安足辭。顧自以志在爲國竭命。誠恐或以酒敗吾事。曩已於知己前誓戒之。今斷飲已匝月矣。負君盛意。幸恕之。薇蓀贊嘆曰。果哉。君之絕飲也。以此臨事。何事不成。雖然。以君量。何至逕醉。君拍座唵曰。十觴亦不醉。痛飲非其時。乃罷。適聞閩新軍砲營募兵。君大喜。謀歸。臨行見案頭有血史一卷。畧一按閱。釋書朗誦文信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逕別去。旣抵閩。遂入營操練外。兼服挑水等役。怡然忘苦。與士卒雜處。懷之以德。盡得其歡心。乃從容說之曰。軍人之貴。今日立國者之所同認。蓋以國家安危。人民榮辱之所繫也。是故軍人之責在於衛國保民。大義所在。死生以之。諸君若不厭聽吾言。請暢談中外史畧。以破寂如何。衆頷之。自是日以愛國敢死等故事。潛喻而默化之。談國史至外族盜國之際。則神志激昂。淚流被面。衆亦泣不可仰。全營師之。今春以馬躓傷臂。因創劇退伍。就醫。士卒皆依依不捨。有失聲者。辛亥三月。廣州將大舉。鄉人自粵招之。不待創愈。倉猝

就道。以三月廿八日抵港。翌晨偕諸友入粵垣。午後同攻督署。君鼓勇直前。殺敵無數。搜張鳴岐不見。乃復殺出。敵援至。圍之數重。君力戰被創。力盡見獲。報載劉枕玉者是也。第三日與瘡心鑄三同時遇害。臨刑皆不跪。屍亦不仆。其不屈之氣爲之歎。時君年二十有五。聞其死者。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悼惜云。

李炳輝傳

李炳輝。又名祖奎。別號路得士。廣東肇慶人也。性敦厚。以孝稱。念處此交通世界。謀社會事業。宜識英文。因隨人到南洋大霹靂埠。就教會所設學校而學焉。次年又由校送麻六甲某校肄業。並得研究教理。遂爲耶穌教徒。旋分發星加坡英長老會教堂。從事傳道。歷任石叻日里諸埠教務。成績卓著。商民信服。君雖羈身域外。而關心祖國。聞羅仲霍在南洋運動革命。君聞其演說。愛國熱血。至涌不禁。遂因蕭錦蘭介紹入同盟會。向之一心宣傳教務者。至是更熱心宣傳黨務。華僑信從革命者。益蓬勃而不可遏矣。辛亥春。黨中決定由廣東大舉熱心革命者。無不踴躍願從。君亦偕至香港。其母聞之。以書促其回家。且以誕辰宜歸爲言。君復書云。有機密公事在身。今未暇回。詳情容成功後稟報。免有泄漏。

末附以詩云。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誤烏私。嗚呼。此寥寥數句。而摯性決心。俱可見矣。至三月廿九日。隨黃興入攻督署。力戰而死。遺骸與諸烈士並葬黃花崗。事後由民黨築場立表。馨香禱祀。垂諸無窮。君父諱善昌。母氏聶。俱老壽。妻劉氏。子一名坤。

### 李文楷傳

李文楷。名芬。廣東清遠縣人。髫齡授經。粗通典籍。壯隨季父經商粵垣。爲人豪邁不羈。尤喜結納。而酷嗜施耐菴水滸。或詰之。則以慕草澤英雄卓立故。後家道中落。故操印刷業。己酉。就役星洲晨報。庚戌冬。黨人謀大舉。李聞之。撫髀笑曰。吾致志祖國之時。機至矣。遂束裝偕羅坤北旋。臨行。其黨設餞筵於酒樓。爲李君壯行色。酒酣。李君起與同志握手話別。慨然曰。此爲吾與諸君最後之相見乎。淚隨聲下。聞者黯然。既又曰。今日祖國風雲日急。一日。君等皆漢族男兒。幸勿自棄乎。斯時舉座踴之。蓋李之心。早置七尺軀於槍林彈雨中矣。明年。廣州事起。李偕衆人奮勇前進。與清軍巷戰。至一小時之久。斃敵數十人。李身中數彈。猶奮力直前。血流如注。遍體赤紅。卒以傷重仆地而死。行年二十有五云。

李晚傳

李晚。一名晚發。字晚君。雲浮縣路心村人也。貌豐腴而性峭直。每厚自期許。童時嘗憤差吏貪橫。騷擾鄉閭。謂吾他日當掃除此輩爲民害者。父老聞而奇之。顧家貧。早歲輟學。從事耕鑿。成年後。不甘蠖屈田間。乃出香港習車衣業。以是得與開通之士近。始悉漢人蜷伏於滿人勢力圈下之患害。每談國事。輒熱血潮湧。鬚髮戟張。聞南洋多革命黨機關。卽輟業出洋。請願入黨。矢志實行。入吉隆埠中國青年會。遇社會公益事。無不力助。光緒二十五年。偕同志數人返粵。租借本邑腰古墟汛地前民房。爲諸同志憩息之地。事聞於官。將捕治之。幸得消息。不至被逮。遂復出南洋。宣統三年二月。從黃興至港。組織機關。謀入粵省發難。本欲於四月初旬起事。不意事機洩漏。廿八晚。警吏已着手搜捕。有某機關分部被破。同事被捕者數人。黃興主張速行發難。斯時諸路同人意見不一。多欲解散以待再舉者。黃興持不可。君亦力贊其議。謂吾輩此行。早置生命不顧。任其事而怕死。非夫也。今明知無濟。祇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爲犧牲。庶足以振聳發聵。使國民皆知救國之義務。而共表同情。其收效正不在遠。遂於廿九日申刻同攻督署。力戰而殉。爲七十二

烈士之一。古人謂死有重於泰山者。其此之謂歟。君年方三十八歲。有志未竟。論者惜之。迨九月十九日。黨人在武昌發難。革命竟成。廣東亦於是月光復。相距不出六閱月。謂非由諸烈士之浩氣英風所感召而致者乎。又胡得以一時失敗少之耶。遺骸合葬黃花崗。有寡妻區氏。嗣子可滔。尙幼讀。聞其族人爲立專祠於腰古墟。以留紀念。亦可風已。

### 周 增 傳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有周增者。字能益。世居梅縣之松口堡。性剛果。膂力過人。善技擊之術。年十五。棄學爲商。隨父營木廠。常以採辦材木故。往返閩粵之汀漳潮嘉間。結識各屬之洪門豪士甚多。民國紀元前戊申。梁鳴九謝良牧姚雨平等。在松口設立同盟會機關部。謀革命之進行。烈士乃投身入會。効力奔走。艱辛險阻。無不備嘗。辛亥三月。廣州之役。良牧向統籌部認集敢死士三十餘人。自爲一隊。卽當時所稱選鋒者。烈士與焉。全隊到廣州後。分駐天香街三眼井。候令舉事。廿九日晨。因經理員饒輔廷事洩。清吏大索黨人。有滿城鳳雨之狀。同志到三眼井。陰告之。囑暫避。烈士以屋中多貯炸彈手槍。思守護不肯去。未幾敵卒果至。遂與黃克強部下八人。併力抗拒。力盡被執。無一免者。是夕諸同

志園攻督署事敗。乃遇害。年僅二十。

郭繼梅余東雄合傳

競 爭

郭烈士繼梅。增城人。尙新之孫。瓊之子也。生於南洋吡叻務邊埠。母早喪。烈士性聰穎異。常自幼就傳習英文。後就埧羅育才學堂。中英文字。均明大畧。稍長。回里。每靜談。必述革命說。意甚傾慕。知者咸異之。庚戌夏。復南遊。慨然入同盟會。是歲冬。父爲之訂婚丘氏女。蓋冀戀愛心可奪其愛國心也。烈士曰。男兒有志未遂。何以家爲。戚友協勸。始勉強迎歸。辛亥正月。黨謀定。還粵舉事。瀕行。慰其妻曰。我悞卿矣。此行成敗不可知。願毋我念。倘有不測。幸卿爲我盡孝可矣。正月二十九。偕余君東雄返省。三月二十九。隨何君克夫。受克強先生命。炸清督署。冒險爭先。不少畏怯。事敗。偕何君克夫退至大南門內。彈炸俱無。慘被戕害。嗚乎痛哉。可憐拱北樓邊血。猶是深閨夢裏人。然君定無悔也。是役雙門底發炸。彈斃防勇八人者。卽此君也。同行脫難者。無不稱烈士之勇敢。時年十有九歲。

余東雄。南海佛山人。吡叻巨商廣晉君次子也。母何氏。兄東祐。現爲佛山同盟會幹事。少失怙。有孝思。自幼聰穎絕倫。寡言笑。貌好如處女。初學英文。彼稍習中學。與郭君寶榮。郭

烈士繼梅。比鄰共習拳術。屢與二君登山射獵。鎗無虛發。嘗有由國內新到埠者。不諳土語。爲土人所欺。烈士挺身斥之。蓋其愛種愛國之心。有天然者。嫡堂兄某。叱叻著名巨商也。烈士遇經濟困難。有友勸其登門借貸者。則曰。人貴自立。吾輩豈搖尾乞憐者。年十五。聞郭君應章有革命黨名。訝之。後得悉宗旨。乃與二君要求應章爲介紹。入同盟會。應章知三人志堅。允之。後屢欲謀暗殺。奈素未一回祖國。不諳中國情形。及庚歲冬。應章出檳城。會孫黃趙諸公。知國中民黨將有大舉。以告三君。三君力求應章修書介紹回國。應章君初不允。蓋二烈士皆鮮兄弟。若有不測。不獨傷烈士親心。且關係嗣續非輕。嗣求之再四。應章君見其志不移。允之。將成行。而寶榮一病不起。二烈士灑淚握其手。寶榮嘆曰。本欲與二兄同心救國。奈天不假年。不遂吾志。二兄好自爲之。一慟而絕。二烈士揮淚視殮。痛若骨肉。乃于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同繼梅由叻回國。母不知也。抵省。居九如坊十號屋。由省寄信告其母。但云前往上海。不日即回。蓋權詞也。至三月二十九日。偕羅烈士仲霍。何君克夫。前往攻督署。奮勇直前。連發三炸彈。斃防營二十餘人。進至內堂。不見張鳴歧。反身欲出。時防勇益集。彈雨鎗林。竟殉義焉。嗚乎。烈士。君之年僅十有八。然其名已不朽。



矣。

羅坤傳

羅烈士坤。南海人。幼讀書。因遊學日本。回國經香港。遇孫中山先生。信其主義。而入黨。每聞胡君漢民議論。輒心折。以故對於革命。力任奮鬥。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所辦之事。獨多。黨中人咸推重之。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起義時。由仙湖街携彈挾槍。偕攻督署。直入內堂。以張鳴歧已逃。乃出。復遇敵。衆寡不敵。因而被捕。就義之年。二十有八。編者曰。右傳係依據羅烈士被捕後。供詞照叙者。其信道堅。任事毅。悉可由寥寥口詞中見之。清吏再三穹黨人供詞中。悉以不記姓名塞之。當時黨人被捕者。雖在淫威嚴逼之下。皆至死愛護同黨。無肯供者。烈士其一人也。非至誠孰能如此。

陳潮傳

陳烈士潮。海豐人。業農。性誠樸。三月廿九日之役。陳君炯明擇選鋒。烈士慷慨與之。事發之日。烈士在始平書院之秘密藏軍械機關。清軍警圍之。烈士擲炸彈。傷其數人。已亦殉焉。年二十有奇。

### 黃鶴鳴傳

黃鶴鳴。南海西樵大渦鄉人。家貧。幼在粵之十八甫河南學機器。弱冠。赴南洋星加坡。自設一小機器廠。營業頗見發達。嗣受外界激刺。痛祖國之淪胥。強鄰之逼迫。皆由滿清主政所致。遂破產以營革命。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專任製造炸彈。輸入廣州城內。事敗。死之。有老母八十餘歲。遺女一妻。一妻何氏。光復時猶繼烈士之志。盡瘁國事。

### 徐培添事畧

烈士徐培添。花縣三華村人也。父秉國。家資頗饒。烈士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喜讀書。性亦好鬥。兼習武藝。居閒。嘗以丈夫自有冲天志。何能鬱鬱久居。旋入番花同盟分會充幹事員。辛亥三月廿九日之役。隨同徐維揚等攻督署。不避艱險。奮身死戰。殉難於高陽里源盛米店。子一人。名應槐。

### 徐進焘事畧

徐烈士。名進焘。字德熙。廣東花縣三華村人也。世務農。少失怙。母畢氏。兄弟四人。長進坤。番花同盟分會之正會長也。兄弟均任俠敢死。爲會中所推重。烈士性剛直。酷嗜酒。飲必

數升興至。雖斗酒不及亂也。家貧不能常得酒。曾入酒肆中爲傭。不半月。則肆主屏不之用矣。甲辰五月潦水漲。烈士家居閩極。忽騰身入水。閱數小時不起。家人疑其死也。環哭於庭。烈士忽携酒與魚。疾趨而歸。笑謂家人曰。何哭之甚也。余豈輕死若是乎。且吾既以身許國矣。馮夷敢害我歟。於是邀其酒友六七人。相與酌酒爲樂。其豪放若此。庚戌正月初三日。粵省陸軍首義。與巡防營戰於東郊。烈士隨其兄進坤。懷短槍。挾炸彈。偕敢死者數十人。疾趨圖響應。至則事敗不可爲矣。乃悲憤而返。辛亥三月廿九日。黨人攻兩廣總督署。烈士任先鋒。手曲尺一。炸彈二。短槍四。踴躍爭先。英勇無匹。卒中彈而死於督署二堂之前。是年僅三十四歲。

### 江繼復事畧

江烈士繼復。廣東花縣平山鄉人也。未出世而父見背。事母至孝。母死。泣血絕食者數日。世業農。精於射擊。憤清廷專制。由徐維揚介紹入同盟會。辛亥之役。爭任先鋒。維揚憐其年老。却之。烈士笑曰。吾年雖老。尙少黃忠十餘歲。豈遽無用哉。乃提槍射擊。發必命中。由是人皆翕服。三月廿九之役。殺敵甚衆。焚攻督署時。勇敢無前。其後突圍轉戰。卒爲流彈

所中。死於蓮塘街。妻劉氏。子惠倫。惠恒。

### 黃花岡花縣十八烈士殉難記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四之一。籍隸吾粵花縣。顧俱來自田間。其名也弗顯。不克與他烈士並。而其赴義也。陸軍砲兵上校徐公維揚實挈之至。於是徐公維揚愀然告余曰。吾邑十八烈士之湮沒於黃花岡荒烟蔓草間也。亦越八年矣。其名其事。世莫知之。林公子超鄒公海濱胡公毅生向余徵求諸烈士殉難之事實者屢矣。未有以報也。其傳之耶。則嫌於自夸。其不傳之耶。則無以慰吾死友。如之何則可。余曰。諸烈士者。民國開國之功首。國人所膜拜於無既者也是。烏乎可以不傳。且事實昭然。無事藻飾。又奚自夸之有。公試言其詳。余雖不文。願爲公秉筆述之。徐公乃侃侃而言曰。十八烈士者。徐君進焘。徐君佩旒。徐君廣滔。徐君茂燦。徐君培添。徐君熠成。徐君禮明。徐君臨端。徐君日培。徐君滿凌。徐君容九。徐君廉輝。徐君松根。徐君昭良。徐君應安。徐君保生。江君繼復。曾君日全也。與維揚共鄉井。自幼習聞洪天王故事。革命思潮。一觸卽發。戊申之歲。國人欲舉兵於廣州。以謀光復漢業。維揚秘密回鄉。陰求同志。烈士等首先贊助。未幾葛烈士謙。死於難。事遂中止。已

酉秋。維揚偕同志莫君紀彭入花縣。組織番花同盟分會。公舉徐進坤爲正會長。徐繡文副之。徐植生爲書記。徐悅生徐滿登徐廣祥胡安曾績暨烈士等爲幹事員。招納同志。不浹旬而入會者千餘衆。乃擇其精果強毅者百人。編爲敢死隊。諸烈士咸與焉。庚戌新軍首義。潛圖響應。會軍警交鬪。事洩。不果。是歲冬。黃公克強趙公伯先胡公展堂自海外歸。約同志密謀於香港。圖大舉。爰在港設統籌部。黃趙胡諸公主其事。在省設調度部。陳公競存姚公兩平暨在省各同志任焉。由是機關綦布。餉械雲集。軍界之傑。綠林之豪。咸願倒戈揭竿以相助。黨人以事機將熟也。乃大集議。約期四月初一日舉事。推趙公伯先爲正司令。黃公克強副之。其預定計畫。則趙公任領蘇省同志。攻水師行台。黃公及林公時爽。任領南洋及閩省同志。攻督署。陳公競存任領東江健兒。堵滿界。朱公執信胡公毅生。任領順屬健兒。堵旗界。而維揚則任領北江健兒。攻督練公所。黃君俠毅任領東莞健兒。攻巡警道。莫君紀彭則任策維揚俠毅兩軍。此外姚公兩平。任以陸軍響應。洪君成點。劉君古香。張君綠村等亦任各率所部分途攻守。策既定。維揚乃別設機關部於大石街。預爲布置。女士莊漢翹。胡佩嫻。何少卿。宋銘黃等助焉。時黨人醫集省垣。篝火狐鳴。謠言日

甚。爲清督張鳴歧所訶。悉下令戒嚴。大索城肆。同志饒君輔宸被縶。藏械機關迭遭破獲。三月之念七八日。偵騎四出。風聲尤急。黨人咸戒懼。議緩期。時黃公克強已抵省。獨持不可泣陳理由。衆皆激發。爰以挺而走險。急不及擇。乃改期廿九日下午四時發難。維揚匆遽北旋。號召有衆。廿九日晨。已嚴裝出發矣。而莫君紀彭乘早車至。爲陳危急狀況。且戒勿携槍械。以防不測。當是時也。烈士等及北江同志。均逆料此舉之無效。惟以義憤所激。不忍坐視在省諸同志之困處危城。而不之救。乃棄械攘臂。乘午車抵省。維時入城孔道。邏卒密布。不可以聯翩進。於是或三或五。或先或後。以避偵者耳目。是日也。北江健兒抵省者。百有餘人。其得混入城內及期舉事者。六七十人耳。維揚偕烈士等先後抵小東營總機關部。至則省內外各同志在座者數十人。而各路健兒未克倉卒集也。黃公克強乃扼腕慨歎。不得已。變更原定計畫。轉爲擒賊擒王計。擬分兩大隊。省內外同志由黃公親自率領。北江同志則歸維揚指揮。併力合攻督署。以僥倖於一逞。衆聽其說。於是袖短槍挾炸彈。振臂一呼。劍及屨及。風馳電掣。當者披靡。須臾至督署。霹靂一聲。而難作矣。黃公克強。林公時爽。以一隊先攻督標箭道。維揚以一隊入東轅門。清管帶金振邦率兵倉皇

拒戰。我軍咸懷必死之心。奮勇直前。一可當百。敵大恐。豕突而退。時攻督標箭道之軍。亦自西轅門來會。至頭門。一擁而入。敵兵退守兩廡。及大堂。或憑於欄。或倚於柱。以狙擊我。我軍則挺胸昂首。向中道疾馳。所藉爲掩護物者。祇此浩然之氣。與有進無退之決心而已。斯時也。槍聲喧如急雨。彈烟濃如亂雲。喊吶崩天。血花濺地。此蹶彼興。前仆後繼。徐廣滔血泊於前門。徐臨端腦塗於甬道。徐禮明衝鋒撲進。及階而顛。徐進始伏尸酣鬥。飲彈而殞。其他同志之破脰殘肢。斷臂折脛者。不可勝計。而敵軍亦死亡枕籍矣。無何金振邦斃。敵鳥獸散。我軍壞麒麟門入。搜張鳴岐不可得。因縱火焚署。毀其巢穴。旋據探報。敵由水師行台及觀音山集大隊將至。乃反身出署。分頭迎敵。比出。警睹赫然數屍可辨者二。其在華寧里口之社前者。爲林公時爽。其督署照壁外者。爲曾君日全。念國事之艱難。雖欲涕而無從矣。於是急遣徐滿凌等至洛城街。以進拒觀音山之敵。而已則率同志走司後街。以拒水師行台之敵。滿凌等至德宣街口與敵遇。乃巷戰於蓮塘街。江君繼後。一槍當先。發必命中。敵軍不支而退。江君追奔逐北。奮不顧身。遂及於難。時敵軍居高臨下。勢不可以仰攻。滿凌等乃入蓮塘街大石街之機關部。會同莫君紀。彭俞君紀。雲等。攀登屋

瓦。遙向觀音山猛擊。鏖戰良久。不能克。時已薄暮。各衙署之守衛森嚴。計不如脫險爲後圖。然滿凌等初出於鄉。省中途徑莫能悉。莫君紀彭任先導。中途相失。遇一擊柝者。丐其引至小北門。擊柝者竟不北而南。曲折引至倉邊街。突與巡防營遇。擊柝者遁。滿凌等亦且戰且退。及小北直街高陽里口。又有大隊巡防營至。不得已躲入源盛米店。屯米囊作壘。抵死與敵抗。狀類負隅之虎。敵軍雖衆。逡巡却望而不敢進。支持一晝夜之久。彈垂罄。店之門前又爲敵所燔。乃相率越後垣衝圍而遁。是役也。徐熠成。徐培添。徐日培。均以身殉。徐容九則身受重傷。及家而歿。徐滿凌則中彈被擒。不屈而死。當時道路喧傳。有綠林豪傑。在小北一帶與巡防營劇戰數天。蓋卽此輩健兒。大都蟠髮於頂。與剪辮之同志不類故也。出險後。同人星散。不復成隊伍。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鑪四人。復被敵兵困於二牌樓之莘慶里。飢腹雷鳴。至入人家啜淅米之水。以圖一飽。茂燎卒爲流彈所中。茂振等越簷而奔。始得倖免。云維揚偕同志等方走司後街。應敵。而敵兵已由新豐街正南街蜂擁至。時彼衆我寡。彼持長槍。我挾短械。彼有接濟。我乏救援。勝敗之數。固不待蓍龜而後決矣。然皆殺敵爲快。且欲達最終之勝利。不能不與之血戰。於是徐允潛。徐佩旒等



爲前驅。陳鎮盧徐滿樞等爲後勁。嗒嗒叱咤。炸彈齊發。以驚敵軍。允潛鎮盧雖炸而傷。弗之顧也。敵軍爲我所懾。且爲保衛水師行台計。蜷縮戒勿出。維揚等乃自司後街折入小東營。復由都府街錦榮街二牌樓等處環而攻之。敵垂敗矣。而敵之救兵忽大至。我軍衝鋒猛擊者。至再至三。卒不能勝。乃突圍出。時同志多爲敵衝散。允潛等僅以身免。而陳鎮盧徐振益陳洪基徐紀垣徐滿樞則先後被擒。後均得保釋出。亦云幸矣。維揚雖屢遭挫衄。而進取之志。仍未懈也。與李君文甫謀襲攻飛來廟。奪其彈庫。至則彼已有備。攻之不克。徐佩旒徐廉輝傷焉。維揚知事不可爲。乃由小北奪門出。而李君亦偕同志數人由北較場向東南去。其後聞卒遇害云。維揚攀山越嶺。至三元里時。從行者僅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人而已。維揚乃悲憤萬狀。不欲獨生。囑佩旒等六人扶傷歸里。已與懷波挺身返城西。設法營救諸昆仲。不料佩旒等六人行抵高唐火車橋。又遇敵兵。竟遭駢戮也。嗚呼痛哉。於是徐公且泣且言曰。嗟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十八烈士者。其子若女。均以無父故。貧不能自存。而維揚奔國事多年。拙於居積。又無以贍若輩。苟并閹其名而不之傳。天下後世幾疑烈士之不可爲。人人愛惜其

軀而不肯輕於一死。國民遂日受專制魔王殘酷官吏之所鬱割。所敲剝。而莫之拯救。不亦大可哀耶。且也維揚既不能與烈士等死於當日之難。苟能竭其棉薄。以鞏固中華民國。則在天之靈。庶幾可慰。顧才質駑鈍。於袁氏之稱帝。張勳之復辟。段氏之蔑法。曾不能提一旅之師。北上問罪。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間。質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傳先烈之事實。而吾腦滋痛。此吾之所以遲遲而未有以報林鄒諸先生之命也。余聞徐公之言。退而自思。表揚先烈。固爲後死者之責。若繼先烈之志。發揮而光大之。以延國脈於萬禩。則尤爲後死者之責也。爰亟命筆紀其事實。俾後之有其志。而思所以發揮而光大之者。得覽觀焉。

### 黃花岡福建連江九烈士傳畧

編者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死者以閩粵爲多。閩之連江。粵之花縣。又閩粵中之最多者。花縣計共十八人。徐君維揚經有文以記之。而閩省死者計共二十五人。除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燊陳可鈞陳更新馮超驤劉六符劉元棟十烈士。姓名籍貫。久爲世人所知外。餘十五人。劉烈士元棟所屬者六。吳君適所屬者九。劉烈士所屬。劉烈士

死。莫知其姓名籍貫。吳君所屬。此次由吳君將事畧彙來。則皆籍隸連江者。照記於左。其數爲九。合劉烈士六符而十。於戲愛國之士。萃于一隅。當有風氣陶淑而然。此孔子所以有里仁之言。而孟母所以有擇隣之舉也。

黃忠炳。字赤中。閩連江透堡人。少好學。家貧不克竟其志。舍學而農。農隙則入山採藥。採藥拔崖蘆。鄉之人勤而耐勞者。始爲之。忠炳業此。不以爲苦者。以其堅忍之性過人也。忠炳貌清俊。性真實。處事任勞怨而不辭。好拳術。長棍法。嘗曰。如龍如蛇。其動以風。我將善怯。可以柔克剛。丙申歲。與黃克安曾守輝黃瑞聲組光復會于透堡之棋盤堂。誓盟者百五十人。丁酉改會名爲光復。會員將五百人。忠炳熱革命。每欲實行其志。辛亥得赴粵。信喜曰。期至矣。與守輝等率二十三人行。三月二十九日隨攻督署。翌晨被執。直供死。年四十五歲。

王燦登。閩連江透堡人。性坦易。厭人詐僞。多心計者。好技擊。常服忠炳之杖。與守輝之拳。每論革命曰。如山轟石。不至平地不止。未知何日至平地時也。得舉事信曰。年來所抱。今日固可實行也。二十九日隨攻督署。翌晨同忠炳應昇被捕不諱死。

卓秋元。閩連江院后鄉人。與兄孝元全入光復會。兄學舉子業。秋元不喜伏案咕嗶。以武自尚。其鄉多獵社。秋元樂與獵角。性英穎。熱革命。攻督署時。奮勇前進。後復轉攻軍械局。猛進中彈。仆。腦裂死。年三十歲。

胡應昇。閩連江朱山鄉人。性渾厚。不與人較長短。少學坊。恒以工自食。入光復會。聞革命事。每欲實行其志。遂寓東塘村。以待訊。辛亥三月。聞信。喜不自勝。遂與吳濟霖同行。二十九日。隨攻督署。夜半。與忠炳等全入一空店樓上。翌晨。同被執。直供死。年四十歲。

魏金龍。閩連江朱山鄉人。隻眼。善放槍。人稱爲獨眼龍鎗。光復會會員。隨攻督署死。年三十二歲。

陳清疇。閩連江新陽鄉人。好技擊。空拳敵十餘人。其鄉有抗清志士林國賢墓。清疇輟耕隴畔。常引其事作大志談。鄉人嗤之曰。汝一小民耳。不安本分。乃作此語耶。清疇曰。人患無志耳。志士顧不可爲耶。甲辰入光復會。知非先革滿清不可。時思實行其志。辛亥三月。隨攻督署。巷戰死。年三十。

陳發炎。閩連江新陽鄉人。光復會會員。好討論革命事。雖業農。實有遐想。辛亥三月。攻督

署巷戰死。年三十一歲。

羅乃琳。字萬霖。閩連江潘渡鄉人。平居少言。不慕榮利。好讀史。常論漢以後學術不及秦以前者。專制縛之也。宋儒雖入理障。如邵陳等。尙能自具見地。非晉唐人所可及。韓愈小儒。見道殊淺。徒以詭誕之文。攻擊異己。所云蜉蝣撼大樹者。毋乃自謂乎。清季州縣自治。有請之者。琳曰。士各有志。某不敢隨諸先生之後也。其自負如此。閱江蘇雜誌民報等。益奮然欲行其志。丙午入光復會。辛亥三月廿九。隨攻督署。巷戰死。三十二歲。

林西惠。閩連江朱山鄉人。與金龍友善。己亥入練營。退伍後。與金龍遊獵。習槍法。欲有所圖也。丙午入光復會。辛亥三月廿九。攻督署。巷戰死。年二十七歲。

七十二烈士既筮  
 黃孟雷之車闋  
 侯林森等濟其墓  
 庚與與于三月二  
 十九日之後死  
 者審求先烈之姓  
 名里乘得五十六  
 人番禹洪兆銘書  
 而勒諸石大埔鄆  
 魯為文紀其事越  
 三載民國十一年  
 春續得十六人補  
 走之於是而七十  
 二人者以備  
 民國十二年九月  
 番禺胡漢民書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名碑書後

## 跋

民國八年朱執信先生與魯徵集黃花岡事實擬編黃花岡史材料未集而不能安於粵九年朱先生遇難於虎門魯於十年乃先將黃花岡烈士之有事畧者彙集成篇十一年林先生子超以之付印既印未裝而粵亂作本年回粵由胡先生展堂加書碑后記事林先生復攝影入書並增影墳景題就封面裝好以公諸世故與凡例所述目錄所列有未符合一書史之事其難成如此一印刷之微其波折若斯執筆記此感慨係之而盼望同人填寄事實俾早成書因此尤爲迫切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 日 鄒 魯

附表係中華民國八年朱先生與魯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以備編史者。事未成。而朱先生云亡。檢閱茲表。哀痛何如。現一切仍照原表附于此書之後。深愿當時同人。有知事實者。按表賜答。俾事實彙齊。早日編成。非特吾輩後死者對於七十二烈士應有之責。即對於朱先生。亦豈能漠然而不竟其未竟之一事乎。

鄒魯謹識

注意 賜答稿件請寄廣州兩廣鹽運使署

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十四號林君煥庭收

### 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啓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攻督署之役爲締造中華民國一大關鍵固世人所共知者也。而中華民國成立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事未有信史公諸世界一任社會傳述疑信參半。則是役後死者不能辭其責。去歲林君子超集資建築三月二十九日七十二烈士所葬之黃花岡墓地將告成矣。而三月二十九日之事實尙未集成。尤覺無以對死者。以昭來茲。但當時合全國之人材謀大舉於廣州。事非一手一足同。是身親其役。苟非執掌之事實。莫知其底蘊。是欲求當日之事實。非請當時諸同志將執掌之事。各舉所知。不爲功用。是先由某等擬具問題列表附上請

諸同志各將身經事實一一填寫。不求其工。但求其實。尤請表到即填。填好即寄。俾集齊材料。早日成書。與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墓同時告成也。或有當時在事同志。以住址未明不能奉上表紙者。亦請照報載表式另填。寄來誠以後死者共有之責。某等特彙諸同志之事實編成冊頁。俾爲信史而已。毫無成心於其間也。尙幸諸同志萬勿放棄。早日照表填好。寄返無任切禱。肅此順頌  
義安

朱大符  
鄒魯全啓

#### 徵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事實問題

- (一) 三月二十九日以前之革命述畧
- (二) 三月二十九日直接之動機
- (三) 三月二十九日之總計畫
- (一) 香港機關之部署名目及担任人員
- (一) 香港機關進圖廣州之計畫
- (一) 廣州之部署名目及担任人員
- 1 攻督署之計畫如何
- 2 攻水師行營之計畫如何
- 3 攻督練公所之計畫如何
- 4 攻將軍署之計畫如何
- 5 攻警察署之計畫如何
- 6 攻各城各署各要地之計畫如何
- 7 運動新軍之計畫如何
- 8 運動巡防營之計畫如何
- 9 運動民軍之計畫如何
- 10 各軍出發集中策應及其他之計畫如何
- 11 各軍選鋒之計畫及選擇附屬方法如何
- 12 各機關之設置地點

(一) 三月二十九日之經費

1 事前之經費籌集情形



- 5 攻警察署之計畫如何
- 6 攻各城各署各要地之計畫如何
- 7 運動新軍之計畫如何
- 8 運動巡防營之計畫如何
- 9 運動民軍之計畫如何
- 10 各軍出發集中策應及其他之計畫如何
- 11 各軍選鋒之計畫及選擇附屬方法如何
- 12 各機關之設置地點

(一)三月二十九日之經費

- 1 事前之經費籌集情形
- 2 美洲籌餉情形
- 3 南洋籌餉情形
- 4 軍費之預算
- 5 軍費之實支

(二)三月二十九日之軍械

- 1 軍械之購買情形
- 2 軍械之密運情形
- 3 軍械之密藏情形及地點

4 軍械之分布情形及地點

5 炸彈之製買及運藏情形及地點

6 軍械炸彈交發各隊情形

(一)發難時期之決定及更易并其原因

(二)決定三月二十九日發難之原因

(三)三月二十九日變更前定各路計畫情形

1 新軍之情形

2 由順德調回之三營防營及觀音山并其他之防營情形

3 趙伯先所部之情形

A 鄧明德運動衛隊失敗情形

B 宋玉琳所率皖同志未出發被捕情形

4 陳競存所部之情形

A 始平書院方面之情形

B 嚴德明所部之情形

C 旗界放火及租屋情形

5 姚雨平所部之情形

A 嘉屬會館情形

B 饒陳寓情形

C 水師公所情形

6 胡毅生所部之情形

7 黃克強所部之情形

A 所部之人及其出發時之總數

B 攻督署衛隊之情形

C 入督署搜張鳴岐情形

D 李準來援情形

- D 李準來援情形
- E 東轅門拒敵情形
- F 林時爽等在東轅門死傷情形
- G 出西轅門三路突圍情形
- H 黃克強出大南門與防營遇戰情形
- I 徐維揚以所部花縣同志欲出小北門及與敵軍遇戰情形
- J 喻雲紀與七十餘人攻督練公所及轉攻龍王廟情形
- K 黃克強及各同志脫難情形

(一) 敗後之情形

- 1 各烈士遇難及收葬情形
- 2 各烈士生平各別之真實行述如係疑似甯闕毋濫
- 3 趙伯先胡展堂及百餘先鋒三十早到省原因及折回情形
- 4 安頓省港同志之方法
- 5 籌畫將來進行及報告各埠

(二) 三月二十九日之鼓吹機關

- 1 廣州之部
- 2 香港之部
- 3 上海及各埠之部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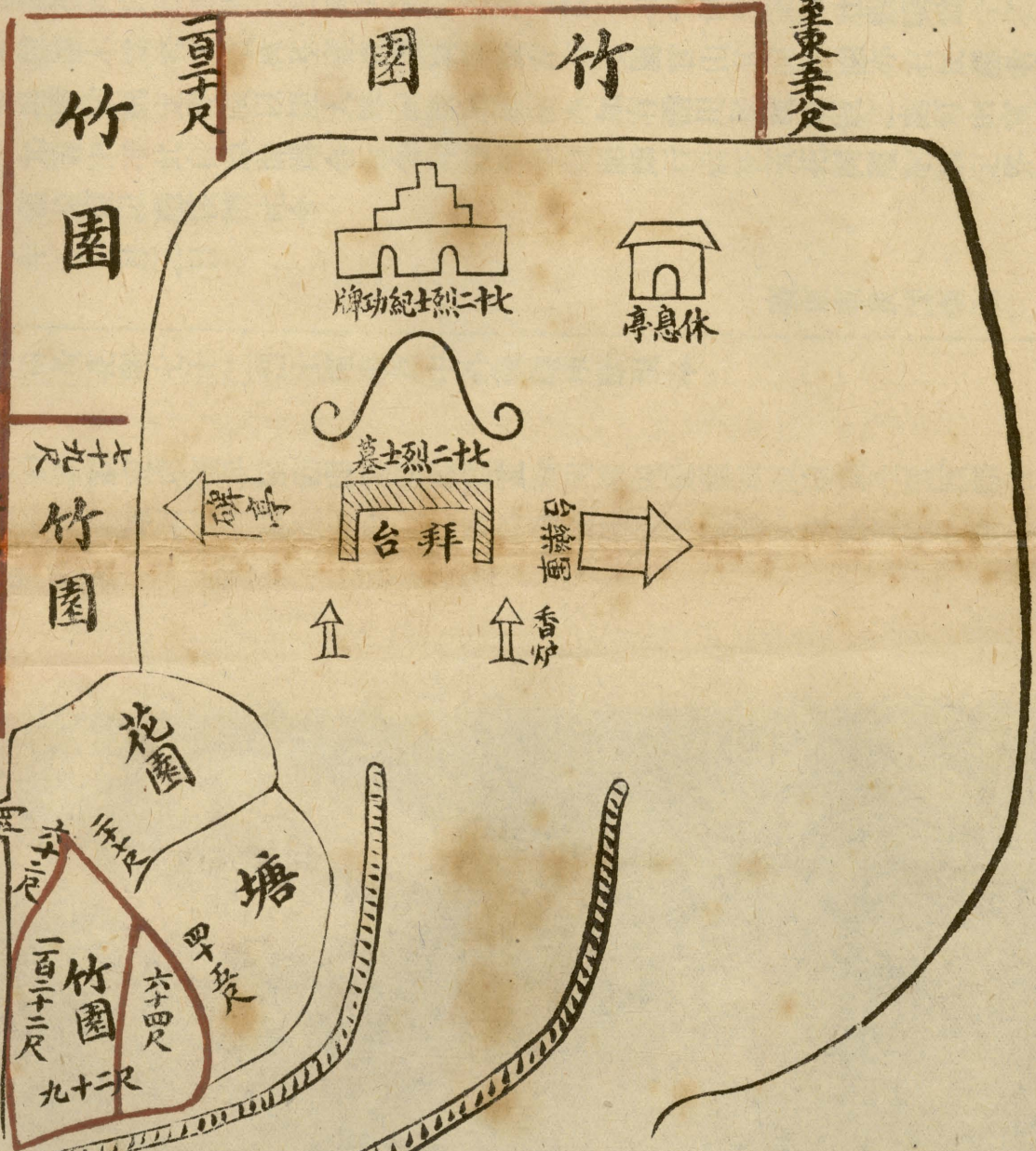
- (一) 孚琦被擊情形
- (一) 李準被炸情形
- (一) 鳳山被炸情形
- (一) 本問題未列各情形

注意 各人親歷親見之事請注明見字其聞諸人者注聞字其人名字可記憶者

并請注人名如有關於當時之記載及相片并各死者之遺著遺物足資紀念者請一并寄下如聲明須寄返者且可照辦或有未能將原物寄來者可拍影寄來

由南至北三百二十五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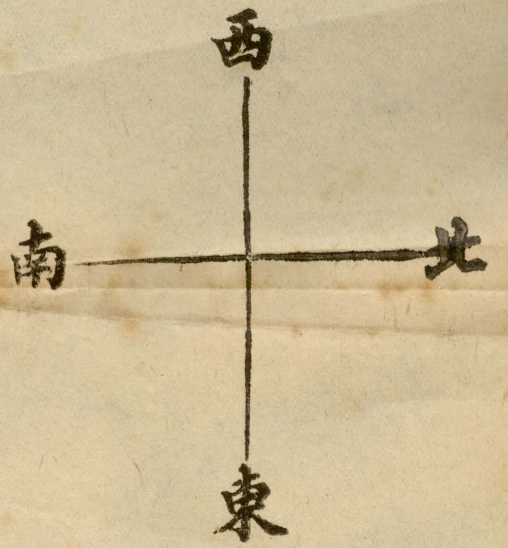
西至東五百英尺



尺英二百三十五西至東由

例圖

馬路 新界 舊界



# 附錄番禺縣辦理七十二烈士墳場劃界全案彙抄

廣東省長公署訓令第三〇四四號

十年十二月五日到

令番禺縣

爲令遵事現准

國會林議長函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因國家歷年多事未籌的款興築幸賴我公回粵提倡崇報先烈豐功尙得視力之所及次第補葺以安先靈而興觀感唯廣州市政整興以來中外人士來粵觀光者無不往遊黃花岡以新眼界似此衆人敬仰之地不得不有宏偉建築以壯觀瞻爲今之計似宜先拓墳場四圍遍種樹木爲將來墳林基礎查墳場前後左右多屬官山其間田園亦有民產者懇請鈞座飭番禺縣長蒞場履勘劃定界限以便大寒前後施種樹木如有需用民產地畝之處可由官廳按照契價給償以昭平允等由准此自應照辦合行令仰該知事遵照即行前往黃花岡履勘劃定界限查明界內民產地畝價值呈復以憑核辦此令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三日

廣東省長陳炯明

爲佈告事照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爲中外觀瞻所繫現奉

省長訓令以

國會林議長函請劃定墳場界限飭即遵照辦理並查明界內民產地畝價值呈覆核辦各等因業經本知事委員履勘所有墳場四至就原有地段之外略事展拓僅取適用不務擴充現已劃定界址堅立木

椿用資標識查劃定界內多屬官山間有民間田園自應驗明契據另由官廳酌量給價以昭平允合亟佈告附近七十二烈士墳場業主等一體知悉爾等如有田園地段在此次劃定界址之內限於三日內將契據並上手老契呈縣繳驗以憑核明價值呈報給價收買毋稍遲延是為至要此佈

分令 胡石泉醫生 湖南會館  
黃占 江瑞 李榮 何榮貴

為令飭事照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云云用資標識查劃定界內

墳後部分有園地一段豎立湖南義山碑界墳場前面內有園地一段據查係該醫生之業墳後右部分內有園地一段據查係該民等之業

自應驗明契據由官廳酌量給價以昭平允合亟令仰該<sup>會館</sup>醫生立即遵照將該園地契據並上手老契刻

民等

日呈縣驗明以憑核明價值呈報給價收買毋稍遲延是為至要再墳後墳右園地現據合興堂標貼由該民等議價賣與該堂定於舊歷十二月十五日交易等語現在該地既由官廳議買該民等應即先儘官廳買受不得違與交易並即遵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九日

本堂憑中買受

黃占 李榮 何榮貴

等竹園一大段坐落淘金坑土名老朱山東至黃花岡湖南義山界南至

芝振堂竹園界西至朱家祖山竹籬為界北至陳尹二宅民田水塘邊水圳為界四至分明今改期准於舊歷十一月十五日交易清楚如有來歷不明會借按揭及華洋轆轤等情祈即向

黃占 李榮 何榮貴 等理

妥一經交易概與買主無涉

辛酉年十一月吉日

合興堂啓

具呈人醫生胡石泉順德縣人現住廣州市仰忠街三十二號

呈爲園地契據已繳總部懇請轉呈發驗酌給價值以維血本事本年十二月九日奉

鈞署訓令第六五九號內開照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爲中外觀瞻所繫現奉

省長訓令以國會林議長函請劃定墳場界限飭即遵照辦理並查明園內民產地段價值呈復核辦各等因業經本知事委員履勘所有墳場四至就原有地段之外界事展拓僅取適用不務擴充現已劃定界址豎立木椿用資標識查劃定界內墳場前面內有園地一塊據查係該醫生之業自應驗明契據由官廳酌量給價以昭平允合行令仰該醫生立即遵照將該園地契據並上手老契刻日呈縣驗明以憑核明價值呈報給價收買毋稍遲延是爲至要此令等因奉此竊查黃花岡七十二墳場前面竹園地段乃醫生於前清宣統三年五月間憑中人何梯介紹與番禺縣屬永泰鄉陳妹買受該地四至丈尺均載明契內即於宣統三年六月三十日投稅印契領有果字第五號紅契一紙復於民國二年二月八日驗契遵示照足原本價銀五百元投稅領有孝字第四十一號紅契一紙收執存據並在該園四圍豎立胡仁志堂界石以爲標識本年十一月間

總司令有開闢黃花崗前馬路之舉本園地方亦在圈用之列並由何副官兆光傳諭着即呈驗契據以憑給回價值等因遵於十一月十八日將紅契二紙呈繳

總司令部副官處驗收發給收條在案茲奉令行前因理合將實在情形呈明

鈞署察核伏懇轉呈

總司令部發交契據查驗並乞

俯念醫生購置該園地段貼近崗邊原極荒蕪自買受之後僱用工人鋤荊薙草灌溉施肥歷載栽培血本不菲種植竹木冀望收成十餘年慘淡經營財力併耗切懇縣長從優酌給相當價值俾血本無虧則感大德靡既矣謹呈

番禺縣縣長王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到

批 該醫生所有七十二烈士墳前園地契據既經呈繳

總司令部核驗應即抄白連同上手老契呈縣以憑驗明核奪 十二月十五日

番禺縣公署訓令

令 黃占 李燦等

江瑞 何榮貴

等

爲令遵事照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前經劃定界址所有墳右墳後地段據合興堂標貼聲明係屬該民等之業定於舊歷十壹月廿承買交易等語當經本知事令飭應先儘由官廳收買並飭將契據及上手老契刻日呈繳核驗在案迄今多日未據繳到迭經派警催繳該民等又各自避匿僅由婦女出頭以契已出押等語搪塞查該地段既由該民等議賣與合興堂交易有日可知契據實未在押何得捏詞搪抵殊屬荒謬合再令催仰該民等於三日內立將前項地段契據及上手老契繳呈來縣以憑核驗給價收買倘再逾限不遵則是該民等並無契據可以概見惟有按照官地辦法立予收用勿謂言之不預

也此令

中華民國十年 十月十五日

具呈人醫生胡石泉順德縣人現住仰忠街門牌三十式號十年十二月廿一日到呈爲遵批抄白契據呈繳核驗事現奉

鈞署第七九六號批呈一件爲園地契據已繳總部懇請轉呈發驗酌給價值由奉

批開該醫生所有七十二烈士墳前園地契據既經呈繳

總司令部核驗應即抄白連同上手老契呈縣以憑驗明核奪等因奉此竊醫生所置園地契據另有映片留存茲奉批行前因理合將原契影片呈繳察核伏乞俯念醫生購置園地耗過修築拓地工本將契核明優給價值俾免虧累實爲德便謹呈

番禺縣長縣王

附呈園地原契影片壹紙

批查閱呈繳契據影片該醫生馬岡脚園地原祇去價壹百貳拾兩承買乃於民國貳年換契之時另添合價五百元字樣投稅顯係爲日後官廳收買高抬價值地步未免取巧現將該地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場事關國家崇德報功之舉祇能按照實價除去此次馬路所用計地核給價銀仰即知照並候呈明省長請令遵行此批

立明永遠斷賣園地契人陳妹係廣州府番禺縣永泰鄉人氏今因急用父子商議自願將先祖遺下園地一段坐在大東門外土名馬崗脚深長十二丈五尺橫濶十壹丈六尺前至路邊後至霍慎遠堂墓邊



左至聖壽堂邊右至蔣宅王宅墓下路邊爲界四至明白出帳召人承買取要實價銀壹百貳拾兩正司碼兌先召親房人等各不愿次憑中人何娣引至胡仁志堂看合承受依口還足價銀壹百貳拾兩正司碼兌訂明連樹木耕寮簽書酒席利市一概俱在價內經於前月初十日落定書立定帖標貼明白確係明買明賣不是私相授受折價勒索亦不是蒸嘗留祭養口等業向無需納官租地稅等情如有重典重當借揭按會及轆轤未清來歷不明係賣主陳妹同中理明不干買主胡仁志堂之事即日當中書立大契交易銀契兩訖日後不得說價輕收贖及斬伐樹木等事自賣之後任由胡仁志堂執契管業加種樹木加建房屋或葬先人無得異言上手紅白契經日久霉爛隻字無存如有日後搜出視爲廢紙恐口無憑特立此賣契一紙交與胡仁志堂收執永遠存據

一寔賣出大東門外馬崗脚園地一段深長十二丈五尺橫活十一丈六尺連樹木耕寮一概在內  
一寔收到胡仁志堂買園地價銀壹百貳拾兩正司碼兌足

見証人何娣

宣統三年六月三十日給

果字第五號產價壹百貳拾兩

民國貳年二月八日換契另添合價伍百元投稅

廳頒孝字第四十一號

民國十年十一月因開黃花岡馬路取用胡仁志堂馬岡地壹拾四井二分三給回地價銀肆拾元

正特此註明以免後論此註

粵軍總司令部副官處

敬呈者本年十二月十日奉

鈞署六五九號訓令開照得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爲中外觀瞻所繫現奉

省長訓令以國會林議長函請劃定墳場界限就原有地段之外畧事展拓豎立木椿用資標識查劃定界內墳後部分內有園地一段豎立湖南義山碑界飭將該園地契據刻日呈縣驗明以憑呈報給價收買等因奉此遵即召集鄉人會議僉云七十二烈士締造民國厥功甚偉墳場規模自應濶大以壯觀瞻復偕同登山履勘見木椿標識豎在湖南義山碑界內者東濶量得四丈八尺西濶量得六丈二尺南北橫長均量得二十四丈墳長相乘共佔地壹百叁拾貳方井若論現時地價所值不資惟景彼前哲咸懷欽仰之心而價賣公山恐貽將來口實大多數人意見擬將所劃定之地讓爲展拓烈士墳場之用不領價值成茲義舉抑有請者湘粵感情素深湘人在粵從事死難如徐連勝等殊不乏人烏可令其湮沒而弗彰耶可否准於七十二烈士墳旁擇一地點虛立崇封刊碑泐石俾慰英魂而昭來許是則敝鄉人所同聲以求者也伏乞轉呈

省長訓示遵辦謹呈

番禺縣長王

計粘地圖一紙

湖南會館總理郭鍾嶽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敬覆者頃據會館蕭董事鴻爵面稱午間會同貴署陳承審員復勘黃花岡後竹園地點核與

鈞署前派委員勘繪之圖相符共計被圈之地實得面積一百四十六井陸分至該竹園本屬湖南會館歷管之業惟檢查契據因地名不一碍難指定該竹園係屬何契既經勘繪明確當以界石爲憑邀免繳驗契據所有遵辦情形前經呈覆在案茲奉前因理合備函聲明伏乞

查核謹呈

番禺縣知事王

湖南會館總理郭鍾嶽十二月二十九日

爲呈請事案奉

鈞署訓令以

國會林議長函請劃定黃花岡七拾二烈士墳場界限飭即遵照辦理並查明界內民產地畝價值呈復核辦等因奉此遵經知事前往勘查七拾二烈士墳場左係官山原經劃定界址此次無須重劃右係竹園適有合興堂標貼據稱該地係黃占李蔡江瑞何榮貴等之業正在定期交易後係竹園豎有湖南義山碑界知事商承

林議長擬將墳場右後兩方就原有地段之外畧事展拓僅取適用不務擴張當即劃定界線樹以木椿計圈用墳後湖南義山竹園面積約一百四拾餘井墳右黃占等竹園面積約式百式拾餘井此外另有墳前竹園壹方爲墳場必須圈用之地查明該地爲醫生胡石泉產業亦經劃入界內樹椿標識隨即佈

告曉諭並分令湖南會館胡石泉黃占等各將圈用地點契據並上手老契限期呈驗以便核明價格給發收買一面並令飭黃占等不得遽與合興堂交易在案現已將屆一月所有圈用墳後竹園據湖南會館函稱檢查契據因地名不一碍難指定該竹園係屬何契懇免繳驗至奉劃地點經已召集會議擬即照數讓出不領地價惟請於墳旁擇地虛立崇封將在粵死難如除連勝等其人刊碑泐石俾垂久遠其圈用墳右竹園迭催黃占等呈驗契據僅由婦女以契經出押等語向往催繳契之特警稱述知事當以該地既由該民等議賣與合興堂交易有日如有契據出押何致尙未贖出恐其無契捏抵復經限期飭繳並聲明再有逾限即作官地收用迄今多日仍未遵繳其圈用墳前竹園飭據胡石泉呈繳原契影片並據呈稱該地於民國二年照足價五百元投稅歷年栽培血本不菲請予優給價值各等語知事綜合各情悉心體察湖南會館函稱契據難以指定一節尙屬實情至其定議圈用墳後竹園不領價值自屬深明大義另請擇地立碑刊列湘人在粵死難各名亦屬表揚前烈事屬可行唯應在何處擇立方爲適宜擬由

林議長酌定知照以期合度墳右竹園黃占等既未呈驗契據所稱契已出押限繳復有逾違斷難因其久延致稽劃界擬請先予收用一俟繳有契據驗明屬實再行核定給價其墳前醫生胡石泉竹園一方原契載明長拾式丈五尺濶十一丈六尺價銀壹百貳拾兩民國二年該醫生忽於契內添註合價五百元字樣投稅顯係爲日後官廳收買高拾價值地步未免取巧該地前因開闢馬路收用拾肆井貳分叁厘會由

粵軍總司令部管理副官處發給地價肆拾元現擬即照契價除去肆拾元之數下餘若干照數補給以

上各地照目前計算僅須給回地價一百餘元即先行收用之墳右竹園日後應須給價爲數當非甚鉅職署存有經收英人永租南石頭侯王岡地價除發給民間外餘銀叁百九拾餘兩一欸擬請即以此項備支以免動用正欸所有遵令劃定七拾二烈士墳場界址及核議各節是否有當理合繪圖呈請鈞署俯賜察核指令遵行謹呈

廣東省長陳

計呈繪圖一紙

中華民國拾一年一月肆日

廣東省長公署批 第一六一號

原具呈人順德人胡石泉

呈一件爲自置園地奉令收用等由

呈悉查建築七拾式烈士墳場係爲崇德報功之舉該民前購買馬崗脚竹園地段現既圈入墳場究應給價若干仰番禺縣縣長查明核給具報可也此批副呈發

具呈人醫生胡石泉順德縣人現住仰忠街三十二號

呈爲自置園地奉令收用懇恩查明優給價值以維血本事本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番禺縣署訓令開現奉

省長訓令以國會林議長請劃定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界限查劃定界址內有竹園地係該醫生之業者即將該竹園契據呈縣驗明以憑核明價值呈報給價收買等因惟當時園地契據適因

總司令部有開闢黃花岡前馬路之舉該園地段亦在圈用之列並由何副官傳諭着呈契據以便驗明給價遵於十一月十八日將紅契呈繳副官處驗收尙未發還又奉縣令飭抄白紅契繳驗當即將該契影片呈繳縣署旋於十二月廿九日奉番禺縣第八三六號批開查閱呈繳契據影片該醫生馬崗脚園地原祇去價壹百貳拾兩承買乃於民國二年換契之時另添合價五百元字樣投稅顯係爲日後官廳收買高拾價值地步未免取巧現該地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塲事關國家崇德報功之舉祇能按照官價除去此次馬路所用計地核給價銀仰即知照並候呈明省長請令遵行此批等因奉此查馬崗脚竹園地段乃在前清宣統三年購置從前印契習慣任從民間報價多少均聽其便至民國二年二月奉前都督胡示諭將前印紅契繳驗並准報加原買產價不得隱匿是以遵照示諭照足原購價銀五百元投稅其時烈士墳墓尙未建築且與該園相距崗頭不同即使神經極敏之人又豈能預料八九年後必爲官廳收用此就當買受之初原極荒蕪後經薙荆鋤草灌溉施肥歷載栽培始能種竹人工材料耗費實多數載經營冀望微有收穫果係預拾價值以待官廳收用又何必多耗人工虛糜財力人雖至愚斷不及此伏查該地在民國八年間曾經林議長亦因拓展黃花岡親臨驗明契據議定照原契價外另補工料各費買受後以未有的欸因暫中止當時林議長並云此係爲公益之舉該地既爲人民產業血本所在一切用費自應補足斷不能以官力壓迫收用等語不料言猶在耳遽奉番禺縣長以抬價取巧照官價給發批示醫生聞命之下殊切惶悚查官價二字似非民國約法所規定乃前清官僚欺壓良民之習慣今在民治昌明之時猶復沿用未免有負鈞座勵行民治尊崇法律主旨幸我

省長兼總司令一秉大公視民如己日前開闢馬路圈用本園地十四井零經蒙照原契五百元產價核計發給現既繼續收用事同一律用敢瀝情上瀆

鈞聽伏乞俯念醫生經營該園地段耗費甚多切懇援照關路收用圈地成例飭縣酌予優給價值俾血本無虧則感激靡涯矣謹呈

廣東省長兼總司令陳

十一年一月四日呈

具呈人曾顯邦年三十八歲番禺縣人職商

為割地民用遵奉繳契乞核明照時價給領以維血本事竊商用合興堂于本年舊歷九月憑中向江瑞江成業堂買受竹園地一大段坐落東門外淘金坑即黃花岡之後查此地現奉

貴署佈告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展拓地方其有民間田園自應驗明契據另由官廳酌量給價以照平允等因理合遵即繳契呈驗惟原契已繳財政廳稅謹將原契照影一份呈閱伏乞核明照時價給領以維血本實為德便現計劃去商買受之地共割去五十九井三方尺三十六方寸合併稟明謹呈  
番禺縣長先生鈞鑒

十一年一月七日到

計粘影契兩張繪被割去地圖一紙

斷賣契 廳頒善字六十五號 產價銀四百二十二兩四錢正業戶江成業堂

立明永遠斷賣竹園契人江炳常有自置竹園一帶大小壹拾壹坵面積共三畝二分正坐落土名淘金坑尾東至湖南義山界南至李宅竹園西至朱宅祖墳北至田邊塘邊為界以上四至分明今因正事急用無銀應支是以兄弟商酌情願將此竹園出帳召人承買取要時值銀四百二十二兩四錢正先召親

房人等各不就價次憑中人盧九如引至江成業堂出頭承買依口還足時值價銀四百二十二兩四錢正是日三面言明大家允肯就日立契交易兩相清楚並無少欠分厘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契不是償折等情亦非蒸嘗物業自賣之後任由買主江成業堂管業開耕種植無得異言反悔倘有來歷不明係賣主會中理明不干買主之事恐口無憑立寫賣竹園契一紙交與江成業堂永遠收執爲據

民國五年七月吉日

立寫賣竹園契人江炳常的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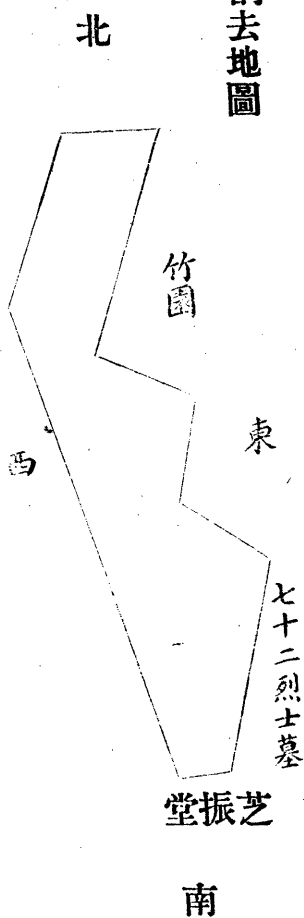
立明永遠斷賣竹園契人江炳常有自置竹園一帶大小壹拾壹坵面積共三畝二分正坐落土名淘金坑尾東至湖南義山界南至李宅竹園西至朱宅祖墳北至田邊塘邊爲界以上四至分明今因正事急用無銀應支是以兄弟酌情願將此竹園出帳召人承買取要時值價銀四百二十二兩四錢正先召親房人等各不就價次憑中人盧九如引至江成業堂出頭承買依口還足時值價銀四百二十二兩四錢正是日三面言明大家允肯就日立契交易相清楚並無少欠分厘此係明買明賣實銀實契不是償折等情亦非蒸嘗物業自賣之後任由買主江成業堂管業開耕種植無得異言反悔倘有來歷不明係賣主會中理明不干買主之事恐後無憑立寫賣竹園契一紙交與江成業堂永遠收執爲據

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給

善字第六十五號 產價銀肆百貳拾貳兩肆錢正



割去地圖



黃花岡竹園被割之平面圖縮尺每寸作八十尺  
合華面積伍十九井零三方尺三十六方寸

鄧重光測繪 十一年一月五日

批查淘金坑竹園前有合興堂辛酉年十一月標貼載明憑中與黃占江瑞李蔡何榮貴等買受準十一月十五日交易等語即經本知事於期前命飭黃占江瑞等將契據及上手老契呈驗並聲明該地現由官廳議買應即先儘官廳買受不得遽與該合興堂交易在案現據呈稱各節合興堂既係該商所用名義呈繳之江炳常賣與江成業堂契據影片所有四至又與標貼所載相符是該民所買江瑞江成業堂之業即為標貼所載之業可知何以標貼明載十一月十五日交易來呈忽稱舊歷九月買受其為倒填月日可以概見殊屬狡猾已極着將江瑞所賣之契並江炳常出筆原契刻日繳案以憑察核其江炳常以前有無上手老契並着明白呈復不得含混切切此批

廣東省長公署指令第三三〇號

令番禺縣

呈一件爲遵令劃定七十二烈士墳場界址及核議各節繪圖呈核由  
呈及地圖均悉此案前據醫生胡石泉呈以竹園內地段照足價五百元投稅請從優給價等情經令該  
縣查辦在案據呈前情仰即併案確查妥辦具報餘照所議辦理此令地圖存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二日

廣東省長陳炯明

十一年一月十三日到

令湖南會館

爲令遵事照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墳場圈用湖南義山園地一案前經丈量被圈之地共得面積一百  
四十六井六分擬該會館函稱業已召集會議擬即照數讓出不領價值惟請於墳旁擇地虛立崇封將  
在粵死難如徐君連勝等其人刊碑勒石俾垂久遠等情當經覆加查核所請不領價值一節自屬深明  
大義至擬擇地立碑刊列湘人在粵死難各名亦屬表揚前烈事屬可行惟應在何處擇立方爲適宜應  
由國會林議長酌定知照以期合度昨已將本案及核議情形呈報

省長公署奉令如議辦理在案合行令仰該會館即便遵照將圈用義山園地一段刻日書立捐字詳載  
界址面積並將契據難以指定一層妥爲聲明送縣以憑交執毋稍遲延是爲至要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知事王紹周

爲呈覆事案奉

鈞署批據順德縣人胡石泉呈爲自置園地奉令收用由奉批呈悉查建築七十二烈士墳塲係爲崇德報功之舉該民前購買馬崗脚竹園地段現既圈入墳塲究應給價若干仰番禺縣縣長查明核給具報可也此批等因奉此並奉發副呈下縣正遵辦間復奉

鈞署指令據知事具呈遵令劃定七十二烈士墳塲界址及核議各節繪圖呈核由奉令呈及地圖均悉此案前據醫生胡石泉呈以竹園內地段照足價五百元投稅請從優給價等情經令該縣查辦在案據呈前情仰即併案確查妥辦具報餘照所議辦理此令地圖存各等因遵查現在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塲之胡石泉竹園一段前業主陳妹賣與該醫生原契僅載價銀壹百二十兩自應依照契載價值除去馬路用地發價四十元之數計算給價不能照該醫生自行報加合價五百元之數給價誠以契約爲雙方所訂立向來資以徵信若舍確鑿之契約而用片面之自報實爲法理所不許且查民國元年

前都督佈告准予民間加報產價換契之時僅定徵收稅銀百分之一民間以其稅率極輕類多將所有產價任意報多爲日後出賣加價地步胡石泉前項地段面積狹小初次來呈據稱原極荒蕪當清末買入之際何至價值至五百元之多現在若因其自報五百元之數即予照報給價是該醫生直以數元之稅價而收數百元之厚利官廳縱極寬大財政縱極充裕似均不應出此惟該段園地此次劃入七十二烈士墳塲尙與該醫生自願出賣者有間所有該醫生因買入該地前後契稅用費自應一律補回作爲契價庶尤足昭允洽而杜藉口查該契所載價銀壹百二十兩計合毫洋壹百六十六元七毫除去已領四十元外實應補給壹百二十六元七毫又該地於宣統三年按六分投稅共應稅銀七兩二錢合洋拾元民國二年加報產價換契共銀五元三共應給毫銀壹百四十四元七毫除飭令繳契塗銷具領價銀

外所有議擬核給情形理合呈報

鈞署俯賜察核令遵再該醫生前此來縣呈請優給價值當經批示祇能按照實價除去馬路所用計地核給價銀因錄事填批掛發誤寫實價爲官價字樣以致該醫生竟有誤會上赴鈞署具呈除已將承繕錄事嚴行申徹并飭該醫生知照外合併聲明謹呈  
廣東省長陳

番禺縣知事王紹周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令醫生胡石泉

爲令遵事案奉

省長公署批據該醫生呈爲自置園地云云並奉發副呈下縣正遵辦間復奉

省長公署指令據本知事具呈遵令云云地圖存各等因查現在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場之該醫生竹園一段前業主陳妹賣與該醫生原契僅載價銀一百二十兩云云共應給毫銀一百四十一元七毫除呈報省長公署外合行令仰該醫生即便遵照刻日將該竹園各契檢齊呈繳來縣以憑發給地價具領毋稍違延是爲至要再該醫生前呈優給價值當經批示祇能按照實契除去馬路所用計地核給價銀因錄事填批掛發誤寫實價爲官價字樣以致該醫生竟有誤會前赴

省署具呈除已將承繕錄事嚴行申徹并呈明

省署外合併飭知仰即知照此令

民國十一年一月

廿四日

知事王紹周

具呈人曾顯邦年三十八歲番禺人業商住大東路永發店

爲遵批繳契謹請察驗乞恩按割酌量計值給領以昭大信事緣商憑中價買江瑞江成業堂土名淘金坑竹園一段計稅三分二分坐落黃花崗之後付商購買該竹園地之時係在九月彼此當中將價妥議交定立約訂明十一月十五日交易交定後始有標貼之行爲此乃確情亦粵俗普通慣習前呈誤書買受于九月因奉

鈞批斥以倒填月日之咎實由代書不細非敢爲取巧伏乞恩恕致批令將江瑞所賣之契并江炳常原契刻日繳案以憑察核等諭敢不凜遵查商價買江瑞之竹園地依照烈士墳塲標定界址計劃割該竹園地約八十井自應遵示退讓且官廳經有酌量給價以昭平允之諭仰見一秉大公感激奚若謹將江瑞賣契江炳常經印契據計二張呈繳

仁階乞賜察驗而江炳常以前上手老契日久遺失無從呈驗合併陳明伏乞准賜按割酌量計值給領以昭大信實爲公便謹呈

番禺縣長公鑒

計粘上手經契紅契一張  
江瑞書筆契一張

民國十一年一月

廿四日到

批該民前呈聲明舊歷九月買受陶金坑竹園乃於本知事核與標貼不符予以批斥之後始復改稱交

定在九月買受在十一月並諉前呈爲代書之錯誤不思九月之與十一月定交之與買受事實顯異代書縱有錯誤何竟至於此極且一紙到官即成証據關係何等重要如果代書有誤該民呈遞之時自必加以審閱何致不行糾正似此扭控陳情無非出於彌縫掩飾作僞心勞徒見其拙查閱該民前此標貼載明陶金坑竹園係屬黃占江瑞李燦何榮貴等之業現據呈繳賣契乃由江瑞一人出名是該地主權究屬何人尙復無定雖另據繳到上手江炳常賣與江成業堂一契查係民國五年所立此外更無上手老契此等來歷不明加以主權莫定之地官廳豈能認爲民業且該地前此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場之時本知事因有該民定期交易之標貼即已令知江瑞等應儘官廳買受不得遽與該民交易今江瑞與該民竟悍然爲之即令該地實爲民業猶且不可況有種種疑義耶應將繳到新舊兩契先予扣留仰由該民邀同江瑞刻日投案以憑查訊核辦不得規避此批

廣東省長公署指令 第一〇三一號

令番禺縣

呈一件呈復遵令擬議核給建築烈士墳場收用胡石泉園地產價情形由

呈悉如議辦理仰即知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廿四日

廣東省長陳炯明

民國十一年一月廿五日到

番禺縣公署訓令

令醫生胡石泉

爲令遵事照得本知事呈復議擬核給收用該醫生馬崗脚竹園地段產價情形一案現奉

省長公署指令內開呈悉如議辦理仰即知照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案前經令知該醫生并飭刻日將該竹園各契檢齊呈繳來縣以憑發給地價具領在案迄今日久未據遵辦殊屬玩延茲奉前因合再令仰該醫生立即遵照限五日內來縣繳契領價以資結束如再違延除收用該地外定將所有該地契據佈告作廢一面將應領地價撥充善舉勿謂言之不預也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三日發

具呈人胡石泉順德縣人現住仰忠街三十二號

呈爲奉令收用園地仍請給足產價以免血本無歸而維民間產業事竊奉

鈞署訓令內開案奉

省長公署批據該醫生呈爲自置園地奉令收用由除原文有案請免冗叙外後開合行令仰該醫生即便遵照刻日將該竹園各契檢齊呈繳來縣以憑發給地價具領毋稍違延是爲至要再該醫生前呈優給價值當經批示祇能按照實價除去馬路所用計地核給價銀因錄事填批掛發誤寫實價爲官價字樣以致該醫生竟有誤會前赴

省署具呈除已將承繕錄事嚴行申徹并呈明

省署外合併飭知仰即知照此令正擬具呈間復於二月三日奉

鈞署訓令開照得本知事呈復議擬核給收用該醫生馬崗鄉竹園地段產價情形一案現奉

省長公署指令內開呈悉如議辦理仰即知照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案前經令知該醫生并飭刻日將該

竹園各契檢齊呈繳來縣以憑發給地價具領在案迄今日久未據遵辦殊屬疲玩茲奉前因合再令仰該醫生立即遵照限五日內來縣繳契領價以資結束如再違延除收用該地外定將所有該地契據佈告作廢一面將應領地價撥充善舉勿謂言之不預也此令各等因奉此窃醫生購置該園地段於前清宣統三年係照九分投稅其時民間習慣印契恒以多報少醫生嗣以該地貼近山脚枯瘠荒蕪極力經營出資修耗費已逾數百迨至民國元年奉 胡前都督准予加報產價係為保障業權計即照原購價值加回五百元投稅當時政府既無限定加價之標準稅率亦定至最輕而醫生園地僅照原價加入修理工料尙未計及實非故為增多與任意加價者大有分別况民間產業無論屋宇地段一經修造其工料價值定必加入產價之內是以印契亦照最後之價投稅倘政府必以最初之契據為徵信則民間置業者尙何敢投資改建而多納契稅特為保障者能不寒心查民國以來官廳收用民業照契給值亦後不少此次劃用園地原為建築墳場安慰烈士醫生亦民國份子何敢自外生成多言冒瀆但以血本所繫虧折實深仰我

縣長維持民業無微不至對於安慰英魂體恤民艱必能兼籌並顧用敢瀆陳

鈞署伏祈俯念該園契價原係血本加成並非憑空妄報懇請查照

總司令部開關馬路辦法照契給價俾免虧折則恤民艱即所以慰先烈幽明均感無涯矣謹呈

番禺縣縣長王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呈

案經迭次明白令飭仰速遵照繳契領價毋庸多瀆自誤此批二月十四日



呈爲呈繳事現奉

鈞署令開照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墳場圈用湖南義山園地一案除原文有案免叙外後開仰該會館即便遵照將圈用義山園地一段刻日書立捐字詳載界址面積并將契據難以指定一層妥爲聲明送縣以憑交執等因奉此惟請在烈士墳旁立碑刊列湘人在粵死難各名奉諭應由國會林議長酌定不勝感激之至茲奉前因理合備文連同捐字一紙呈繳

鈞署察核備案謹呈

番禺縣知事王

計呈繳園地捐字一紙

代理湖南會館總理朱得才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

立捐字人旅粵湖南會館總理朱得才董事蕭鴻爵等今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墳場之後有歷管義山竹園一所前經國會林議長爲擴充烈士墳場起見將該竹園圈用丈量面積共計一百四十六并六分當由前總理郭鍾嶽等召集旅粵湘人議決願照數捐出不領地價惟請於烈士墳旁擇地立碑刊列湘人在粵死難各名等情經由

番禺縣長王呈報

省長公署奉令如議辦理在案至查該竹園勘量被圈之地因會館各契有紅花園紅花崗太和崗之名稱未知毘連何契無從指定今恐無憑特立捐字一紙呈繳

番禺縣公署立案備查此據

代理湖南會館總理朱得才

董事 張漢楚  
蕭鴻爵

楊西岩  
吳子智

李憲唐  
恭英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

計開義捐園地四至界址東至紀功坊休息亭之牆基西至鄰人塘田南至鄰人竹園北至湖南會館  
義山共計捐地面積壹百四十六井六分此批蕭鴻爵筆

番禺縣公署指令

令湖南會館總理朱得才

據呈遵將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圈用該會館義山園地一段書立捐字一紙請備案由  
呈悉繳到字應准備案仰即知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番禺縣公署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本知事辦理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劃界一案所有圈用醫生胡石泉之地前經酌定  
給予價值呈

奉省長核准惟迭飭胡石泉來縣繳契領價迄未據其繳領此外尙有圈用合興堂議買墳右墳後園地  
亦經查核來歷不甚明瞭主權又復莫定尙待切實查訊方能確定給價與否查各該地既經圈入墳場  
界內斷難因業主抗延及尙待切查之故致碍工程進行除已函請

國會林議長酌奪興工外合行佈告各該管業人等一體知悉爾等如遇工程人等在圈入七十二烈士墳場界內興工動作毋得藉端阻撓滋生事故倘敢故違一經查實定予嚴行拿究決不寬貸其各凜遵毋違切切此佈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番禺縣公署訓令

令醫生胡石泉

爲令遵事照得七十二烈士墳場圈用該醫生園地一案前經酌定給予價目迭飭繳契領價後復限期飭遵在案現又日久未據遵辦實屬延玩除已函請

國會林議長酌奪先將該地興工動作一面佈告嚴禁藉端阻撓外特再從寬予限五日來署領繳合行令仰該醫生即便遵照依限繳契領價毋再違延庶免實行前令辦法至圈用地段內內土墳數處應由該醫生於十日內自行遷徙由縣照章給予遷費倘有違誤即行由縣派人代爲起遷併即遵照此令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致國會林議長函

子超議長鈞鑒劃定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場界址一案所有圈用湖南義山之地現已令由湖南會館議定捐出書有捐字一紙存縣備案其圈用胡石泉之地亦經酌定給予價值呈奉

省長核准惟迭飭胡石泉來縣繳契領價迄未據其繳領此外尙有圈用合興堂議買墳右墳後園地近經查核來歷不甚明瞭主權亦復莫定尙待切實查訊方能確定給價與否查該地以及胡石泉之地既

經圈入墳場界內斷難因業主抗延及尙待切查之故致碍工程進行應請

酌奪如有應行動作之處儘可隨時興舉以免延誤現已由縣佈告嚴禁阻撓至胡石泉地內查有土墳數處亦已令其於十日內遷徙由縣照章給予遷費倘有逾延即行由縣派人代爲起遷併已飭遵在案謹將關於本案一切文牘飭繕一通校對無訛蓋用印信送呈

鈞處用備存查以後續有文件另當彙錄送存以期銜按肅此奉佈順請

議安

王紹周謹啓 二月十八日

林議長復番禺縣函

禪立先生大鑒台函奉悉所

示劇定黃花岡烈墳界址一切辦法均極妥善深佩蓋籌關於此案文牘一本亦已收到諸費

仁神至爲感謝現值春雨之中正在烈墳前後栽種樹木特恐附近居民有放任牛馬踐踏及妄行剪伐情事希由

貴署即出四言文告嚴行禁止以重墓林望速印發數紙前來俾便實貼木板揭示爲荷再此奉托並頌

台祺

林 森啓 二月二十日

番禺縣致林議長函

子超議長賜鑒昨奉

覆示祇聆一切烈墳劃界手續遷延日久猶未完全竣事辱承

獎許祇益慚惶

囑出四言文告頃已辦就繕呈十張乞爲轉飭揭示胡醫生地昨日已據來署繳契領價現無問題矣知  
念並及專此敬請

議安

王紹周謹啓 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番禺縣公署佈告

烈士墳場 栽種樹木 嚴禁人民 恣求芻牧 或縱馬牛 或用手足 剪伐蹂躪 致傷長育  
有犯必懲 用昭肅穆

具領人胡石泉爲具領事今當

番禺縣長台前領得奉令收用馬岡鄉園地一段實給地銀壹百貳拾陸元七毫另補印契費貳拾元（內宣統三年按九分投稅共稅銀十五元民國二年加報產價換契共稅銀五元）除將原有管業契據當堂呈繳外所有給價經領清楚中間不冒所領是實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具領人胡石泉具

照數發給繳到契據塗銷附卷

具呈人曾顯邦年三十八歲業商住番禺縣省會前十六號爲割用民業遵奉投案乞按照時價給領以昭平允而維血本事竊商用合興堂于民國十年憑中向江瑞江成業堂買受竹園地一段坐落東門外淘金坑即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後係在舊歷九月交定立約訂明十一月十五日交易迨奉鈞署十二月十日即舊歷十一月十二日佈告七十二烈士所有墳場原有之外畧爲展拓豎立木椿用資標識間有民間田園自應驗明契據另由官廳酌量給價以昭平允等因是商交定買受在前鈞署佈告在後似此既經交定寔行買受斷無退定之理商前經遵示繳契呈驗奉批以合興堂之標貼載明淘金坑竹園係屬江瑞黃占李燊何榮貴等乃繳契祇江瑞一人出名是該地之主權究屬何人有種種疑異等因查七十二烈士割用之地祇係割在江瑞一人與黃占李燊等之地無涉應無容繳也伏思此地無論商既買受與未買受既有契據繳驗即係民業應由官廳酌量給價以維民業而昭折服理合遵批邀同江瑞投案伏乞訊明查照割用共八十井按照時價給領以昭平允而維血本並將原契給還實爲德便

謹呈

番禺縣長鈞鑒

民國十一年三月二日

名單

曾顯邦 三十八歲 番禺捕屬

江瑞 六十二歲 淘金坑人

黃炳 三十六歲 沙溪人

訊據曾顯邦供稱該竹園係向江瑞買受質之江瑞供稱該竹園承祖遺下之業迄今已有數十年江炳常已故十餘年之久各等語查核所繳紅契係民國五年由江炳常立契賣與江成業堂何以已故之人尙能立契賣業之理該契顯係偽造贖稅可知一再駁詰均已無辭辯論只求體恤從前種植竹園費有資本懇乞酌量給價等情此事是否可行姑候酌奪此諭供附

民國十一年三月二日

江瑞供年六十二歲淘金坑人民先父兄弟二人民父名橋芳先伯名得成經已分家該竹園分下民父的係由民祖與江炳常買受用承業堂名該價四百二十四兩江炳常已故十年之久該園歸民父管有十年因該契日久舊爛且被虫食於民國五年將契照寫稅過後因民父身故將該契按與人家銀四百元是以官廳傳案繳驗未能將契繳出民出門不在家家人講不清楚後民央求民所按之銀主不肯將契交出後再三懇求祇允將契影片交來民是以將影契呈繳民聞說林議長監修黃花岡所有割用園地或十井或八井看見種植好的均優給價值每井或五元或三元雖白契亦然求法官恩典所供是實

民國十一年 三月 二日

曾顯邦供年三十八歲番禺捕屬人

黃炳供年三十六歲小龍鄉人

全供民等合資買受江瑞等附近黃花岡竹園係於民國十年九月落定民間習慣落定爲實每井價銀五元共計一百九十二井黃花岡右便有的後便有的民經有圖呈驗現七十二烈士割用之地係江瑞所賣之地是以單繳江瑞之契其黃占李新何榮貴等之地未有圈入是以未將其契呈繳黃占李新有契何榮貴係山地些少無契據民係落在先官廳佈告在後中人李勝現在民等見已經落定官廳割用定必公平給價是以交易今蒙訊明所供是實

民國十一年 三月 二日

番禺縣知事王爲票傳事照得展拓黃花岡烈士墳塲收用墳右竹園一案昨據曾顯邦江瑞投案請求體恤從前種植竹園費有資本懇予酌量給價等情合行票仰該警即便遵照前往傳出曾顯邦江瑞二名限二日內到案以憑查訊勿稍違延切切此票

計開

曾顯邦 住省會前十六號

江 瑞 淘金坑人

右票仰特警張興准此

中華民國十一年 三月 七日



提訊單

曾顯邦 三十八歲 番禺捕屬

江瑞 六十二歲 淘金坑人

黃炳 三十六歲 沙溪人

細驗該民所繳契據顯係偽造雖據供稱願將黃花岡圈用之地報効公家請將契據發還等語是否可行另呈核奪此諭 供結均附

十一年 三月九日

具甘結人曾顯邦 黃炳 江瑞等今當

縣長台前爲具甘結事緣民前買受黃花岡竹園地現因七十二烈士圈用地八十井民等情願送出公家不求給價請將所呈紅契批明發還合具甘結是寔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九日具甘結人 曾顯邦 黃炳 江瑞代表 屈更

曾顯邦 供年三十八歲 番禺捕屬人

黃炳 供年三十六歲 沙灣鄉人

全供現到案之屈更係江瑞妹夫江瑞因患瘋癱症不能行移故叫屈更代表到案民等前與江瑞買受黃花岡竹園地現因七十二烈士圈用八十井民等情願將割用之八十井地送出公用不求給價

民所呈繳紅契請將此意批明發回管業所供是實

十一年 三月 九日

屈更供年六十二歲淘金坑人民係江瑞妹夫江瑞因患瘋癱症不能行移故叫民代表江瑞到案現江瑞檢出黃花岡竹園地原日白契二張呈候驗明求核奪所供是實

十一年 三月 九日

具呈人曾顯邦年三十八歲黃炳年三十六歲江瑞年六十二歲住東門外省會前十六號

爲呈請發還前繳紅契以憑管業事竊商等用合興堂憑中于民國十年舊歷九月交定買受江瑞江成業堂竹園地一大段共三畝二分坐落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後現因七十二烈士展拓地方致割用商地八十井前經遵奉繳契呈驗復奉票傳商等邀同江瑞代表屈更說明甘願將已割用八十井地送出公家不受補給價值具結在案查紅契內係三畝二分除割去八十井外尙餘一畝八分七厘理合呈請乞將紅契批明某年月日七十二烈士展拓割用商地八十井係商等甘願送出公家不用補給價值迅將繳驗紅契加蓋印信發還以憑管業實爲德便謹呈

番禺縣長鈞鑒

十一年 三月 十日 呈

批此案前經訊據爾江瑞供稱淘金坑竹園係祖遺之業迄今已有數十年即江炳常亦已身故十餘年等語則前此爾曾顯邦所呈江炳常民國五年所立出賣淘金坑園地與江成業堂之契顯係僞造可知該契既係僞造則淘金坑園地係屬官產並非民業亦復可知本知事前將該園地酌量圈入七十二烈

士墳塲觀於爾江瑞屢不遵繳契據之行爲及爾曾顯邦兩次來呈之扭捏固已見其肺肝該民等曾不自知斂戢乃於詭謀畢露之餘猶復始則邀求給予墾種之價今則更博急公好義之名竟稱甘願送出公家不取價值請予發還契據殊屬愚而可哂須知該處園地江炳常賣契既係偽造已可證明尺地寸土莫非官有爾等前此買賣皆屬不法契據既經繳縣豈有發還之理至偽造契據顯干刑律究係何人所爲本知事不予深究已屬格外從寬更無任爾取巧餘地爾等宜稍知進退勿以寬典爲可屢邀也仰即凜遵原呈兩契塗銷附卷 三月十八日

致國會林議長函

子超議長大鑒劃定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墳塲界址一案所有圈用胡石泉及合興堂議買各園地近月以來一則已據領價一則訊非民業予以收用均無問題 敝署辦理此案已可完全結束除關於本案一切文牘前已彙錄送呈外賡續尙有多件茲再飭繕一通校對無訛蓋用印信送請存查至圈用各地前此曾經呈奉省長公署核准以 敝署經收英人永租南石頭侯王岡地價餘款三百九十三兩八錢三分三厘備支地價現在除僅發過胡石泉地價銀元一百四十六元七毫合銀壹百零五兩六錢二分四厘外尙餘存銀二百八十八兩二錢零九厘自應照數送交鈞處備作烈士墳塲用費茲併如數送呈即希察收見復是荷專肅敬請

鈞安

王紹周謹上 四月廿七日

計函送辦理七十二烈士墳塲劃界文件續抄一本毫幣四百元零零二毫九分七二兌申銀二百八十八兩二錢零九厘

#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五	十三	十七	又	文。
二	七	廿五	與興	與黃興
六	十二	廿四	大異	大畧。
一一	四	十四	亦爲約	亦如約
一二	二	三	爲軍令	如軍令
一二	二	七	爲鄰國	如鄰國
一四	五	廿九	莫不	莫不
二八	八	三十三	援命	授命
三四	九	二六	賞與	賞與
五三	四	十六	拐募	招募
六五	十二	五	鳳雨	風雨
六八	六	廿二	被捕就義	被捕至同黨姓名實悉不記憶就義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7 9627B

